

巡按福建監察御史臣李嗣京 訂正

分守建南道左布政使臣胡維霖 參閱

知建陽縣事臣黃國琦 較釋

宰輔部 四

謀猷

馬書曰爾有嘉謀嘉猷則入告爾后于內爾乃順之  
於外是知調陰陽撫夷夏貞百度叙群倫其注意也  
深其責言也重苟非內秉德義發為訓誥始終彌綸  
獻可替否以熙帝載凝庶績代天治物俾民具瞻者

哉肇自禹為帝臣首叙六府臯陶稽古備陳九德以

義制事動罔不吉乃至啓沃交修存乎說命寅亮弼

治紀乎周官興邦之言藹然垂裕漢魏而下世有賢

佐或造膝以論機事或奏牘以振群綱周旋慎重衣

昭永圖布在方冊煥然可見矣

虞舜在位大禹謨

禹稱大大其功謨謀也

曰若稽古大禹

順考古道

而言

曰文命敷于四海祗承于帝

言其外布文德教命內則敬承堯舜

曰后克艱厥后臣克艱厥臣政乃乂黎民敏德

敏疾也能

知為君難為臣不易則其政治而眾民皆疾修德

帝曰俞允若茲嘉言罔攸

伏野無遺賢萬邦咸寧

攸所也善言無所伏言必用如此則賢才在位天下安

稽于衆舍已從人不虐無告不廢困窮惟帝時克

謂帝

堯也舜因嘉言無伏遂稱堯德以成其義考眾從人矜孤愍窮凡人所輕聖人所重

益曰都帝

德廣運乃聖乃神乃武乃文

益因舜言又美堯也廣謂所及者遠聖無不通

神妙無方文經天地武安禍亂

皇天眷命奄有四海為天下君

眷親也奄

同也言堯有此德故為天所命所以勉舜也

禹曰惠迪吉從逆凶惟影響

迺道也順道吉從逆凶吉凶之報若影之隨形響之應聲言不虛也

益曰吁戒哉儆戒

無虞罔失法度

先吁後戒欲使聽者精其言虞度也無虞度謂戒于無形乘法循度以有

嘗罔遊于逸罔淫于樂

淫過也游逸過樂敗德之原富貴所忽故特以為戒也

任賢勿貳去邪勿疑疑謀勿成百志惟熙

一意任賢果于去邪

疑則勿行道義所存于心日以廣矣

罔違道以干百姓之譽

干求也失道求名古

丹方方事謀猷

宰輔部

卷之三十一

人賤罔咈百姓以從已之欲咈戾也專欲難成無怠

無荒四夷來王言天子嘗戒慎無怠墮禹曰於帝念

哉德惟善政政在養民歎而言念重其言為水火金

木土穀惟修言養民之本正德利用厚生惟和正德以率

下利用以阜財厚生以九功惟叙九叙惟歌言六府三事之

功有次序皆可歌戒之用休董之用威勸之以九歌

俾勿壞休美董督也言善政之道美以戒之威以帝

曰俞地平天成六府三事允治萬世永賴時乃功水土

治曰平五行叙曰成因禹陳九功而數美之言是汝之功明衆臣不及

伯益為虞時禹征有苗苗民逆命益贊于禹曰惟德

動天無遠弗届贊佐届至也益以此義滿招損謙受

益時乃天道自滿者人損之自謙者帝初于歷山往

于田日號泣于昊天于父母仁覆愍下謂之昊天言

父母所疾日號泣于昊天及負罪引慝祗載瞽叟夔

夔齊栗瞽叟亦允若慝惡載事也夔悚懼之貌言舜

懼齋莊父亦順之言至誠感神矧茲有苗誠和矧况

能以至誠感頑父舜拜昌言曰俞班師振旅昌當也以益言

乎言易感然之遂還師兵入帝乃誕敷文德遠人不服大布舞

干羽于兩階干楯羽翳也皆舞者所執修闡文七旬

有苗格討而不服不討自來明御之者必有道三苗

千五百里

皐陶為士師為帝舜謨曰允迪厥德謨明弼諧道也其古人也言人君當信蹈古人之德謀廣聰明以輔諧其政

行皐陶曰都慎厥身修思永思為常久之道也歎美之重順修其身

叙九族庶明勵翼邇可遠在茲言慎修其身厚次序九族則衆庶皆明其

教而自勉勵翼載上命近禹拜昌言曰俞以皐陶言

受而皐陶曰都在知人在安民歎修身親親之道在

然之禹曰吁咸若時惟帝其難之安民為難故曰吁知

人則哲能官人安民則惠黎民懷之哲智也無所不

愛也愛則能哲而惠何憂乎驩兜敗人亂真充憂其

何遷乎有苗何畏乎巧言令色孔子言庸違令色象

恭滔天禹言有苗驩兜之徒甚皐陶曰都亦行有九

德言人性行有九德以亦言其人有德乃言曰載采

采載行采事也稱其人有德必禹曰何問九德皐陶

曰寬而栗性寬弘而柔而立和柔而愿而恭慤愿而

亂而敬亂治也有治擾而毅擾順也致直而溫行正

氣溫簡而廉性簡大而剛而塞剛斷而疆而義無所

動必彰厥有嘗吉哉彰明吉善也明九德之嘗以日

宣三德夙夜浚明有家三德九德之中有其三宣布

能布日行三德早夜思之須日嚴祗敬六德亮采有

明行之可以為卿大夫矣日嚴祗敬六德亮采有

宰輔部

四

邦有國諸侯日日嚴敬其身敬行六德以信致政事則可以為諸侯翁受敷施九德

威事俊又在官翁合也能合受三六之德而用之以子如此則浚德治布施政教使九德之人皆用事謂天

能之士並在官百僚師師百工惟時僚工皆官也師師相師法

言政無非撫于五辰庶績其凝疑成也言百官皆撫順五行之時衆功皆

成無教逸欲有邦不為逸豫貪欲之兢兢業業一日

二日萬機兢兢戒慎業業危懼機微無曠庶官天工也言當戒懼萬事之機

人其代之職空也位非其人為空官言人代天叙有天理官不可以天官私非其才

典勅我五典五惇哉天次叙人之嘗性各有分義當勅正我五嘗之教使合于五厚

厚天天秩有禮自我五禮有庸哉庸嘗自用也天次秩有禮當用我公

禮侯伯子男五等之同寅協恭和衷哉衷善也以五禮正諸侯使同敬

和善天命有德五服五章哉五服天子諸侯卿大夫士之服也尊卑彩

章各異所天討有罪五刑五用哉言天以五刑討有罪用五刑宜必當

政事懋哉懋哉言叙典秩禮命德討罪無非天意者故天聰明自我民聰明言天因民而降之福民所歸

勉天聰明自我民聰明言天因民而降之福民所歸者天命之天視聽人君之行

聰明天明畏自我民明威天明可畏爾用民成其威民所叛者天討之是

天明可達于上下敬哉有土言天所賞罰惟善惡所在不避貴賤有土之君

不可不敬懼臯陶曰朕言惠可底行其所陳九德以下之言順于古道可致行

禹曰兪乃言底可績然其所陳而美之日臯陶曰予用汝言致可以立功

未有知恩日贊贊襄哉言我未有所知未能思致于善以贊上古行事而言之因

禹美之承以謙辭言之

帝曰來禹

升序七國 宰輔部 五

益稷 禹稱其人

帝曰來禹汝亦昌言

因臯陶謀九德故呼禹使以陳

言禹拜曰都帝予何言予思日孜孜

拜而嘆辭不言欲使帝重臯陶

所陳言已思日孜孜不怠奉承臣功而已

臯陶曰吁如何

問所以孜孜之事禹曰

洪水滔天浩浩懷山襄陵下民昏墊

言天下民昏墊墊弱皆因水灾

予乘四載隨山刊木

所載者四謂水乘舟陸乘車泥乘輔山乘樑隨行九州之山林

刊槎其木開通道路以治水也

暨益奏庶鮮食

秦謂進于民鳥獸新殺日鮮與益槎木獲

鳥獸民予决九州距四海濬吠滄距川

距至也决九州名川通之

至海一畝之間廣尺深尺方百里之間廣二尋深二仞日滄滄畝深之至川以入海

暨稷播種

庶艱食鮮食

艱難也衆難得食處則與稷教民播種之决川有魚鱉使民鮮食之

懋遷

有無化居

化易也居謂所宜居積者勉勸天下徙有之無魚鹽徙山林樹木徙川澤交易其所

積烝民乃粒萬邦作乂

米食日粒言天下繇此為治本

臯陶曰俞師

汝昌言

言禹功甚當可師法

禹曰都帝慎乃在位帝曰俞

然禹言受

其戒禹曰安汝止惟幾惟康其弼直

言慎在位當安好惡所止慮念幾微

以保其止其輔臣必用直人

惟動不應僂志

僂待也帝先安所必動則天下大應之順

命以待帝志以昭受上帝天其申命用休

昭明也非但人應之又乃明受

天之報施天又重命用美

帝曰吁臣哉鄰哉臣哉禹曰兪

近

也言君臣道近相須而成

帝曰臣作朕股肱耳目

言大體若身

予欲左

右有民汝翼

左右助也助我所有之民富而教之汝翼成我

予欲宣力四方

汝為 布力立治之功汝群臣當為之

予欲觀古人之象

欲觀以法象之服制日

月星辰山龍華虫

日月星為三辰華象草華虫雉也畫三辰山龍華虫于衣服旌旗

作會宗彙

會五采也以五采成此畫焉宗廟彙樽亦以山龍華虫為飾

藻火粉米

黼黻絺繡

藻水草有文者火為火字粉若粟水米若聚米黼若斧形黻為兩已相背葛之精者

日絺五色

以五采彰施于五色作服汝明天子服日

侯自龍衮而下黼黻士服藻火大夫粉米上得兼下

制予欲聞六律五聲八音在治忽以出納五言汝聽

言欲以六律和聲音在察天下治理反忽怠者又以

出納仁義禮智信五德之言施于民以成化汝當聽

審予違汝弼汝無面從退有後言 我違道汝當以義

我違而退後有 欽四鄰庶頑讒說若不在時 四近前後左右

言我不可弼 若所行不在于是而為非者當察之 侯以明之撻以

記之 掌行射侯之禮以明善惡之 書用識哉欲並生

哉 改悔與其並生 工以納言時而颺之 工樂官掌誦

時正其義 格則承之庸之否則威之 天下人能至于

而颺道之 禹曰兪哉帝光天之下至于海隅蒼生

以官不從教 然生草木言所及廣遠 萬邦黎獻共惟帝臣惟帝

時舉敷納以言明庶以功車服以庸 獻賢也萬國眾

舉是而用之使陳布其言明之皆以 誰敢不讓敢不

敬應 上惟賢是用則下皆 帝不時敷同日奏罔功 帝

不明遠近不同而進于無功 無若丹朱傲惟慢游是

以賢愚並位優劣共流故也 好 冊朱堯子 傲電是作罔晝夜額額

惡無 罔水行舟朋淫于家用殄厥世 朋群也丹朱習

于無水陸地行

舟無度羣淫于家妻妾亂用是絕其世不得嗣子創若時娶于塗山辛壬癸

甲創懲也塗山國名懲丹朱之惡辛日娶啓呱呱而

泣予弗子惟荒度土功啓禹子也禹治水過門不入

治度水土之功故弼成五服至于五千州十有二帥五服侯

荒服也服五百里四方相距為方五千里治洪水輔

成之一州用三萬人功九州功九州二十七萬庸

外薄四海咸建五長薄迫也言至海諸侯五國立賢

統治以各迪有功苗頑弗即工帝其念哉九州五長

功唯三苗頑凶不得就官善惡分別也帝曰迪朕德時乃功惟叙言天

行我德是汝治水之功有次存敢不念乎南仲虺為湯左相歸自夏至于大垆自三腹而還仲

虺作誥仲虺之誥仲虺臣各以諸侯成湯放桀于南

巢惟有慙德湯伐桀武功成故以為號南曰予恐來

世以台為口實恐來世論道我放仲虺乃作誥陳義

可無天子嘗不去口曰嗚呼惟天生民有欲無主乃亂民無君主則

禍言天生聰明惟天生聰明時乂是治不亂有夏昏德民墜塗

炭夏桀昏亂不恤下民民之危天乃錫王勇智表正

萬邦纘禹舊服言天與王勇智應為民主義表天茲

率厥典奉若天命天意如此俱當循典法夏王有罪

矯誣上天以布命于下言托天以行雷于帝用不臧

式商受命用爽厥師天用桀無道故不善之式用爽



為王 簡賢附勢實繁有徒 簡畧也賢而無勢則畧之

也 繁多有徒眾無道之世所嘗也 肇我邦于有夏若苗之有莠若粟之

有批 始我商家國于夏世欲見剪除若莠 小大戰戰

罔不懼于非辜矧予之德言足聽聞 言商家小大憂危恐其非罪見

威矧况也况我之道德善言足 聽聞乎無道之惡有道德自然理 惟王不邇聲色不殖

貨利 迺近也不近聲樂言高簡不近女色言貞固殖

此德懋懋官功懋懋賞用人惟已改過不吝 勉于德者則勉

之以官勉于功者則勉之以賞用人之言若 克寬克

仁彰信兆民 言湯寬仁之德 乃葛伯仇餉初征自葛

東征西夷怨南征北狄怨 葛伯游行見農民之餉于田者殺其人奪其餉故謂

遂征無道西夷北狄舉遠以言則近者該矣 曰奚獨

後予 怨者 攸徂之民室家相慶曰猷予后后來其蘇

待我君來其可蘇息 民之戴商厥惟舊哉 久謂初征自葛始

佑賢輔德顯忠遂良 賢則助之德則輔之忠則 道兼弱

攻昧取亂侮亡 弱則兼之闇則攻之亂則取 推亡固

存邦乃其昌 有亡道則推而亡之有存道則 德日新

萬邦惟懷志自滿九族乃離 日新不懈怠自 王懋昭

大德建中于民以義制事以禮制心垂裕後昆 敬王

明大德立大中之道于民率 予聞曰能自得師者王

義奉禮垂優足之道示後世 自勉

求聖賢 謂人莫已若者亡 自多是人莫 好問則裕自

冊府元龜 宰輔部

卷之三十一

九

用則小問則有得所以足鳴呼慎厥終惟其始靡不

鮮克有終故戒殖有禮覆昏暴有禮者封殖之欽崇

天道永保天命王者如此上事則

伊尹相太甲作伊訓作訓以教惟元祀十有二月乙

丑伊尹祠于先王此湯終喻月太甲奉嗣王祇敬見

厥祖居位侯甸群后咸在在位百官總已以聽冢宰

伊尹制百官以三公攝冢宰伊尹乃明言烈祖之成德以訓于王

湯有功烈之祖故稱焉曰嗚呼古有夏先后方懋厥德罔有天

災先后謂禹以下少康以山川鬼神亦莫不寧莫無

皆安賢君言能以德禳災雖微物皆順之于其子孫弗

率皇天降災假手于我有命言桀不循其祖道故天

商王誅討之造攻自鳴條朕哉自亳造哉皆始也始攻桀伐

惟我商王布昭聖武代雩以寬民允懷言湯布明武

桀靈政兆民以此皆信懷我商王之德今王嗣厥德罔不在初言善惡

不在初欲慎始立愛惟親立敬惟長始于家邦終于四海言

愛敬之道始于親長則家國並化終洽四海嗚呼先王肇修人紀從諫弗

咈先民時若言湯始修為人綱紀有過則改居上克

明言理為下克忠竭誠與人不求備簡身若不及使

必器之嘗如不及恐有過以至于有萬邦茲惟艱哉言湯操心嘗

此自立之艱敷求哲人俾輔于爾後嗣師輔于爾嗣十

王言仁制官刑傲于有位言湯制治官刑法以傲戒百官曰敢有恒

舞于宮酣歌于室時謂巫風嘗舞則荒淫樂酒曰酣

巫言無政敢有徇于貨色嘗于游畋時謂淫風徇求也昧

色嘗游行畋獵是淫過之風俗敢有侮聖言逆忠直遠者德比頑童

時謂亂風狎侮聖人之言而不行拒逆忠直之規而

是荒亂惟茲三風十愆卿士有一于身家必喪有一

德義廢失位邦君有一于此身國必亡諸侯犯此臣

下不匡其刑墨具訓于蒙士邦君卿士則以爭臣自

濕以墨蒙士例謂下士鳴呼嗣王祗厥身念哉言掌

念祖以爭友僕隸自規正惟上帝不嘗

德聖謨洋洋嘉言孔彰洋洋美善言惟上帝不嘗

作善降之百祥作不善降之百殃惟善惡所在不嘗

在一爾惟德罔小萬邦惟慶修德無小則爾惟不德

罔大墜厥宗苟為不德無大言惡有類以類相肆命

陳天命以徂后陳往古明伊尹申誥于王曰嗚呼惟

天無親克敬惟親言天子人無有親民罔嘗懷懷于

有仁民所歸無嘗鬼神無嘗享享于克誠言鬼神不

誠信者天位艱哉言居天子之位德惟治否德亂為

以德則治不與治同道罔不興與亂同事罔不亡言

危在所任治終始慎厥與惟明明后明慎其所與治

亂在所法先王惟時懋敬厥德克配上帝言湯惟是終始

君王明先王惟時懋敬厥德克配上帝言湯惟是終始

丹府元龜 宰輔部 卷之三十一 十一

其德能配天而行之今王嗣有令緒尚監茲哉令善也繼祖善業當夙夜庶幾

視此配天之德而法之若升高必自下若陟遐必自邇言善政有漸如

登高升遠無下近為始然後終致高遠無輕民事惟難無輕為力役之事必重難之乃

可無安厥位惟危言當常自危懼以保其位慎終于始于始慮終于終思始

有言逆于汝心必求諸道人以言弗違汝心必以道義求其意勿拒逆之有

言遜于汝志必求諸非道遜順也言順汝心必以非道察之勿以自臧鳴

呼弗慮胡獲弗為胡成一人元良萬邦以貞胡何貞正也言

嘗念慮道德則得道德念為善政則成善政一人天子也天子有大善則天下得其正君罔以

辯言亂舊政利口覆國家故特慎焉臣罔以寵利居成功不逞

其志無限故為之極以安之邦其永孚于休言君臣各以其道則國長信保于美也

伊尹既復政厥辟還政將告歸乃陳戒于德告老歸邑陳德

以作咸有一德言君臣皆有純一之德以戒大甲曰嗚呼天難諶命

靡嘗以其無嘗故難信嘗厥德保厥位厥德匪嘗九有以亡

人能嘗其德則安其位九有諸侯祭不能嘗其德湯則伐而無之夏王弗克庸德慢

神霄民言祭不能嘗其德不敬神明不恤下民皇天弗保監于萬方啓

迪有命言天不安祭所為廣視萬方有天命者開道之眷求一德俾作神主

為天地神祇之主天求一德使伐祭惟尹躬暨湯咸有一德克享天心

受天明命享嘗也所征無敵謂之受天命以有九有之師爰革夏正

爰於也于得九有之眾遂伐夏勝之改其正非天私我有商惟天佑于一

德非天私商而王之非商求于下民惟民歸于一德

册符元龜宰輔部

十二

非商以力求民 德惟一動罔不吉 德二三動罔不凶

言不 惟吉凶不僭在人 惟天降災祥在德 行善則吉 行惡則凶

是不差德 一天降之善 今嗣王新服厥命 惟新厥德

其命王命新 終始惟一 時乃日新 言德行始終不衰 殺乃日新之義

任官惟賢材 左右惟其人 官賢才而任之 非賢材不

良非 臣為上為德 為下為民 言臣順上布德 順下訓

其難其慎 惟和惟一 其難無以為易 其慎無以輕 之羣臣當和一心以事君政

乃德無嘗師 主善為師 德非一方以善 善無嘗主協

于克一 言以合于能 俾萬姓咸曰大哉王言 一德之言故曰

大又曰一哉王心 能一德 克綏先王之祿 永底烝民

之生 言為王而令萬姓安此則能保安先王之寵 鳴

呼七世之廟可以觀德 天子立七廟有德之王則為 祖宗其廟不毀故可觀德

萬夫之長可以觀政 能整齊萬夫 后非民罔使民非

后罔事 君以使民自生 無自廣以狹人 匹夫匹婦不

獲自盡 民主罔與成厥功 上有狹人之心 則下無所

方能盡其力 人 自盡矣 言先盡其心 然後

君所以成功

傳說既相高宗 高宗命說總百官 在冢宰 乃進于王

日嗚呼明王 奉若天道 建邦設都 天有日月 北斗三

尊卑相正之法 言明王 樹后王君公 承以大夫師長

奉順此道 以立國設都 言立君臣上下 將陳為 不惟逸豫 惟以亂民 不使有

治之本 故先舉其始 位者逸

豫民上言立之惟天聰明惟聖時憲惟臣欽若惟民從

又憲法也言聖王法天而立教臣惟口起羞惟甲冑

起戎甲鎧冑兜鍪也言不惟衣裳在笥惟干戈省厥

躬言服不可加非其人王惟戒茲允茲克明乃罔不

休言王戒慎此四惟之事惟治亂在庶官言所官得人則治失

亂人則官不及私昵惟其能不加私昵爵罔及惡德惟

其賢言非賢慮善以動動惟厥時非善非時有其善

喪厥善矜其能喪厥功雖天子亦必惟事事乃其有

備有備無患事事非無落寵納侮開寵非其人無耻

過作非耻過誤而文惟厥攸居政事惟醇其所行居

事純粹則王黷于祭祀時謂弗欽禮煩則亂事神則難

祭不欲數數則黷黷則不敬事神禮煩則亂而王曰

旨哉說乃言惟服旨美也美其所乃不良于言予罔

聞于行汝若不善于所言則說拜稽首曰非知之艱

行之惟艱言知之易行之王忱不艱允協于先王成

德王之誠不以行之為難惟說不言有厥咎王能行

不言則有其咎罪王又曰來汝說台小子舊學于其盤舉先

道其盤殷賢既學而終既乃遯于荒野入宅于河業遯居田野

臣有道德者既學而終自河徂亳暨厥終罔顯自河

知艱苦故使居民間自河徂亳暨厥終罔顯往居

毫欲令其終故遂爾惟訓于朕志言汝當教訓于我

無顯明之德也爾惟訓于朕志而使志通達

宰輔部

若作醴酒爾惟麴蘖酒醴須麴蘖以成亦若作和羹

爾惟鹽梅鹽鹹梅酸羨須爾交修予罔予棄予惟克

邁乃訓交非一人之義邁行說曰王人求多聞時惟

建事學于古訓乃有獲王者求多聞以立事學事不

師古以克永世匪說攸聞事不法古訓而以能長惟

學遜志務時敏厥修乃來學以順志務是敏允懷于

茲道積于厥躬信懷此學志則惟教學半念終始典

于學厥德修罔覺敷教也教然後知困是學之半終

監于先王成憲其永無愆愆過也視先王成法惟說

式克欽承旁招俊乂列于庶位言王能志學說亦用

衆官王曰嗚呼四海之內惟仰朕德時乃風風教

天下皆仰我德是教汝股肱惟人良臣惟聖手足具乃成人昔

先正保衡作我先王保衡伊尹也作起正長乃曰予

弗克俾厥后惟堯舜其心愧耻若撻于市言伊尹不

如堯舜則耻之若一夫不獲則曰時予之辜伊尹見

見撻于市故成能佑我烈祖格于皇天言以此道左右成湯

爾尚明保予罔俾阿衡專美有商汝庶幾明安我事

惟后非賢不乂惟賢非后不食言君須賢治其爾克

紹乃辟于先王永綏民能繼汝君于先王長安說拜

稽首曰敢對揚天子休命對答也答受美

周召公為太保作旅葵召公陳戒旅葵因葵而陳道義惟克商遂

通道于九夷八蠻四夷慕化貢其方賂九八言非一皆通道路無遠不及西旅

底貢厥葵西旅之長致貢其葵犬高四尺日葵以大為異太保乃作旅葵用

訓于王陳貢葵之義以訓陳王日嗚呼明王慎德四夷咸賓明

王慎德以懷遠故無有遠邇畢獻方物惟服食器用

四夷無不賓服天下萬國無有遠近盡貢其方土所生之物惟可以貢服食器用者言不為耳目華侈王乃昭

德之致于異姓之邦無替厥服德之所致謂遠夷之貢以分賜異姓諸侯

使無廢其職分寶玉于伯叔之國時庸展親以寶玉分同姓之國是用

誠信其親親之道人不易物惟德其物言物貴錄人有德則物貴無德則物賤所

貴在于德德盛不狎侮盛德必自敬何狎侮君子罔以盡

人心人盡其心矣狎侮小人罔以盡其力以悅使民

則力盡矣不役耳目百度惟貞言不以聲色自役則百度貞玩人喪德

玩物喪志以人為戲弄則喪其德志以道寧言以道

接在心為志發氣為言皆以道為本故君子勤道不作無益害有益功乃成

不貴異物賤用物民乃足遊觀為無益奇巧為異物言明王之道以德義為益

器用為貴所以化俗生民犬馬非其土性不畜非此土所生不畜以不習其用珍

禽奇獸不育于國皆非所用有損害故不寶遠物則遠人格不

奪其利則來服矣所寶惟賢則邇人安寶賢任能則邇人安近人安則遠人安矣

嗚呼夙夜罔或不勤言嘗早起夜寐嘗勤于德不矜細行終累大

德輕忽小物積害變大故君子慎其微為山九仞功虧一簣八尺日仞喻向成也



未成一簣是以聖人允迪茲生民保厥居惟乃世王  
乾乾日昃慎終如始言其能信蹈行此戒則生人安其居天子乃世世王  
天下武王雖聖猶設此誠况其凡人可以無戒乎其  
不免于過則亦宜矣

召公既相維宅作召誥曰王先服殷御事比介于我

有周御事召公既述周公所言又自陳已意以終其戒言當先服治殷家御事之臣使比近于

我有周治事之臣節性惟日其邁和比殷周之臣時必協和乃可一一節性惟日其邁節其性令不失中則道化惟

日其行王敬作所不可不敬德敬為所不可不敬之德則敬奉其命矣

我不可不監于有夏亦不可不監于有殷言王當去其歷年

我不敢知日有夏服天命惟有歷年敬德

我不敢知日不其延惟不敬厥德言王當去其歷年

乃早墜厥命言桀不謀長久惟以不敬其德故乃早墜失其王命亦王所知我不敢

知日有殷受天命惟有歷年夏言服殷言受明受而賢王猶夏之賢王所以歷年亦王所知

我不敢知日不其延惟不敬厥德乃早墜厥命紂早墜其命猶桀不敬其德亦王所知

今王嗣受厥命我亦惟茲二國命嗣若功厥夏殷也繼受其王命亦為監戒繼順其功

王乃初服嗚呼若生子罔不在厥德者而法則之

初生自貽哲命言王新即政始服行教化當如子之初生習于善則善矣自遺智命無不

今王其命哲命吉凶命歷年今天制在其初生為政之道亦猶是也

惟人所修脩敬德則有智則嘗吉則歷年知今我初

服宅新邑肆惟王其疾敬德天已知我王今初服政居新邑維都故惟王其

宰輔部 卷之三十一 十七

疾行王其德之用祈天永命言王當其德之用求天長命以歷年其惟

王勿以小民濫用非彝勿用小民過用非嘗欲其重民秉嘗亦敢殄戮

用又民亦惟果敢絕刑戮之道用治民戒以慎罰若有功其惟王位在德

元順行禹湯所有成功則其惟王居位在德之首小民乃惟刑用于天下越

王顯王在德元則小民乃惟用法于天下言法政于王亦有光明上下勤恤其曰

我受天命丕若有夏歷年式勿替有殷歷年言當若臣勤憂

敬德曰我受天命大順有夏之多歷年勿用廢有殷歷年庶幾無之欲王以小民受天

永命我欲王用小民受天長命言長有民拜手稽首曰予小臣敢以王

之讐民百君子拜手首至手稽首首至地盡禮致敬以入其言言我小臣謙辭敢以王之

匹民百君子治民者非一人言民在下自上下之越友民保受王威命明德

共安受王之威命明德奉行之王未有成命王亦顯

臣下受安王命則王終有天成命于王亦昭著我非敢勤惟恭奉幣用供王

能祈天永命言我非敢獨勤而已惟恭敬奉其幣嘗用供待王能永天長命將以慶王多福

必上下勤恤乃與小民受天永命

周公相成王既成雒邑王拜手稽首誨言成王盡禮致敬于周

公求教誨之言周公曰王肇稱殷禮祀于新邑咸秩無文言

當始舉殷家祭祀以禮典祀于新邑皆次秩不在禮文而祀之予齊百工倅從王于

周予惟曰庶有事我整齊百官使從王于周行其典禮我惟曰庶幾有善政事今

王即命日記功宗以功作元祀今王就行王命于雒邑曰當記人之功尊

人亦當用功大小為序有大功則列大祀謂功施于民者惟命曰汝受命篤弼丕

冊府元龜宰輔部

卷之三十一 十八

視工載乃汝其悉自教工

惟天命我周邦汝受天命厚矣當輔大天命視群臣

有功者記載之乃汝新即政其當盡自教眾官躬化之

孺子其朋孺子其朋其

往少子慎其朋黨少子慎其朋黨戒其自今以往

無若火始熒熒厥攸灼亨

弗其絕言朋黨敗俗所宜禁絕無令若火始熒熒厥攸灼亨

尚微其所及灼然有次序不其絕事從微至

著防之厥若彛及撫事如予惟以在周工

其順長道及輔國事

宜以初如我所為惟用

往新邑倅嚮即有僚明作有功惇大

成裕汝永有辭

往行政化于新邑當使臣下各嚮就

汝嘗有歎譽公曰汝惟冲子惟終

口呼汝惟童子嗣

之辭于後世汝其敬識百辟享亦識其有不享享多儀儀不及

業

物惟日不享

奉上謂之享言汝為王其當敬識百君

及禮物惟日不奉上惟不後志于享凡民惟日不享

之禮物惟日不奉上者亦識其有遠上者奉上

惟事其爽侮

言人君惟不後志于奉上則凡人化之

侮慢不可乃惟孺子頌朕不暇聽朕教汝于隸民彛

治理也

我惟政常若不暇汝惟小子當分取我之不暇而行之聽我教汝于輔民之當而用之汝乃是

汝乃是

不費乃時惟不永哉

汝乃是不勉為政汝是為不

叙乃正父罔不若予不敢廢乃命

厚次序汝正父之道而行之無不順

我所為則天下不汝往欽哉茲予其明農哉彼裕我

救棄汝命嘗奉之

民無遠用戾

汝往居新邑敬行教化故如此我其退

政則我民無遠王若曰公明保予冲子

成王順周公

輔言公當明安我公稱丕顯德以予小子揚文武烈

童子不可去之

言公當留舉大明德用我小奉答天命和嘗四方民

子褒揚文武之業而奉順天居師又當奉當天命以和常

秩無文厚尊大禮舉秩大祀皆次秩無禮惟公德明

光于上下勤施于四方言公明德光于天地勤政施

而化旁作穆穆迓衡不迷文武勤教四方旁求為敬

平之政不迷惑于文予冲子夙夜忘祀言政化繇公

武所勤之教言化洽王曰公功斐迪篤罔不若時公

徒早起夜寢慎其于祭而已無所能也王曰公功斐迪篤罔不若時公

功輔道我已厚矣天下王曰公功斐迪篤罔不若時公

無不順而是公之功王曰公功斐迪篤罔不若時公

周命公後我小子退坐之後使就君子四方迪亂未

定于宗禮亦未克救公功言四方雖道治猶未定于

不可以去迪將其後監我士師工公留教道將助

政監篤我政事誕保文武受民亂為四輔大安文武

衆官委任之言治之為我四維王曰公定予往已公功肅將祗歡公

之輔明當依公矣公功以進大天下咸敬樂公功公無困哉我惟無

以安定我我從公言往至維邑已公必留先去以困

敦其康事公勿替刑四方其世享我哉我惟無

安天下事功無去以廢法周公拜手稽首曰王命予

則四方其世世享公之德來承保乃文祖受命民拜而後言許成王留言王命

所愛命之民是越乃光烈考武王弘朕恭于汝大業

所以不得去叙成王留已意孺子來相宅其大敦典殷獻民子

今所以來相宅于維邑其亂為四方新辟作周恭先

冊府元龜 宰輔部

卷之三十一

言當治理天下新其政化為四方之新 曰其自時中

君為周家恭敬之王後世所惟先也 又萬邦咸休惟王有成績 曰其當用是土中為治使

乃有 予且以多事越御事篤前人成烈荅其師作周

孚先 我且以卿大夫于御治事之臣得率行先王考

朕昭予刑乃單文祖德侔來愆殷乃命寧 我所以成明

文祖之德謂典禮也所以居土中是文 予以秬鬯二

武使已來慎教殷民乃見命而安之 周公攝政七年致太平以

貞曰明禋拜手稽首休享 黑黍酒二需明潔致敬告

文武以美享既告 予不敢宿則禋于文王武王 言我

而致政成王留之 下太平則潔告 惠篤叙無有違自疾萬年厥于乃德

殷乃引考 汝為政當順典嘗厚行之使有次序無有

成為周 王侔殷乃承叙萬年其永觀朕子懷德 殷民

上下相承有次序則萬年之道民其 成王既即政周

嘗觀我子孫而歸其德矣勉使終之 公作無逸曰嗚呼君子所其無逸 歎美君子之道所

君子且猶然 先知稼穡之艱難乃逸則知小人之依

况王者乎 稼穡農夫之艱難事先知之乃 相小人厥父母勤勞

謀逸豫則知小人之所依怙 稼穡厥子乃不知稼穡之艱難 視小人不孝者其父

不知 乃逸乃諺既誕否則侮厥父母曰昔之人無聞

其勞 諺小人之子既不知父母之勞乃為逸豫遊戲乃叛

之無所 周公曰嗚呼我聞曰昔在殷王中宗 大戊也

聞知 世尊其德 嚴恭寅畏天命自度 言大戊嚴格恭敬 治

故稱宗 宰輔部 二十一

民祗懼不敢荒寧為政敬身畏俱肆中宗之享國七

十有五年以敬畏之故其在高宗時舊勞于外爰暨

小人武丁其父小乙使之久居民間作其即位乃或

亮陰三年不言武丁起其即位則小乙死乃其惟

不言言乃雍不敢荒寧在喪則其惟不言喪必諱言

息自嘉靖殷邦至于小大無時或怨善謀殷國至于

事怨言肆高宗之享國五十有九季高宗為政小大

永其在祖甲不義惟王舊為小人湯孫太甲為王不

伊尹放義久為小人之行作其即位爰知小人之依能保惠于庶民不

敢侮鰥寡在桐三年思戢用光起就王位于是知小

惇獨肆祖甲之享國三十有三年太甲亦以知小人

以德優劣立年多少為先後故祖自時厥後立王生

則逸從是三王各承其後而生則逸不知稼穡之艱

難言與小人之不聞小人之勞惟耽樂之從過樂謂

樂之從言荒淫自時厥後亦罔或克壽以耽樂之故從是其

或十年或七八季或五六年或四三年高者十年下

樂之損壽周公曰嗚呼厥亦惟我周太王王季克自抑畏

太王周公曾祖王季即祖言皆能以義文王卑服即

自抑畏敬天命將說文王故本其父祖文王卑服即

康功田功文王節儉卑其衣服以就其安人徽柔懿

恭懷保小民惠鮮鰥寡以美道和民故民和之以美

于鰥寡 自朝至于日中曷不遑暇食用咸和萬民朝

至日曷不暇食思慮 文王不敢盤于遊田以庶邦惟

正之供 文王不敢樂于遊逸田獵以衆國 文王受命

惟終身厥享國五十季 文王九十七終中身卽位時

周公曰嗚呼繼自今嗣王 繼從今已往嗣 則其無滯

于觀于遊于逸于田以萬民惟正之供 所以不敢過

田獵者用萬民當惟 無皇曰今日耽樂乃非民攸訓

非天攸若時人不則有愆 無故自暇曰惟今日樂後

教民非所以順天 無若殷王受之迷亂酗于酒德哉

是人則大有過矣 周公曰嗚呼我聞曰

以酒爲凶謂之酗言紂心迷政 周公曰嗚呼我聞曰

古之人猶胥訓告胥保惠胥教誨 明古之君臣雖君

相安順相教 民無或胥講張爲幻 講張詐也君臣以

有相欺詐 此厥不聽人乃訓之乃變亂先王之正刑

至于小大 此其不聽中正之君人乃教之以非法乃

已或以 民否則厥心違怨否則厥口詛祝 以君變亂

否則其口詛祝 周公曰嗚呼自殷王中宗及高宗及

祖甲及我周文王茲四人迪哲 言此四人皆躡 厥或

告之曰小人怨汝詈汝則皇自敬德 其有告之言小

則大自敬 厥愆曰朕之愆允若時不啻不敢含怒 其

增修善政 有過則曰我過百姓有過在予一人信如是之 此厥

怨詈則四王不啻不敢含怒以罪之言當和悅 此厥

不聽人乃或譁張為幻曰小人怨汝詈汝則信之此

不聽中正之君有人誑惑之言則若時不永念厥辟

小人怨憾詛詈汝則信受之則若時不永念厥辟

不寬綽厥心則如是信諛者不長念其為亂罰無罪

殺無辜怨有同是蕘于厥身信諛令怒罰殺無罪則

其身周公曰嗚呼嗣王其監于茲視亂罰之禍以為戒又作立政

周公既致政成王恐其怠立政言用臣當其周公若

忽政以君臣立政為戒立政言用臣當其周公若

曰拜手稽首告嗣天子王矣順古道盡禮致敬告成

矣不可不慎用咸戒于王曰王左右嘗伯嘗任準人綴衣

虎賁周公用王所立政之事皆戒于王曰嘗所長事

哉勤此五者立政之本古之人迪惟有夏乃有室大

競顛俊尊上帝古之人迪惟有夏禹之時乃有卿大

事上夫室家大強猶乃招呼賢俊與共尊

德事上迪知忱恂于九德之行禹之臣躡知誠信于九

德德臯陶乃敢告教厥后曰拜手稽首后矣曰宅乃事

宅乃牧宅乃準茲惟后矣知九德之臣乃敢告教其

宅居也居汝事六卿掌事者牧牧民九州之伯謀面

居內外之官及平法者皆得其人則此為官矣謀面

用不訓德則乃宅人茲乃三宅無義民謀所面見之

用大順德乃能居賢人子衆官若此則乃能三居禁

無義民大罪宥之四裔次九州之外次中國之外禁

德惟乃弗作往任是惟暴德罔後禁之為德惟乃不

委任是為暴德之亦越成湯陟丕釐上帝之耿命禁



昏亂亦于成湯之道得升大 乃用三有宅克即宅曰

賜上天之先命王以天下 湯乃用三有居惡人之法能使就其

三有俊克即俊 湯乃用三有居惡人之法能使就其

之俊能就其 嚴惟丕式克用三宅三俊 言湯所以能

俊事言明德 嚴惟丕式克用三宅三俊 嚴威惟可大

法象者以能用 其在商邑用協于厥邑其在四方用

丕式見德 湯在商邑用三宅三俊之道和其邑其鳴

呼其在受德啓惟羞刑暴德之人同于厥邦 受德紂

愛焉惟作善字而反大惡自強惟進用 乃惟庶習逸

刑與暴德之人同于其國並為威雷 乃惟庶習逸

德之人同于厥政 乃惟衆習為過德之人 帝欽罰之

乃俘我有夏式商受命奄甸萬姓 天以紂惡故敬罰

有華夏得用商所受天命同 亦越文王克知三有宅

治萬姓皇天無親佑有德 亦越文王克知三有宅

心灼見三有俊心 能知三有居惡之心故然見三友

賢俊 以敬事上帝立民長伯 言文武知三宅三俊故

長謂郊祀 立政任人準人牧夫作三事 物以立政嘗

天建諸侯 任準人及牧治為 虎賁綴衣趣馬小尹 趣馬掌馬之

天地人之三事 雖小官長 左右攜僕百司庶府 雖左右攜持器物之

必慎擇人 契臧吏亦 大都小伯藝人表臣百司 小臣猶皆慎擇

皆擇人 之小長以道義為表幹之臣及 太史尹伯庶嘗吉士

百官有司之職可以非其任乎 大夫及衆長常事之善士皆得其人 司徒司馬司

空亞旅 此有三卿及次卿衆大夫則是文武 夷微廬

烝三亳阪尹 蠻夷微廬之衆師及亳人之歸文王者 皆用賢

文王惟克厥宅心及克立茲嘗事司牧人以克俊有

德文王惟其能居心遠惡舉善乃能文王罔攸兼于

庶言庶獄庶慎惟有司之牧夫文王無所兼知于毀譽庶言及眾刑獄眾

當所慎之事惟慎擇有司擇有司是訓用違庶獄庶

慎文王罔敢知于茲是萬民順法用違法眾獄眾慎

任賢能而巳亦越武王率惟救功不敢替厥義德亦于武

王撫安天下之功不敢率惟謀從容德以並受此不

丕基武王循惟謀從文王寬容之德故君嗚呼孺子

王矣歎稚子今以為王矣繼自今我其立政立事準

人牧夫我其克灼知厥若不乃俾亂維用今已往我

乃使治之言知臣下之勤勞然後莫不盡心力也

相我受民和我庶獄庶慎時則勿有間之能治我所

于我眾獄之事如是則勿自一話一言我則末惟成

德之諺以乂我受民言政常用一善善在一言而已

有成德之美以鳴呼予旦已受人之徽言咸告孺子

王矣歎所受賢聖說禹湯之繼自今文子文孫其勿

誤于庶獄庶慎惟正是乂之文子文孫文王之子孫

道治眾獄眾慎其勿誤自古商人亦越我周文王立政立事牧

夫準人則克宅之克繇繹之茲乃俾乂言用古商湯

王立政立事用賢人之法能居之亦于我周文

于心能用陳之此乃使天下治國則罔有立政用

冊府元龜 宰輔部 二十六

儉人不訓于德是罔顯在厥世商周賢聖之國則無有立政用儉利之人

者儉人不順于德是使其君無顯名在其世繼自今立政其勿以儉人其

惟吉士用勵相我國家立政之臣惟以吉士用勉治我國家今文子文

孫孺子王矣告文王之子孫言稚子以即政為王矣所以厚戒其勿誤于庶

獄惟有司之牧夫獨言衆獄有司欲其重刑慎官人其克詰爾戎兵

以陟禹之跡其當能治汝戎服兵器威懷並設以升禹治水之舊迹方行天下

至于海表罔有不服四方四海表蠻夷戎狄無有不服化者以覲文王

之耿光以揚武王之烈能使四夷賓服所以見祖之光明揚父之大業嗚

呼繼自今後王立政其惟克用嘗人其惟能用賢才為嘗人不可以

天官有所私周公若曰太史順其事并告太史司寇蕪公式敬爾

繇獄以長我王國忿生為武王司寇封蘇國能用汝敬汝所用之獄以長施行于我王

國言王獄當求蘇公之比茲式有慎以列中用罰此法有所慎行必以其列用中

罰不輕不重蘇公所行太史掌六典有廢置官人之制故告之知也

册府元龜

巡按福建監察御史臣李嗣京 訂正

知長樂縣事臣夏允彝參閱

知建陽縣事臣黃國琦較釋

宰輔部 五

謀猷 二

漢衛綰為丞相武帝建元元年十月詔丞相御史列侯中二千石二千石諸侯相舉賢良方正直言極諫之士綰奏所舉賢良或治申商韓非蘇秦張儀之言亂國政請皆罷奏可

冊不元 罪 謀 猷 二 卷之三十一  
十式爲御史大夫式既在位言郡國不僂鹽鐵而船  
有美可罷

魏相爲丞相條漢興以來國家便宜行事奏請施行  
曰臣聞明主在上賢輔在下則君安虞而民和睦與  
同與臣相幸得備位不能奉明法廣教化理四方以宣  
聖德民多背本趨末或有饑寒之色爲陛下之憂臣  
相罪當萬死臣相知能淺薄不明國家大體時用之  
宜惟民終始未得所繇竊伏觀先帝聖德仁恩之厚  
勤勞天下垂意黎庶憂水旱之災爲民貧窮發倉廩  
賑乏餒遣諫議大夫博士巡行天下察風俗舉賢良

平冤獄寇蓋交道省諸用寬租賦弛山澤陂池禁株

馬酷酒貯積

殊馬以粟米飯馬也貯積滯米粟也

所以周急繼困慰安

元元便利百姓之道甚備臣相不能悉陳昧死奏故  
事詔書凡二十三事臣謹按王法必本於農而務積

聚量入制用以備凶災亡六年之畜尚謂之急元鼎

三年平原渤海太山方郡溥災害

溥與並同

民餓于道路

二千石不豫慮其難使至于此賴明詔振捄乃得蒙

更生

捄古救字

今歲不登穀暴騰踊臨秋收歛猶有乏者

至春怨甚亡以相恤西羌未平師旅在外兵革相乘  
臣竊寒心宜蚤圖其備惟陛下留神元元率繇先帝

盛德以撫海內宣帝施行其策相又數表采易陰陽  
及明堂月令奏之表謂標名之曰臣相幸得備員奉

職不修不能宣廣教化陰陽未和災害未息咎在臣

等臣聞易曰天地以順動故日月不過四時不忒聖

人以順動故刑罰清而民服天地變化必繇陰陽之

分以日為紀日冬夏至則八風之序立萬物之性成

各有嘗職不得相干東方之神太昊乘震執規司春

木為仁仁者生南方之神炎帝乘離執衡司夏火為

生者圓故為規西方之神少昊乘兌執矩司秋金為義義

者齊齊者北方之神顓頊乘坎執權司冬水為智智者謀

方故中央之神黃帝乘坤艮執繩司下土土為信信者誠

茲五帝所司各有時也東方之卦不可以治西方南

方之卦不可以治北方春興兌治則饑秋興震治則

華冬興離治則泄天地之氣夏興坎治則電明王謹

于尊天慎于養人故立羲和之官以乘四時乘治節

授民事各依其節君動靜以道奉順陰陽則日月光

明風雨時節寒暑調和三者得叙則災害不生五穀

熟絲麻遂艸木茂鳥獸蕃艸古草字民不天疾衣食

有餘若是則君尊民悅上下亡怨政養不違禮讓可

興夫風雨不時則傷農桑農桑傷則民饑寒饑寒在

王事之本群生之命自古聖賢未有不繇者也天子

之義必純取法天地而觀於先聖高皇帝所述書天

子所服第八第八天子衣服之制曰大謁者臣章受

詔長樂宮曰令群臣議天子所服以安治天下相國

臣何御史大夫臣昌蕭何周昌也謹與將軍臣陵太子太

傅臣通等議陵王陵通叔孫通春夏秋冬天子所服當法天

地之數中得人和故自天子王侯有土之君下及兆

民能法天地順四時以治國家身無禍殃年壽永究

是奉宗廟安天下之大禮也臣請法之中謁者趙堯

舉春物朝祭百事也李舜舉夏倪湯舉秋貢禹舉冬

高帝時自有一貢禹也四人各職一時大謁者襄章奏制曰可

孝文皇帝時以二月施恩惠於天下賜孝弟力田及

罷軍卒祠死事者頗非時節罷軍卒新從軍而休罷者也御史大

夫鼂錯時為太子家令奏言其狀臣相伏念陛下恩

澤甚厚然而災氣未息竊恐詔令有未合當時者也

願陛下選明經通知陰陽者四人各主一時時至明

言所職以和陰陽天下幸甚數陳便宜帝納用焉

禹貢為御史大夫列于三公在位數言得失書數十

上又上言諸離宮及長樂宮衛可減其大半以寬繇

後又諸宮奴婢十萬餘人戲遊亡事稅良民以給之  
歲費五六鉅萬宜免為庶人廩食給其食也今代關東戍

卒乘北邊亭塞候望又欲令近臣自諸曹侍中以上  
家亡得私販賣與民爭利犯者輒免官削爵不得仕

宦又言孝文皇帝時貴庶蒙賤貪污賈人贅婿及吏  
坐贓者皆禁錮不得為吏賞善罰惡不阿親戚罪白

者伏其誅白明也疑者以與民罪疑從輕也亡贖罪之法故  
令行禁止海內大化天下斷獄四百與刑錯亡異武

帝始臨天下尊賢用士闢地廣境數千里自見功大  
威行遂從者欲從讀日縱者讀日嗜用度不足乃行一切之變

使犯法者贖罪入穀者補吏是以天下奢侈官亂民  
貧盜賊並起亡命者衆群國恐伏其誅則擇便巧史

書習於計簿能欺上府者以為右職上府謂所屬之府右職高職也  
姦宄不勝則取勇猛能操切百姓者以苛暴威服下

者使居大位故亡義而有財者顯於世欺慢而善書  
者尊於朝諂逆而勇猛者貴於官故俗皆曰何以孝

弟為財多而光榮何以禮義為史書而仕宦何以謹  
慎為勇猛而臨官故黥劓而髡鉗者猶復攘臂為政

於世行雖犬彘家富勢足目指氣使是為賢耳勦目以指  
物出氣故謂居官而置富者為雄桀處姦而得利者

冊府元龜 宰輔部 卷之三十一 五



為壯士兄勸其弟父勉其子俗之壞敗乃至於是察

其所以然者皆以犯法得贖罪求士不得真賢相守

崇財利相諸侯相也誅不行之所致也今欲興至治

致太平宜除贖罪之法相守選舉不以實及有臧者

輒行其誅亡但免官不止免官而已則爭盡力為善貴孝弟

賈人進真賢舉實庶而天下治矣孔子匹夫之人

耳以樂道正身不解之故解讀曰懈四海之內天下之君

徵孔子之言亡所折中况乎以漢地之廣陛下之德

處南面之尊萬乘之權因天地之助其於變世易俗

調和陰陽陶冶萬物正天下易於決流抑隊決欲流之水抑

將隊之物言其便宜自成康以來幾且千歲欲為治者甚眾然

而大平不復興者何也以其舍法度而任私意奢侈

行而仁義廢也陛下誠深念高祖之苦言高祖取天下之難醇

法太宗之治正已以先下選賢以自輔開進忠正致

誅姦臣遠放調佞調古誦字赦出園陵之女罷倡樂絕鄭

聲去甲乙之悵退偽薄之物修節儉之化驅天下之

民皆歸于農如此不懈解讀曰懈則三王可侔五帝可及

唯陛下留意省察天下幸甚元帝下其議令民產子

七歲乃出口錢自此始又罷上林宮館希幸御者及

省建章甘泉宮衛卒減諸侯王廟衛卒省其半餘雖

未盡從然嘉其質直之意

後漢耿國為大司馬上言宜置度遼將軍左右較尉屯五原以防逃亡卒後明帝追思國言後遂置度遼將軍左右較尉如其議焉

第五倫為司空倫雖峭直然嘗疾俗吏苛刻及為三公值章帝長者屢有善政乃上疏褒稱盛美因以勸成風德曰陛下即位躬天然之德體晏安之姿以寬弘臨下出入四年前歲誅刺史二千石貪殘者六人斯皆明聖所鑒非群下所及然詔書每下寬和而政急不解務存節儉而奢侈不止者咎在俗弊群下不

稱故也光武承王莽之餘頗以嚴猛為政後代因之遂成風化郡國所舉類多辨職俗吏殊未有寬博之選以應上求者也陳留令劉豫冠軍令駟協並以刻薄之姿臨人宰邑專令掠殺務為嚴苦吏民愁怨莫不疾之而今之議者反以為能違天心失經義誠不可不慎也非徒應坐豫協亦當宜譴舉者務進仁賢以任時政不過數人則風俗自化矣臣嘗讀書記知秦以酷急亡國又目見王莽亦以苛法自滅故勤勤懇懇實在於此又聞諸王主貴戚驕奢踰制京師尚然何以示遠故曰其身不正雖令不從以身教者從

以言教者訟夫陰陽和歲乃豐君臣同心化乃成也  
 其刺史太守以下拜除京師及道出雒陽者宜皆召  
 見可因博問四方無以觀察其人諸上書言事有不  
 合者可但報歸田里不宜過加喜怒以明在寬  
 鮑昱為司徒建初元年大旱穀貴章帝詔昱問曰旱  
 既太甚將何以修復災青對曰臣聞聖人理國三年  
 有成今陛下始踐天位刑政未著如有失得何能致  
 異但臣前在汝南典理楚事臣欽若等曰謂楚王英事繫者千餘  
 人恐未能盡當其罪先帝詔言大獄一起寃者過半  
 又諸徙者骨肉離分孤魂不祀一人呼嗟王政為虧  
 宜一切還諸徙家屬蠲除禁錮興滅繼絕死生獲所  
 如此和氣可致帝納其言

張奮為司空值歲災旱祈雨不應乃上表曰比年不  
 登人用饑匱今復久旱秋稼未立陽氣垂盡歲月迫  
 促夫國以民為本民以穀為命政之急務憂之重者  
 也臣蒙恩允深受職過任夙夜憂懼章奏不能叙心  
 願對中嘗侍疏奏即時引見復口陳時政之宜明日  
 和帝召太尉司徒幸雒陽獄錄囚徒收雒陽令陳歆  
 即大雨三日

桓焉順帝即位拜太傅與太尉朱寵並錄尚書事焉

復入授經禁中因讌見建言宜引三公尚書入省事  
帝從之

李固爲太尉質帝初將北上山陵固乃議曰今處處  
寇賊軍興用費加倍新創憲陵賊發非一帝尚幼少  
可起陵於憲陵塋內依康陵制度其於後費三分減  
一乃從固議

楊賜爲司徒靈帝初黃巾帥張角等執左道稱大賢  
以誑耀百姓天下襁負歸之賜召掾劉陶告曰張角  
等遭赦不悔而稍益茲蔓今若下州郡捕討恐更騷  
擾速成其患且欲切勅刺史二千石簡別流人各護  
歸本郡以孤弱其黨然後誅其渠帥可不勞而定何  
如陶對曰此孫子所謂不戰而屈人之兵廟勝之術  
也賜遂上書言之會去位事留中

魏王卽文帝時爲司空孫權遣使稱藩而與劉備交  
兵詔議當興師與吳并取蜀下郎議曰天子之軍重  
於華岱誠宜坐曜天威不動若山假使權親與蜀賊  
相持搏戰曠日智均力敵兵不速決當須軍興以成  
其勢者然後宜選持重之將承寇賊之要相時而後  
動擇地而後行一舉可無餘事今權之師未動則助  
吳之軍無爲先征且雨水方盛非行軍動衆之時帝

納其計又奏曰詔問所宜損益必謂東京之事也若夫西京雲陽汾陰之大祭千有五百之群祀通天之臺入阿房之宮齊必百日養義五載牛則三千其重玉則七千其器文綺以飭重席童女以蹈舞綴釀酎必貫三時而後成樂人必三千四百而後備內宮美人數至近千學官博士七千餘人中厩則駢駮駟馬六萬餘匹外收則扈養三萬而馬十之執金吾從騎六百走卒倍焉太嘗行陵赤軍千乘太官賜官奴婢六千長安城內治民為政者三千中二千石蔽罪斷刑者二十有五獄政充軍猥威儀繁富降於三代近過禮中夫所以極奢吝大抵多受之於秦餘既違繭粟慤誠之本掃地簡易之指又失贊質而損文避泰而從約之趣豈夫當今隆興盛時之明祖述堯舜之際割奢務儉之政除繁崇省之令詳刑慎罰之教所宜希慕哉及夫寢廟日一大牢之祀群國並立宗廟之法丞相御史大夫官屬吏從之數若此之輩既已屢改於哀平之前不行光武之後矣謹按圖牒所改奏在天地及五帝六宗宗廟社稷既已因前代之兆域矣夫天地則掃地而祭其餘則皆壇而坪之矣明堂所以祀上帝靈臺所以觀天文辟雍所以修禮

樂太學所以集儒林高祿所以祈休祥又所以察時務揚教化稽古先民開誕慶祚舊時皆在國之陽並高棟夏屋足以肆饗射望雲物七郊雖尊祀尚質猶皆有門宇便坐足以避風雨可湏軍罷年豐以漸修治舊時虎賁羽林五營兵及衛士弁合雖且萬人或商賈墮游子弟或農野謹鈍之人雖有乘制之處不講戎陣既不簡練又希更寇雖名實不副難有備急有警而後募兵軍行而後運糧或乃兵既久屯而不務營佃不修器械無有貯聚一隅馳羽檄則三面並荒擾此亦漢近世之失而不可或者也當今諸夏已安而巴蜀在晝外雖未得偃武而弢甲放馬而戢兵宜因年之大豐遂寄軍政於農事吏士小大並勤稼穡山川成井里於廣野動則成較隊於六軍省其暴繇瞻其衣食易稱悅以使民民亡其勞悅以犯難民亡其死今之謂矣糧畜於食勇畜於勢雖坐矐烈威而衆未動晝外之蠻必復稽顙以求改往而效用矣若畏威校用不戰而定則賢於交兵而後威立接亦而後功成遠矣若姦凶不革遂迷不反猶欲以其所靈用民之時大魏校命報養之士然後除以前歌後舞樂征之衆臨彼倒戟折矢樂服之群伐腐摧枯未

足以爲喻

賈詡爲太尉文帝謂詡曰吾欲伐不從命以一天下  
吳蜀何先對曰攻取者先兵權建本者尚德化陛下  
應期受禪撫臨率土若綏之以文德而俟其變則平  
之不難矣吳蜀雖叢爾小國依阻山水劉備有雄才  
諸葛亮善治國孫權識虛實陸機見兵勢據險守要  
汎舟江湖皆難卒謀也用兵之道先勝後戰量敵論  
將故舉無遺策臣料群臣無備權對雖以天威臨之  
未見萬全之勢也昔舜舞干戚而有苗服臣以爲當  
今宜先文後武文帝不納後興江陵之役士卒多死  
陳群爲司空太和中中軍大將軍曹真表欲數道伐  
蜀從斜谷入群以爲太祖昔到平陽攻張魯多收豆  
麥以益軍糧魯未下而食猶乏今旣無所因且斜谷  
阻險難以進退轉運必見鈔截多留兵守要則損戰  
士不可不熟慮也帝從群議真復表從子午道群又  
陳其不便並言軍事用度之計詔以群議下真真據  
之遂會霖雨積日群又以爲宜詔還帝從之  
蜀諸葛亮爲丞相聞孫權破曹休魏兵東下關中虛  
弱上言曰先帝慮漢賊不兩立王業不偏安故託臣  
以討賊也以先帝之明量臣之才故知臣伐賊才弱

敵強也然不伐賊王業亦亡惟坐待亡詘與伐之是故託臣而弗疑也臣受命之日寢不安席食不甘味思惟北征宜先入南故五月渡瀘深入不毛并日而食臣非不自惜也顧王業不得偏全於蜀都故冒危難以奉先帝之遺意也而議者謂爲非計今賊適疲於西又務於東兵法乘勞此進趨之時也謹陳其事如左高帝明並日月謀臣淵深然涉險被創危然後安今陛下未及高帝謀臣不如良平而欲以長計取勝坐定天下此臣之未解一也劉繇王卽各據州郡論安言計動引聖人群疑滿腹衆難塞習今歲不戰明年不征使孫策坐大遂并江東此臣之未解二也曹操智計殊絕於人其用兵也髣髴孫吳然困於南陽險於烏巢危於祁連偏於黎陽幾敗伯山殆處潼關然後俯定一時耳况臣才弱而欲以不危而定之此臣之未解三也曹操五攻昌霸不下四越巢湖不成任用李服而李服圖已委之夏侯而夏侯敗亡先帝每稱操爲能猶有此失况臣駑下何能必勝此臣之未解四也自臣到漢中中間朞年耳然喪趙雲陽群馬王闇芝丁立白壽劉卻鄧銅等及曲長屯將七千餘人突將無前寶叟青羗散騎武騎二千餘人此



皆數十年之內所糾合四方之精銳非一州之所有  
 若復數年則損三分之二也當何以圖敵此臣之未  
 解五也今民窮兵疲而事不可息事不可息則任與  
 行勞費正等而不及虛圖之欲以一州之地與賊持  
 父此臣之未解六也夫難平者事也昔先帝敗軍於  
 楚當此時曹操拊手謂天下已定然後先帝東連吳  
 越西取巴蜀舉兵北征夏侯授首此操之失計而漢  
 事將成也然後吳更違盟關羽毀敗穉歸蹉跌曹丕  
 稱帝凡事如是難可逆見臣鞠躬盡力死而後已至  
 於成敗利銳非臣之明所能逆覩也於是有散關之  
 後

吳顧雍為丞相時江邊諸將各欲立功自效多陳便  
 宜有所掩襲權以訪雍雍曰臣聞兵法戒於小利此  
 等所陳欲邀功名而為其身非為國也陛下宜禁制  
 苟不足以驩威損敵所不宜聽也權從之

晉王渾為司空武帝嘗訪渾元會問郡國計吏方俗  
 之宜渾奏曰陛下欽明聖哲光于遠近明詔冲虛詢  
 及芻蕘斯乃周文疇咨之求仲尼不耻下問也舊三  
 朝元會前計吏詣軒下侍中讀詔計吏跪受臣以詔  
 文相承已久無他新聲非陛下留心方國之意也可

命中書指宣明詔問方士異同賢才秀異風俗好尚  
農桑本務刑獄得無冤濫守長得無侵虐其勤心政  
化興利除害者授以紙筆意盡陳聞以明聖指垂心  
四遠不復因循嘗辭且察其答對六義以觀計吏人  
才之實又先帝時正會後東堂見征鎮長史司馬諸  
王國卿諸州別駕今若不能別見可前詣軒下使侍  
中宣問以審察方國於事爲便帝然之

裴秀爲司空秀以尚書三十六曹統事準例不明宜  
使諸卿任職未奏而薨

溫桓加侍中大司馬都督中外諸軍使假黃鉞溫上  
疏陳便宜七事其一朋黨雷同私議沸騰宜抑杜浮  
競莫使能植其二戶口凋寡不當漢之一郡宜并官  
省職令久於其事其三機務不可停廢嘗行文案宜  
爲限日其四宣明長幼之禮獎忠公之吏其五褒貶  
賞罰宜允其實其六宜述遵前典敦明學業其七宜  
選建史官以成晉書有司皆奏行之

謝安爲中書監錄尚書事輔政于時懸象失度亢旱  
彌年安奏興滅繼絕求晉初佐命功臣後而封之謝  
玄已破苻堅安奏宜乘釁分會以玄爲前鋒都督率  
冠軍將軍桓石虔徑造渦潁經畧舊都玄復率衆次

于彭城

南齊褚淵高帝時爲司徒後魏來侵帝欲發王公以下無官者爲軍淵諫以爲無益實用空致擾動帝乃止

後魏咸陽王禧爲長兼太尉上表曰國朝偃武崇文偏捨之久州鎮兵人或有雄勇不閑武藝令取歲暮之暇番上之日訓其兵法弓矢千稍三分金教使人閑其能臨事無闕詔曰雖云教武未練其方旣逼北行卒聞教武脫生群惑且可停之

崔浩爲司徒時方士初織奏立四王以日東西南北爲名欲以致禎吉除災異詔浩與學士議之浩對曰先王建國作蕃以屏不應假名以爲其福夫日月運轉周歷四方京都所居在於其內四王之稱實奄邦畿名之則送不可承用先是織奏改代爲萬年浩曰昔太祖道武皇帝應天受命開拓皇業諸所制宜無不循古以始封代王後稱爲魏故代魏兼用猶彼殷商國家積德著在圖史當享萬億不待假名以爲益也織之所聞皆非正義太武從之是時河西王沮渠牧犍內有貳意太武將討焉先問於浩浩對曰牧犍惡心已露不可不誅官軍往年北伐雖不克獲實無

所損于時行者內外軍馬三十萬匹計在道死傷不  
滿八千歲嘗羸死嘗不減萬乃不少於此而遠方乘  
虛便謂大損不能復振今出其圖大軍卒至必驚駭  
騷擾不知所出擒之必矣且牧犍劣弱諸弟交恣爭  
權從橫民心離解加比年以來天災地變都在秦梁  
成滅之國帝曰善吾意亦以爲然命公卿議之弘農  
王奚斤等三十餘人皆曰牧犍西垂下國雖心不絕  
臣然繼父職貢朝廷接以蕃禮又王姬釐降罪未甚  
彰謂且羈縻而已今士馬勞止宜可小息又其地鹵  
斥畧無水草大軍旣到不得久停彼聞軍來必完聚  
城守攻則難拔野無所掠於是尚書左弼李順之徒  
皆曰自溫圉河以西至於姑臧城南天梯山上冬有  
積雪深一丈餘至春夏消液下流成川引以溉灌彼  
聞軍至決此渠口水不通流則至渴乏去城百里之  
內赤地無草又不任久停軍馬斤等議是也帝乃命  
浩以其前言與斥共相難抑諸人不復餘言唯曰彼  
無水草浩曰漢書地里志稱涼州之畜爲天下饒無  
水草何以畜牧又漢人爲居終不於無水草之地築  
城郭立郡縣也又雪之消液裁不歛塵何得通渠引  
漕溉灌數百萬頃乎此言大詆誣於人矣李順等復

曰耳聞不如目見吾曹目見何可共辯浩曰汝曹愛人金錢欲爲之辭謂目不見便可欺也帝隱聽聞之乃出親見斥等辭旨嚴厲形於神色群臣乃不敢言唯唯而已於是遂討涼州而平之多饒水草如浩所言及帝至東雍親臨汾鹵觀叛賊薛永宗壘進軍圍之永宗出兵欲戰帝問浩曰今日可擊否浩曰永宗未知陛下自來人心安閑北風迅疾宜急擊之須臾必碎若待明日恐其見官軍盛大必夜遁走帝從之永宗潰滅車駕濟河前驅告賊在渭北帝至維水橋賊已夜遁詔問浩曰蓋吳在長安北九十里渭北地空穀草不備欲渡渭南西行何如浩對曰蓋吳營去此六十里賊魁所在擊蛇之法當先破頭頭破則尾豈能復動宜乘勢相擊吳令軍往一日便到平吳之後廻向長安亦一日而至一日之內未便損傷愚謂宜從北道若從南道則蓋吳徐入北山卒未可平帝不從乃渡渭南吳聞太武至盡散入北山果如浩言軍無所尅帝悔之

尉春爲侍中大尉與太宰嘗英等評尚書事文成比巡狩以寒雪方降議還春曰今動大衆以滅北敵去都不遠而便旋駕虜必疑我有內難方寒雪兵人勞

苦以經大略體宜便前進帝從之遂渡漢而還

北海王詳領司徒侍中錄尚書事詳與人坐奏曰竊

惟姦劫難除為蠹日久群盜作患有國攸病故五刑

為用猶陷觸罔之誅道幾深殘寧息徇竊之響是以

班制垂式為治之本整綱提目政之大要謹尋奪錄

事條班已周歲然京邑尹令善惡易聞邊州遠守或

難聽審皆上下同情迭相淹沒設有賊發隱而不言

或以劫為偷或過掠成盜更令賊發難知攘竊惟甚

臣等參議若依制削奪則縣無朞月之宰附條貶黜

郡糜歲稔之守此制必行所謂法令滋章盜賊多有

昔黃龔變風不繇削祿張道稱美豈憚貶退綏導之

禮得失在人乃可重選慎官依律劾禁不宜輕改法

令削黜郡司今請改制條還附律處其勵已公清賞

有嘗典風謠黷賄案為考第宣武從之

高陽王雍為太傅侍中領太尉表請王公以下賤妾

悉不聽用織成錦綉金玉珠璣違者以違旨論奴婢

悉不得衣綾綺纈止於縵繒而已奴婢布服並不得

以金銀為釵帶犯者鞭一百太后從之而不能久行

也

任城王澄為司空孝明初靈太后臨朝澄表上皇詔

宗制并訓詁各一卷意欲太后覽之思勸誠之益又  
 奏利國濟民所宜振舉者十條一日律度量衡云公  
 私不同所宜正之二日宜興學較以明黜陟之法三  
 日宜興滅繼絕各舉所知四日五調之外不一煩民  
 任民之力不過三日五日臨民之官皆須黜陟以旌  
 賞罰六日逃亡代輸去來年夕者若非伎作任聽卽  
 任七日邊兵逃走或實陷沒皆須精簡三長及近親  
 若實隱之徵其代輸不隱勿論八日工商世業之戶  
 復徵租調無以堪濟今請免之使專其業九日三長  
 禁奸不得隔越縣領戶不滿者隨近并合十日羽林  
 虎賁邊方有事蹇可赴戰嘗戍宜遣番兵代之明太  
 后下其奏百寮議之事有同否時四中郎將兵數寡  
 弱不足以襟帶京師澄奏宜以東帶滎陽郡西中帶  
 嘗農郡北中帶河內郡選二品三品親賢兼備者居  
 之省非急之作配以強兵如此則深根固本疆幹弱  
 枝之義也靈太后初將從之後議者不同乃止之澄  
 又重奏曰固本宜強防微在豫故雖有文事不忌武  
 功况今重以南蠻仍獷北妖類結來事難圖勢同往  
 變脫暴教忽起振動關畿四府羸卒何以防擬平康  
 之世可以寄安邊之久長恐非善策如臣愚見卽將

宗制并訓詁各一卷意欲太后覽之思勸誠之益又  
奏利國濟民所宜振舉者十條一日律度量衡云公  
私不同所宜正之二日宜興學較以明黜陟之法三  
日宜興滅繼絕各舉所知四日五調之外不一煩民  
任民之力不過三日五日臨民之官皆須黜陟以旌  
賞罰六日逃亡代輸去來年夕者若非伎作任聽卽  
任七日邊兵逃走或實陷沒皆須精簡三長及近親  
若實隱之徵其代輸不隱勿論八日工商世業之戶  
復徵租調無以堪濟今請免之使專其業九日三長  
禁奸不得隔越縣領戶不滿者隨近并合十日

虎賁邊方有事蹙可赴戰嘗戍宜遣番兵代之孺太  
后下其奏百寮議之事有同否時四中郎將兵數寡  
弱不足以襟帶京師澄奏宜以東帶滎陽郡西中帶  
嘗農郡北中帶河內郡選二品三品親賢兼備者居  
之省非急之作配以強兵如此則深根固本疆幹弱  
枝之義也靈太后初將從之後議者不同乃止之澄  
又重奏曰固本宜強防微在豫故雖有文事不怠武  
功况今重以南蠻仍獷北妖類結來事難圖勢同往  
變脫暴教忽起振動關畿四府羸卒何以防擬平康  
之世可以寄安邊之久長恐非善策如臣愚見卽將



領兵兼總民職省官食祿於此乎在求還依前增兵益號將位既重則念惡亦深軍郡相依則表裏俱濟朝廷無四顧之憂奸宄絕窺覷之望矣卒不納又以流人初至遠鎮衣食無資多有死者奏并其妻子給糧一歲從之

唐魏徵爲秘書監參朝政時高昌王麴文泰將入朝西域請國咸欲因文泰遣使貢獻太宗令文泰使人厭恒紇干往迎接之徵諫曰中國始平瘡痍未復若微有勞後則不自安往年文泰入朝所經州縣猶不能供况加於此輩若任其商賈來往邊人則獲其利

若爲賓客中國則受其弊矣漢建武二十二年天下已寧西域請置都護送侍子光武不許蓋不以蠻夷勞弊中國也今若許十國入貢其使不下千人欲使緣邊諸州何以取濟人心萬端後雖悔之終無所及帝善其議時厭恒紇干已發遽追止之又帝從容謂近臣曰朕披覽史籍見前王之善事皆力行而不逮其所任用公輩數人而已此於文景之世而不逮之遠也徵進曰今者四夷賓伏天下無事曠古所未有何文景之足論然自古帝王誰不欲比迹於堯舜及其安樂也莫能終其善人臣誰不欲追蹤於稷契及

其富貴也莫能竭其心若使君臣各保其終則天下無憂不理矣帝甚嘉其言

狄仁傑則天聖曆元年爲納言安撫河北諸州遭賊之處是時河朔間爲突厥所遭脇者賊平後多懼逃散仁傑上疏曰臣聞朝廷議者以爲契丹作梗始明人之逆順或因迫脅或有願從或受僞官或爲招討或兼外賊或是土人跡雖不同心卽無別誠以山東雄猛繇來重噐一顧之勢至死不迴近錄軍機調發傷重家戶悉破或至逃亡剔屋賣田人不爲售內顧生計四壁皆空重以官典侵欺因事而起取其髓腦

曾不愧心修築城池繕造兵甲當州役使十倍軍機官私不矜期之必取枷棒之下痛切肌膚事迫情危不修禮義愁苦之地不樂其生有利則歸且圖賒死此乃君子之媿辱小人之嘗行人猶水也壅之則爲泉疏之則爲川通塞隨流豈有嘗性借以唐朝爲喻殷監不遙河北河南時有陵之後主司逼迫切不准

程一瓦石亂接一時逃散豈不以力窮則怨不畏刑書之至愚皆如此顛幸蒙唐朝見捨今爲大周淳人向無矜恕之恩安有自新之路昔董卓之亂神器播遷及卓被誅部曲無赦事窮變起毒害生人京室丘

墟化爲禾黍此繇恩不曾洽失在機先臣一讀此書未嘗不廢卷歎息今以負罪之伍必不在家露宿草行潛竄山澤赦之則出不赦則在山東群盜緣前聚結臣以邊塵暫起不足爲憂中夏不安以北爲事臣聞持大國者不可以小道理事廣者不可以細分人主恢弘不拘常法罪之則衆情恐懼恕之則反側自安伏願曲赦河北諸州一無所問自然人神通暢率土歡心諸軍凱旋得以無擾從之

冊府元龜卷之三百一十二 終

冊府元龜

巡按福建監察御史臣李嗣京 訂正

知 閩 縣 事 臣 曹鼎臣 參閱

知 建 陽 縣 事 臣 黃國琦 較釋

宰輔部 六

謀猷 三

唐姚崇先天中爲紫微令先是中宗時公主及外戚皆奏請度人爲僧尼亦有出私財造寺者富戶疆丁皆經營避役遠近充滿至是崇奏曰佛不在外求之在心圖澄寂賢無益於全趙羅什多藝不救於亡秦

何充竿融皆遭敗滅齊襄梁武未免災殃但費心慈  
悲行事利益使蒼生安樂卽是佛身何用妄度姦人  
令壞正法帝納其言令有司隱括僧徒以偽濫還俗  
者萬二千餘人

宋璟爲相開元五年黃門監蘇頌爲紫微侍郎同在  
相位奏曰十月十四十五日承前諸寺觀多動音聲  
今傳有仗內音聲擬相誇鬪官人百姓或有縛縲此  
事儻行異嘗喧雜四齊雖許作樂三載猶在過音伏  
惟孝理深在典故臣等旣聞此事不敢不陳卽日勅  
所在停之十一月庚戌璟與紫微侍郎蘇頌奏曰悲

田養病從長安已來置使專知且國家矜孤恤窮敬  
老養病至於按此各有司存今遂聚無名之人著收  
利之使實恐逋逃爲藪隱沒成姦昔仲繇仕衛出私  
財爲粥以飼貧者孔丘非之乃覆其饋人臣私惠猶  
且不可國家小慈殊乖善政伏望罷之其病患人令  
河南府按此分付其家不許又奏朝集使每至春末  
還多有改轉率以爲常璟奏請一切勒還絕其僥求  
之路七年二月己巳上封者以興慶池是符命之所  
里之上字符於聖名池水之源生於朱卯請刻石紀  
頌頌示天下璟又奏曰徵祥所寶在於聖德興慶休

應宇內咸知頒告刻石恐塵大體望宣付國史從之  
五月又奏曰陛下屢降德音勤恤人隱此誠蒼生繫  
賴明主用心但河北不登或須給貸貴在用通省於  
差科共遵程式又考使去日恩勅再三若有饑弊隨  
使賑廩山東蒸黎德施溥洽又頃者緣農桑在候恐  
囚繫尚多徒已下刑並責保放唯流或等色則情不  
可寬古人慎赦義在存法恐今有言事者未能細知  
直以月蝕修德或云分野應有災祥因而多言輿惑  
上聽臣以爲君子道長小人道消女謁不行讒夫漸  
遠此謂修德也囹圄不撓甲兵不興理官在平不以  
深苛爲獄軍將慎舉不以輕進邀功此所謂修刑也  
向時所陳皆朝廷常已睿念縱日月慎盈滿將因此  
而致福必指期而有應且君子耻言浮於行故曰予  
欲無言又曰天何言哉四時行焉百物生焉望以至  
誠動神不要制書頻降其京城諸司及府縣繫囚仰  
重臣等卽准勅與所由參詳處分帝報曰在於朕躬  
庶事戒慎天下或恐不稱所望卿爲朕耳目焉上天  
降省良有以也深輔朕之不逮

郭子儀爲中書令代宗大曆十年二月奏曰臣伏以  
魏博相衛河陽三城陝州等軍吏不寧須速安撫言

甚切至帝甚然之

楊炎爲相初國家舊制天下財賦皆納於左藏庫而大府四時以數聞尚書比部覆其出入上下相轄無失遺及第五琦爲度支鹽鐵使時京師多豪將求取無節琦不能禁乃悉以租賦進入大盈內庫以中人主之意天子以取給爲便故不復出是以天下公賦爲人君私藏有司不得窺其多少國用不得計其盈縮始二十年矣中官以冗名持簿書領其事者三百人皆奉給其間連結根固不可動及炎作相頓首於帝前論之曰夫財賦邦國之大本生人之喉命天下理亂輕重皆由焉是以前代歷選重臣主之猶懼不集往往覆取大計一失則天下搖先朝權制中人領其職以五尺官豎操邦之本豐儉盈虛雖大臣不得知則無以計天下利害臣愚待罪宰輔陛下至德惟人是恤參校蠹弊無斯之甚請出之以歸有司度宮中經費一歲幾何量數奉入不敢虧用如此然後可以議政惟陛下察焉詔曰凡財賦皆歸在藏庫一用舊式每歲於數中量進三五十萬入大盈而度支先以其全數聞炎以片言移人主意議者以爲難中外咸稱之

柳渾爲相貞元三年奏故尚書左丞田季羔公忠正直先朝名臣其祖父皆以孝行旌表門閭京城隋朝舊第季羔一家而已今被堂姪伯強進狀請貨宅召市入馬以討土蕃一開此門恐滋不逞討賊自有國計豈資僥倖之徒且毀棄義門虧損風教望少加責罰亦可懲勸從之

陸贄正元中爲中書侍郎平章事請許臺省長官自薦屬官德宗俄又宣旨曰外議以諸司所舉多引用親黨兼通賂遺不得實才此法行之非便今後卿等宜自選擇勿用諸司延薦贄論奏曰臣實頑鄙一無

所堪猥蒙任使待罪宰相雖懷竊位之懼且乏知人之明自揣庸虛終難上報唯知廣求才之路使賢者各以彙征啓至公之門令職司皆得自達旣蒙允許卽已宣行南宮舉人纔至十數非臺省舊吏則是使府佐寮累經薦延多歷事任論其資望旣不媿於班行考其行能又未聞于闕敗遽以騰口上煩聖聰道以難行亦可知矣陛下勤求理道務徇物情因謂舉薦非宜復委宰臣揀擇其爲崇任輔弼博採輿詞可謂聖德之盛者然於委任責成之道聽言考實之方閑邪存誠猶恐有闕陛下旣納臣言而用之旋聞橫

議而止之於臣謀不責成於橫議不考實此乃謀失者得以辭其罪議典者得以肆其誣率是而行觸類而長固無必定之計亦無必實之言計不定則理道難成言不實則小人得志國家之病常必由之昔齊桓公問管仲害霸之事對曰得賢不能任害伯也用而不能終害霸也與賢人謀事而與小人議之害伯也所謂小人者不必悉懷險詖故覆邦家蓋以其意性儉邪趣向狹促以沮議爲出衆以自異爲不群趨近利而昧遠圖効小信而傷大道况又言行難保恣其非心者乎伏以宰輔常制不過數人人之所知固有限極必不能徧諳諸事備閱群才若令悉命群官理瀆詢訪是則變公舉爲私薦易明駁爲諂接儻如議者之言所舉多有情故舉於君上且未絕私薦於宰臣安肯無詐失之弊必又甚焉所以承前命官罕有不涉私諂雖則秉鈞不一或自徇情亦繇私訪所親轉爲所賣其弊非遠聖鑒明知今又知徇浮言專任宰臣除吏宰臣不徧諳識踵前瀆訪於人若訪親朋則是悔其覆車不易故轍若訪於朝列則是求其私薦不如公舉之爲愈二者利害惟陛下更詳擇焉恐不如委任長官慎擇寮屬所揀旣少所求亦精得



賢有鑒識之名失實當暗謬之責人之嘗性莫不愛身况於臺省長官皆是當朝華選孰肯徇私妄舉以傷名取責者耶所謂臺省長官卽僕射尚書左右丞侍郎及御史大夫中丞是也陛下比擇輔相多亦出於其中今之宰臣則往日臺省長官也今之臺省長官乃將來之宰官也但是職名暫異固非行業頗殊豈有爲長官之時不能舉一二屬吏居宰臣之位則可擇千百具察物議悠悠其惑斯甚夫求才貴廣考課貴精求廣在於各舉所知長吏之薦擇是也貴精在於按名責實宰臣之序進是也往者則天太后踐

祚臨朝欲收人心尤務拔擢弘委任之意開汲引之門進用不疑求訪無倦非但人得薦士亦許自舉其才所薦必行所舉輒試其於選士之道豈不傷於容易哉而課責旣嚴進退皆速不肯者旋黜才能者驟升是以當代謂知人之名累朝賴多士之用此乃近於求才貴廣考課貴精之效也陛下誕膺寶曆思致理平雖好賢之心有踰於前哲而得人之盛未迨於往時蓋繇寶鑒獨任於聖聰搜擇頗難於公舉仍速登延之路罕施練覈之方遂使先進者漸益凋訛後來者不相接續施一令則謗沮互起用一人則瘡痍

立成此乃失於選才太精制法不一之患也則天舉用之法傷易而得人陛下慎揀之規大精而失士陛下選任宰相必異於庶官精擇長吏必愈於末品及至宰臣獻規長吏薦士陛下卽但納橫議不稽始謀是以任以重者輕其言待以輕者重其事且又不辨所毀之虛實不析所試之短長人之多言何所不至是將使人無所措其手足豈獨選任之道失其端而已乎帝雖嘉其所陳長官薦士之詔竟追寢之趙退翁爲相深於理道嘗議以爲政之本選賢士敦節儉薄賦歛寬刑罰每對敷之際必再三奏之貞元

八年表上審官六議曰臣謬登宰府四年于茲恭承德音未嘗不求賢爲切至于延薦職在愚臣雖當代天之功且乏知人之鑒漸積歲月孤負聖朝無補王猷有妨賢路况多疾憊兼慮闕違頃奉表章備陳肝膽陛下以臣性拙近真身病可矜不棄屏微尚加委任自此思省報效尤難莫副堯舜之心空懷尸素之懼伏惟陛下法象應期聖神廣運雲行雨施皆發自然訓誥典謨悉經會覽臣所以不敢援引古昔上煩天聽且以用人之要願申鄙見復念稽顙丹陛仰對宸嚴睿訥易窮遽數難辨理詳則塵黷頗甚言畧

則利害未分若默以求容苟而竊位縱天地之仁幸  
免在外中之責何迺非陛下用臣之意也其所欲言  
者皆陛下思慮之內臣但以頂戴恩造不知所爲身  
被風毒漸憂沉痼是以懇懇勤勤切於愚誠也臣聞  
開元貞觀之際宰輔論事或多上書所與獲盡情理  
今臣酌前代之損益體當時之通變謹獻審官六議  
伏惟間宴賜其省覽其大指議宰臣曰宜博採衆賢  
用爲輔弼今中外知其賢者伏願陛下用之識其能  
者任之求其全才不可得也議進用廢官則曰異同  
之論是非難辨由考課難於實効好惡雜於衆聲所  
以訪之彌多得之彌少選之彌切慮之彌難屬者臣  
因論求才選士古今爲難拔十得伍賢愚猶半陛下  
謂臣曰何必五也十得三斯可矣聖主思賢至是而  
宰臣不能進之罪也進賢在於廣任用明殿最舉大  
節棄小瑕隨其所能試之以事用人之大綱也議京  
諸司闕官則曰當今要官多闕閑官十無一二文官  
武官任用資序迺遷要官本以才行閑官多因恩澤  
朝廷或將任使多擬要官要官則人少闕多閑官則  
人多闕少明當選拔者轉少在優容者轉多宜補闕  
員務育材用夫大厦永固是梁棟榱桷之全也聖朝

致理亦庶官群吏之能也議中外考課官則曰漢以數易長吏謂之弊政其有能理者輒增秩賜金或八九年十餘年乃入爲九卿或遷三輔功績茂異遂至丞相其間不隔數官今陛下內選庶僚外委州府課績高者不次超昇致理之法無踰於此臣愚以爲黜陟宜立年限若所居要重未嘗遷徙就加爵秩其餘進退令知褒貶之必行遲速之有嘗如績在中等年考及限與之平轉中外迭處歷試其能使無苟且之心又無滯滯之慮議舉遺滯則曰官司旣廣必委宰輔宰輔不能徧知又詢于庶官庶官不能徧知又詢

於衆人衆聲囂然守有臧否十人舉之未信一人毀之可疑殆至于今茲弊未改其所舉所毀亦盡愛憎也若不於審實而承聲言之大凡嘗人之心以稱人之善爲情以攻人之過爲直苟有除授多生謗議繇是宰臣每將薦用亦自重難日往月來未副聖意宜須聽時論所舉多者先用必非文故皆不棄之議擢用諸使府僚屬則曰諸使群吏各自精求務於得人旣經試效能否可知擢其賢能置之朝列或曰外使須才固不可奪臣知必不然也屬使府賓介每有登朝本使殊以爲榮自喜知人且明公選任凡才能之

王名位未達多在方鎮日月在上誰不知之思登闕  
廷如望霄漢宜須博採無俾久滯帝荅曰朕端拱虛  
懷精求至理弼違獻可允屬台臣卿道著直方識通  
今古思振淹滯以叙彝倫罄竭謀猷裁成議列志在  
裨贊實沃予衷克彰奉職之誠深得大臣之體再三  
省閱良多嘉重焉

賈耽爲相貞元十六年九月義成軍節度盧群卒甲  
戌以尚書左丞李元素爲義成軍節度鄭滑等州觀  
察營田使耽奏曰自今以後諸道節度缺但自朝廷  
除者與無他慮若於軍中擢用必有向背喜懼者人

心固不安帝以爲然及蔡州吳少誠拒命以盩夏節  
度使韓全義討之兵敗耽奏曰全義五樓還軍賊不  
敢追趨者應望國家恩貸伏恐須開其生路帝是之  
詔雪少誠

杜黃裳元和初爲相與憲宗語及方鎮除授黃裳言  
德宗朝每方鎮死多先命中使探其軍情至則納其  
副倖及大將厚賂歸柄其美以是因循方鎮罕有特  
命帥守者陛下宜熟思貞元故事稍以法度整肅諸  
侯則天下何憂不治帝然其言繇是用兵誅夏屬之  
後不容藩臣蹇傲尅復兩河威令復振益黃裳啓其

表也又帝謂宰臣曰朕嘗覽前史見歷代帝王或怠於聽理或親於煩政互有得失其理安在黃裳對曰帝王之務在於修己簡易擇賢任之宵衣旰食以求人瘼拾已從人以務厚下固不可怠肆安逸然事有綱領大小當務知其遠者大者至如簿書訟獄百吏能否本非人主所自任也秦始皇自程決事見嗤前代諸葛亮霸國之相耳二十罰以上皆自省之亦為敵國所誚知不久堪魏明帝欲案省尚書疑事陳矯稱其不可隋文帝日昃聽政每令衛士傳食太宗皇帝亦笑其煩察則為人上之體固不可代下司職但擇人委任責其成功賞罰苟信誰不盡心傳稱舜之德曰夫何為哉恭己正南面而已誠以能舉十六相去四凶也豈與勞神疲體自任耳目之主同年而語哉但人主嘗患在不能推誠人臣之弊在不能自竭由是上疑下詐體貌或虧欲求共理自然難致苟去此弊何患不至於理帝深然其言

武元衡元和為相詔追浙西節度使李錡錡稱疾請醫理候歲一入朝帝以問宰相鄭絪請如錡奏元衡曰不可且錡先自請來朝詔既許之即又稱疾是可否在錡也今陛下新天下屬耳目焉若使姦臣得遂

其私則威令從此去矣帝曰遽追之綺果計窮而反  
 李吉甫為相憲宗謂宰臣曰當今政教所施何者為  
 急吉甫對曰為政所急諒非一端自非事舉其中固  
 不可臻於致理然國以人為本親人之任莫先牧宰  
 實繫一方若廉察得人委之臨撫列郡承式政化自  
 宜苟或非才為蠹實甚由是而言觀察刺史之任為  
 切自昔唐虞三載考績三考黜陟故得久於其事風  
 化可成而未代命官多輕外任選授之際意在沙汰  
 委以藩部自然非才刺史數廣益非慎擇加以更代  
 促遽人無安志迎送之費竭耗不供此最為弊聖慮  
 所及實窮政本伏望慎守良制改革前失則四海蒙  
 福人無苟且之心帝深然之時京城諸僧有以請莊  
 禮免稅者吉甫奏曰錢米所徵素有定額容緇徒有  
 餘之力配貧下無告之氓必不可許帝不止

李藩為相元和四年十二月憲宗謂宰臣曰前代帝  
 王理天下或家給人足或國貧下困其故何也李藩  
 對曰古人云儉以足用蓋足用必繫於儉約誠使人  
 君不貴珠玉唯務耕桑則人無滯心俗自敦本百姓  
 既足君孰與不足自然府帑充羨稼穡繼登若或人  
 君力貴異物上行下效風俗日奢去本務末衣食益

乏則百姓不足君孰與足自然國貧家困盜賊乘隙而作矣今陛下永鑒前古思躋富庶躬尚勤儉自當理平伏願以知之爲非難保之爲急務宮室輿馬衣服器玩必須損之又損示人變風則天下幸甚帝曰儉約之事是我誠心貧富之絲如卿所說唯當上下相勗以保此道倘有踰濫極言箴規此固深期於卿等也藩等拜賀而退

權德輿爲相元和五年憲宗謂宰臣曰朕以禁中舊殿歲久傾危欲漸修葺緣國用未足每務簡儉至於車服飲食亦畏奢侈不知竟可營造否德輿對曰仲尼謂大禹卑宮室菲飲食惡衣服爲無間言漢文帝欲起露臺以百金中人十家之產曰吾奉先帝宮室嘗恐羞之何以臺爲於是遂止是以文帝之代四海富庶俗知禮讓今陛下至誠恭儉有過前王實天下幸甚

李絳爲相元和七年憲宗謂宰臣曰人之行事嘗患不通於理已然之失追改復難古人處此復有道否絳對曰行事過差古之聖人皆所不免故天子置輔弼之任有諍臣七人皆選正直端莊之臣以備其選規主以道德勉主以公正故主心理於中臣論正於



外制理於未亂銷患於未萌主或過舉則諫以止之  
故上下同體猶手足之於心膂交相爲用以致康寧  
此亦嘗理非難遵之事但矜得惜失嘗情所弊古人  
貴改過不吝從善如流良爲此耳陛下以上聖生知  
研慮幾道臣等備位無所發明伏聞聖語益慙愚瞽  
然無代無賢在用之與否耳昔燕昭王築臺以待賢  
士鄙隗首進請自隗始則四方之賢聞風而至臣等  
雖以至愚下彌明聖苟不拒愚言同於詢芻蕘嘗如  
今日則真賢將至直諫競啓矣帝曰朕之不明固昧  
於理然擢用卿等唯冀直諫必當盡心無隱數進若  
口之言社稷是賴非余敢私也絳等蹈舞拜謝而出  
憲宗又謂宰臣曰昨者地震草樹皆動禱何祥也絳  
對曰在昔玄元皇帝以大聖明獻通於天下之理因  
周三川之震云天地之氣不過其序人亂之也人政  
乖錯則上感陰陽之氣陽伏而不能出陰迫而不能  
昇於是地震又孔子修春秋所紀災異先地震日  
蝕蓋地載萬物日爲君象政有感傷天地見責書之  
示戒用儆後王伏願陛下勉保虔恭之誠動以利萬  
物綏四方爲慮則變異自銷休徵可致也帝深然之  
常貫之爲相元和中以淮西之後鎮州盜發輦下後

宰相武元衡傷御史大夫裴度及度爲相二寇金征  
議者以物力不可貫之請守鎮以養威攻蔡以專力  
憲宗方急於太平未可其奏貫之進言陛下豈不知  
建中之事乎天下之兵始於蔡急魏應齊趙同惡德  
宗率天下兵命李抱真馬燧急擊之物力用屈於是  
朱泚乘爲亂朱滔隨而向闕致使梁漢爲府奉天有  
行營皆陛下所聞見非他不能忍待次第速於撲滅  
故也陛下獨不能寬歲月俟拔蔡而圖鎮耶帝深然  
之

崔群爲相元和十四年誅李師道憲宗顧謂群曰師  
古雖自襲祖父然朝廷待之始終其妻於師道卽嫂  
叔也雖云逆族若量罪輕重亦宜降等又李宗奭雖  
抵嚴憲其情比之大逆亦有不同其妻之族也今其  
子女俱在掖庭於法皆似稍深卿等留意否群對曰  
聖情仁惻罪止元克其妻近屬儻獲寬宥實合弘煦  
之道於是師古妻女宜娘詔出於鄧州安置宗奭妻  
帝氏及男女先沒掖庭金釋放其婢奴資貨皆復賜  
之又鹽鐵福建院官權長孺坐贓詔付京兆府決殺  
長孺母劉求哀於宰相群因入對言之憲宗愍其母  
耄年乃曰朕將屈赦長孺何如群曰陛下仁惻赦之

當速令中使宣諭如待正勅卽無及也長孺竟得免  
死長流群之啓奏平恕多此類也其年帝謂宰臣曰  
聽受之間大是難事推誠選任謂所委者必合悉心  
及至臨事亦聞皆有頗曲朕臨御已來歲月漸久雖  
不明不敏然見物理漸詳每欲於事察審比令學士  
編錄古今疑謗類昨以披閱見曖昧似是之事頗爲  
鑿戒群等奏曰情無曲直辨之至易稍涉欺詐審之  
實難孔子所謂衆好之必察焉衆惡之必察焉誠以  
巧言浸潤微昧難覺故古之鞠獄皆聽三訊慮其寃  
誣擇賢任之嚴法斷之使人務誠直理歸公正則亦  
何繇致蔽僞也陛下覽今古惑聽之說以廣聰明鑒  
往知來實天下幸甚時欲收復河湟國用不足郡府  
長吏繇是希旨往往摺拾自爲進貢會處州刺史苗  
稷直進羨餘錢七千貫群請下令却賜本州代貧進  
戶稅錢過茲時獎物論歸之

裴度爲相元和四年憲宗嘗與宰臣議及人臣事主  
當力行善事自致公望何乃好樹朋黨朕甚惡之度  
對臣聞方以類聚物以群分故君子小人未有無徒  
者但君子爲徒則是同德小人爲徒則是朋黨此是  
外甚相似中實相遠在聖主觀其所行之事以辨之

度等退相賀曰聖上今日論君子小人之事可謂誠言是則聖主以爲難辨則易矣以爲易辨則難矣今陛下以爲辨之難則君子與小人彌當自區別矣他日宰臣或以當今利病欲有所釐改及陳爲臣事君之道帝必往復詰問旣盡理之後則曰凡事口說則易躬行則難卿等旣爲朕言當須行之勿空陳說而已宰相起而對曰書曰非知之艱行之爲難陛下今日處分可謂至言臣等敢不昂厲以副天心然亦以天下之人從陛下所行不從陛下所言臣等亦願陛下每言之則行之耳帝大悅十二年以揚元卿授蔡

州刺史兼御史中丞未行改授光祿少卿初朝廷比令元卿與李勣會議於唐州東境選要便處權置行蔡州如百姓官徒有歸順者便准勅優恤必令全活旣而召見元卿遽奏請借度支錢及言事頗多不合旨度亦以諸將討賊三年功成在旦暮如更分土地與元卿卽慮相侵生事故罷前命而改授焉

寶曆二年四月乙丑送幽州春衣中使內養楊文瑞流崇陵李孝溫元陵艱難已來朝廷春衣嘗命中人賜方鎮及將士時服今春衣所賜幽州時服朱克融嫌踈弱執中使以聞帝特優容別命中人宣諭仍更

賜衣服楊文端等先是克融晉春衣使又奏云伏聞陛下欲幸東都今請將兵馬奔丁匠五千人赴東都修理宮闕迎候車駕又奏三軍今季無春衣擬於朝廷請一年春衣約三十萬端足方可足用不然三軍不安帝覽表召宰臣等問如何處分爲宜我欲遣一重臣宣慰兼便索春衣使得無度對曰克融本克族無故又敢悖慢必將滅亡陛下不足爲慮譬如有一豺虎於山林間自吼自擲但不采顧自然無事此賊只敢於巢穴內無禮動必不得今亦不要遣使宣慰亦不要索所留勅使但更緩旬日與一詔云聞中官

至彼稍失去就待到我當有處分所賜御春衣有司製造不謹我甚要知已令科處所請兵馬及丁匠五千人赴東都固是虛語臣料賊中必出不得今欲直挫其姦意卽云卿所請丁匠修宮闕可速來已勅魏博等道令所在排比供擬料得此語必悖惶失計若未能如此猶示含容則報云東都宮闕所要修理事在宥司不假卿遣丁匠遠來又所言三軍春衣自是本道事比來朝廷或有賜予皆緣徵發須至優恩若尋嘗則無此例我固不惜三二十萬足物只是事體不可獨與范陽卿宜知悉只如此處分卽得陛下更

不要介意帝從之遂進詔草及詔到後皆如度所料

册府元龜

册府元龜

巡按福建監察御史臣李嗣京 訂正

知甌寧縣事臣孫以敬 參閱

知建陽縣事臣黃國琦 較釋

宰輔部 七

謀猷 四

唐李石為相太和末文帝御紫宸殿石奏曰請准今  
月三日詔命起居即起居舍人執筆記言記事帝問  
石曰坊市人得漸安未石對曰亦已漸安然近日苦  
寒蓋緣刑殺致此陰沴又罪人索聯枝黨未已伏乞

聖恩特賜寬宥鄭覃曰所坐周親已有處分訖若不寬解卽恐連累至多石又奏曰昨聞鄭注到鳳翔招召兵士至多所招募者皆被殺戮竊恐邊上乘此生事伏乞降詔書安諭帝曰政貴寬恕固宜如此覃石等對曰遇惡揚善古聖所重帝曰朱叔夜入言罪人須早令御史鞠問如無過卽與洗雪勿令虛受賊汗之名又曰宰相之務在選賢任用石奏曰臣與鄭覃俱爲輔弼不立肝膽豈敢不盡但以人各有求苟遂所欲則美譽至稍不如意則謗議生覃曰事有百司請各委任帝曰各須求才仍委百司宰相豈可一一領慎不得懼百司有權覃曰臣嘗聞李林甫忌前好人帝曰林甫姦臣也豈足論石曰比者選才先試以吏事文武兼才者或主邊兵或管錢穀苟有能事然後入用近日皆以資序進用由是乏人帝曰國朝近來取士與向前頗異覃曰臣聞南朝多用文華所以不理今日以才堪卽用不必文辭借如中書舍人草制詔每人只要三數句語粗說其人豈必全序官資歷任帝曰凡進士及第有方鎮奏請判官者第一任未經作州縣官莫依但第一任曾作縣官卽第二任依奏覃曰此科多輕薄不必盡用帝曰輕薄敦重色

色皆有亦未必全在此科况此科已二百年亦不可  
 遽改覃曰亦乞不崇樹石曰人家兄弟十數人或三  
 五人但稍有智慧者即業文學若州縣有一文學人  
 在其中雖地至偏遠必少差事陛下若盡令選授州  
 縣官即不減選帝曰今加至四十人三年即選與州  
 縣官得資即任諸處奏充判官卿便處置奏來帝曰  
 朕十年孜孜求理迄今竟未見太平如何覃曰究其  
 根源蓋以黎人困弊臣聞百姓富則國富國富在藏  
 之於野欲天下理莫若恤蒼生石曰又三志恤蒼生  
 恤若得術亦應不難根本在朝廷事在節用革去冗  
 食糶如司農寺木炭價每年約支八萬貫有司無以  
 隄防姦吏夤緣所支不啻一倍以臣親見且去簿書  
 姦盜然後百司理百司理則天下理若網在綱則百  
 事整帝曰我每思貞觀開元之時觀今日之事即往  
 送憤氣填膺覃曰陛下頻言及此臣等不勝慶并臣  
 與石等漸期條理以副聖心石曰求理之道在乎自  
 上而下至於禁中衣服裝飾外皆倣倣以為時尚陛  
 下躬儉節用風俗已移長裙大袂日漸減少若吏令  
 戚屬絕其侈立不慮下不從教帝曰且左街副使張  
 元昌使用金唾盂何奢侈之甚昨因李訓事已斬矣



覃對曰如張元昌事宜付有司誠約此輩則人自惕懼帝曰此事亦難家至戶到誠勅但要自儉約化之朕嘗聞前時內庫有兩領錦暖子其上飾以金鳥一領玄宗皇帝幸溫湯時著一領與楊貴妃著當時貴重如此如今奢靡豈復貴之料今富家亦應往往而有石曰毛玠爲吏部尚書性本清儉時人尚不敢鮮衣美食况萬乘之畱情故可便爲一時之法帝曰周孔文武之業後猶陵遲亦可歎也石又言曲江亭比奉詔令百司修造今將興功更候進止帝曰且止石曰開元之時亭臺至盛今將倣之未知可否帝曰在開元之際天下太平過有興後已足當時末事豈爲宜哉石又曰請於舊亭子兩邊令京兆府置造小屋餘請停罷廻充館立并昨所被誅戮數家家資器用並請勒度支送官馬充用宰臣退帝命起居郎鄭朗等適所紀錄者將來一觀鄭朗對曰臣執筆所紀便自爲史臣聞自古帝王不合觀史帝曰故事何在朗曰臣不敢遠徵故實嘗聞太宗皇帝欲親覽國史用知得失諫議大夫朱子奢上表云史官所述義歸盡善若至會玄已後或非上智中主庸君飾非護短見極陳善惡史官何地逃刑又聞褚遂良對曰令之

起居古之左右史以記人君言行善惡必書庶幾不爲非法不聞帝王躬自觀史帝又謂朗曰適來所紀自是直書未有否臧一見無爽朗乃進所紀帝畧覽曰卿宜門外重寫錄進來其日晚內出詔宣示宰臣曰適來鄭朗等奏朝來所紀之事擬不進本人君之言良史善惡必書或有平生之閑話不關理道之體要垂諸將來實爲愧耻異日臨朝庶幾稍改何妨一見得戒醜言開成初帝御紫宸殿石與鄭覃等進曰陛下改元御殿中外寧謐全放京兆府一年租稅又停天下四節度進奉恩澤所該實當要切近年赦令皆不及此帝曰朕務行其實不欲崇長空文覃曰在守之而已石曰赦書須內置一本陛下時看之又十道黜陟使去日更付與公事根本令向外與長吏詳擇施行方盡利害之要帝召監倉御史問太倉粟數御史崔虞對曰見粟有二百五十萬石帝曰無九年之蓄曰不足無六年之蓄曰急無三年之蓄曰國非其國今約歲費不少而所蓄非多深可軫慮石曰京畿頻旱無以添置待至來年徵西稅麥時納麥穀時納穀自然國蓄漸實人亦樂輸帝曰如今用粟處且給假錢來年折納務優農人覃曰若不優之折納爲

害石又奏涇陽水利方春作時請禁碾磑秋冬水閑  
任却動用單曰務農乃厚其本也游手末作自當禁  
止帝曰百司弛慢要須條舉因指御爐曰此物始亦  
華好用之既久乃無光彩若不修飾何繇復初石曰  
百司皆有官長在陛下各責其事而已單曰丕變風  
俗當考實劾晉時嵇阮之流竟何裨益帝曰阮籍居  
母喪飲酒食肉隳紊禮教單曰三十年以來不務實  
事相尚爲顏黃石曰此本因理平人人無事安逸所  
致今之人俗但遠慕王夷甫耻不能及帝曰卿等輔  
朕爲理必在振舉法度法者三王之鞭策乘馬不執  
鞭策可望致遠乎鄭單李石謝石曰陛下撫念萬方  
形於憂歎臣等雖甚駑庸敢不力奉聖志湖南觀察  
使盧周仁奏請進羨餘見錢二萬貫雜物八萬貫單  
以爲不可受恐朝廷生好貨之風有土者率相效尚  
則侵削之患多矣不如還之使代貧下征徭帝深嘉  
之二年前秘書監吳士矩以任江西日加給將士糧  
料貶蔡州別駕己丑帝御紫宸謂宰臣曰吳士矩初  
至洪州在庫錢二十萬貫今交割所奏止有九萬貫  
不可不就洪州推按石曰士矩擅有添給誠合推窮  
以共關涉衆多恐懷連累之懼臣所以請先事貶官

今口語不息事須更盡理按問軍人情狀難保須爲之防故前推董昌齡追至梧州後處置蕭洪亦追離本道帝然之因許就東臺推鞠帝又問王晏平冒沒官馬百疋及器甲事覃石言方鎮因緣寵任侮易朝章若法在必行亦宜革之有漸

楊嗣復爲相開成中文宗問宰臣曰人言讖辭豈實有乎嗣復曰光武好讖多以讖決事於是讖書大行爲後代笑班叔皮書著王命論以止庸妄姦亂者之心李班曰喪亂之時佐命者務稱符命致理之代只合推諸人事帝然之帝又謂宰臣曰南朝唯以寫經

造佛爲功德此豈謂功德邪嗣復曰古稱博濟生人謂之功布澤無私謂之德彼豈足稱功德莫大於濟生人德及後嗣宜哉帝又謂宰臣曰少有如今日四方無事時班曰譬如人四體平和嘗將息如恃之自忽卽病立至亦繇朝廷嘗於無事時尤須思政求理卽必無患嗣復曰苞桑之戒誠不可忘所謂亂者有其理亡者有其存帝曰朕在位十四五年無功無德幸遇天下無事固不敢望貞觀開元嗣復曰自古帝王但能認得所遇之時卽好陛下今日不在更思開疆拓土勿以爲不足然亦不可便謂不足更慮須益

魏成帝曰嗣復所言是定朕心帝又謂宰臣曰天后朝用人自布衣便與宰相當時還得力否嗣復曰天后朝與今日事異深行刑辟輕用官爵乃自圖之計才若歷試方見其用當艱難之時則要拔擢今既無事且循資級古人云三綱失序拔士爲相四夷交侵拔卒爲將此蓋不得已之時非理平之事時姚勗初除省郎左丞韋溫不放上帝問宰相韋溫不許姚勗上何如嗣復曰韋溫志在銓擇清流姚勗亦不聞有缺落事行自殿中授職鹽鐵元崇之孫復有公才今乃獎之如有公才卽不爲清流恐無人作官有似袁晉之風嗣復曰使府判官今人數猥多徒有糜費臣欲條流帝曰莫限及才人否嗣復曰有人才自別但澄去滓獎者菁華自出帝曰蕭復爲相難言者必言貞正之相也卿其志之

李德裕爲相會昌五年六月奏云臣等按史記仲尼在位聽獄訟文辭有可與人共者不獨有也伏見漢魏已來朝廷大政必令公卿奏議講求理道博盡群情所以政必有經人皆務學著在史策粲然可觀臣等商量如有事關禮法群臣疑滯者望各令本司申尚書都省下禮官學官詳議見意不同者任爲別狀

如是刑獄亦令法官同議然後丞即已下詳其可否  
關奏如即吏有能駁難者皆許上聞金須先據經義  
其次取正史前賢故事不得自爲意見言涉浮華如  
禮官學官才識出人議論精當向後擢授臺省官即  
吏卽別與遷擢所異漢魏之風復行今日從之十一  
月又奏云臣等聞恤貧寬疾著於周典無告宮餒存  
于王制國朝立悲田養病置使專知開元五年宰臣  
宋璟蘇頲奏所稱悲田乃闢釋教此是僧尼職掌不  
合定使專知請令京尹按此分付其家玄宗不許至  
二十二年十月斷京城乞兒悉令病坊收管官以本  
錢收利給之今緣諸道僧尼盡已還俗悲田坊無人  
主領必恐貧病無告大致困窮臣等商量緣悲田出  
于釋教金望改爲養病坊其兩京及諸州各於子錄  
事耆壽中揀一人有名行謹信爲鄉閭所稱者專令  
勾當其兩京望給寺田十頃大州鎮望給田七頃其  
他諸州望委觀察使量貧病多少給田五頃以充粥  
食如州鎮有羨餘官錢糧與置本收利最爲穩便若  
能如此方圓不在給田之限從之十二月又奏云臣  
等每蒙延英召對獲聞聖言嘗欲朝廷尊臣下肅此  
是陛下深究爲理之本伏以管仲古之大賢明于理

國其言可以爲百代之法管仲云凡國之重器莫重于令令重君尊則國安故安國在乎尊君尊君在乎行令明君察于理人之本莫要于令故曰虧令者死益令者死不行令者死不從令者死四者死而無赦又曰令雖在上而論可與不可者是上失其威下繫於人也自太和已來其風大弊令出于上非之者在下此弊不除無以理國事帝弘質所論宰相不合兼領錢穀臣等敢以事體聞奏昔漢相衡云所以爲大臣者國家之股肱萬姓所瞻仰明王慎擇也傳曰下輕其上賤人圖柄則國家搖動而人不靜今帝弘質受人教導輒獻封章是則賤人圖國柄矣臣等又以蕭望之是漢朝明儒重德爲御史大夫奏云今首歲日月少光咎在臣等上以望之意輕丞相乃下侍中御史中丞詰問又貞觀中監察御史陳師合上書云人之思慮有限一人不可兼總數職太宗云此豈有毀謗欲離間我君臣流師合於嶺外又聞諸賈誼云人主之尊譬如堂群臣如陛衆庶如地故陛有級廉遠地則堂高陛無級廉近地則堂卑亦繇將相重則君尊其勢然也如宰相姦謀隱慝則人人皆得上論至於制置職業固是人主之柄非小人所得干議古

者朝廷之士各守其官思不出位常弘質賤人豈得以非所宜言上黷明主此是輕宰相矣後漢大學諸生頗干時政其時謂之處士橫議皆是亂風深要懲絕伏望陛下知其姦計從朋黨而來每事明察遇將來之漸則朝廷安靜邪黨自消臣等不勝感憤望時賜省覽又奏伏見天寶已前中書舍人六員除機密遷授之外其他故事皆同商量宰臣姚崇奏云亭有是非理均與奪人心既異所見或殊御使雷同情有盡臣既居官長望於狀後略言事理優劣奏聽進止自艱難已來務從權便政頗去於臺閣事多繫於軍期決遣萬機事在宰弼伏以陛下神武功成昧且思理情覈庶政在廣詢謀詩云不愆不忘率繇舊章前漢魏相每觀故事以爲古今異制方在奉行故事已數條漢興已來國家便宜行事奏請有司支遣錢穀等外臺閣嘗務關於汭華州縣奏請繫於典章及刑獄等并令中書舍人依故事商量臣等詳其可否當別聞奏從之

鄭畋僖宗朝爲相乾符五年黃巢起曹鄆南犯荆襄東渡江淮衆號百萬所經屢陷郡邑六年五月陷安南府據之致書與浙東觀察使崔瑒求鄆州節鉞瑒



言賊勢難圖宜因受之以絕北顧之患天子下百僚  
議初黃巢之起也宰相盧攜以浙西觀察使高駢素  
有軍功奏爲淮南節度使令扼賊衝尋以駢爲諸道  
行營都統及崔瑒之奏朝臣之議有請假節以紓患  
者畋採群議欲以南海節制縻之攜以始用高駢欲  
其立功以圖勝攜曰高駢將畧無雙淮土甲兵甚銳  
今諸道之師方集葺爾饑寇不足平殄何事捨之示  
怯而令諸軍解體邪畋曰巢賊之亂本因饑歲人以  
利合乃至實繁江淮已南薦食殆半國家久不用兵  
士皆忘戰所在節將閉門自守尚不能技不如釋咎  
包容權降恩澤彼本以饑年利合一遇豐歲詭不懷  
思鄉土其衆一離則巢賊几上肉耳此所謂不戰而  
屈人兵也若此際不以計攻全恃兵力恐天下之憂  
未艾也群議然之左僕射于琮曰南海有舶之利歲  
貢珠璣如令妖賊所有國藏漸當廢竭帝亦望駢成  
功乃依攜議及中書商量制勅畋曰妖賊百萬橫行  
天下高公遷延玩寇無意剪除又從而保之彼得計  
矣國祚安危在我輩三四人畫度公倚淮南用兵吾  
不知稅駕之所矣攜拂衣而起袂染於硯因投之僖  
宗聞之怒曰大臣相詬何以表儀四海二人俱罷知

政事以太子賓客分司東都廣明元年賊自領表北  
渡江浙虜雀琴陷淮南郡縣高駢止令張隣控制衝  
要開壁自固天子始思改前言二人俱徵還拜改禮  
部尚書

後唐莊宗同光二年四月中書奏諸道節度防禦刺  
史各著功名金忠孝洎蒙昇獎皆荷渥恩雖萌為  
治之心未展分憂之効况聞藩府不可以久虛侯伯  
不可以久闕藩府虛則兵不輯侯伯闕則化不行繇  
此觀之為務甚急請令歸本任不奉詔旨不得輒離  
治所從之

是時諸藩府連帥或屯師于邊或在闕下  
皆遣人推典後事人望既卑法多聚斂時  
議甚危之宰相故有是奏帝雖依允終却  
遲留及王室危難累起鄴都皆由此也

趙鳳明宗天成三年為中書侍郎平章事時車駕將  
幸大名而六師家口纔自雒陽遷於汴水亟聞師動  
初有難色及至百官上表聖慮未迴頗有狂說定州  
王都正多疑慮人情相恐軍士惶惑在位咸不敢言  
鳳手疏於樞密使安重誨直論其事重誨自驚具白  
於帝翌日詔罷行期內外謐然安帖  
王建立為右僕射中書侍郎同中書門下平章事天  
成三年五月以時所急務陳六條以奏之其一以南  
北節氣有殊賦稅起徵無別請不預定月日但考其

年終殿最其二請不令省使差人徵舊州縣乞明以  
賞罰委於長吏其三以藩侯郡守頗有替移州縣以  
迎送爲勞牧伯無化治之意請立考限其四請所在  
倉場許每斗加納三合爲雀鼠之耗其五以凡於內  
班差使臣請選其夙舊或緝練事體者充免取笑於  
四方實有辱其君命其六諸道軍職唯守本處轉遷  
乞罷宣補之命奉勅皇王宣政侯伯分憂薄賦輕徭  
方爲濟物迎新送故必恐擾人徵賦以不虐黎庶爲  
先銜命以不辱朝廷爲貴乃至藩方職列無非戮力  
奉公各有區分不令踰越朕自臨太寶每尙淳風動  
不疑人靜惟恭已中外無間上下相勸建立旣列台  
司兼權邦計所述否臧之事皆窮利病之源情切參  
禪理當俞允宣准往例州縣官三十月爲限制刺史以  
二十五月爲限仍以到任日爲數其節度使以山河  
是託與牧宰有殊繫自朕懷難拘嘗限若頗有除替  
何暇葺綏宜仍舊餘依所奏

馮道爲中書侍郎平章事天成三年七月帝延宰臣  
於便殿道曰數州霖雨雖秋稼以傷時物皆賤邊鄙  
河水泛漲契丹未可南顧閏八月延宰臣於玄德殿  
道又以居安思危有始有卒申於鑒誠四年五月帝

問宰臣曰時事如何道對曰時熟人安帝曰此外如何道曰陛下淳德上合天心臣聞堯舜之君人所慕之桀紂之主人皆惡之蓋爲有道無道也今陛下恭修儉德留心治道民無徭役故相與言曰堯年舜日不過人安俗阜爾自貞觀十年已後魏徵等奏太宗曰願當如貞觀之初臣今亦願陛下嘗思登極之初則天下幸甚八月帝御中興殿道奏往年淄川四縣水損田省司額定租稅州使徵督甚急以至戶口流散今歲特宜優恤從之戊午帝御中興殿對宰臣論時政何者爲切道對曰務惜生靈爲切臣記近代詞人爲古調詩云正月賣新絲二月糶新粟救得眼前瘡剗却心頭肉我願君王心化作光明燭不照綺羅窓徧照逃亡屋此詞義雖淺規諫道深臣諷誦之實覺有理帝深納之九月戊寅帝御中興殿又顧謂宰臣曰時事近日何如道奏曰臣省事已來無歲不聞戰伐蓋政令不一王綱弛紊伏自陛下纂隆五載服之以武威懷之以文德任賢不二去邪不疑天下歸心人知耻格近歲已來可謂無事趙鳳進曰詩云靡不有初鮮克有終願陛下嘗保此道始終則運祚無窮矣長興三年三月帝顧謂宰臣曰春雨稍多久未

晴霽何也道對曰水旱作沴雖是天之嘗道然季春行秋令臣之罪也更望陛下廣敷恩澤久雨無妨於聖政也四年二月帝對宰臣於中興殿道奏曰新授尚書令秦王昨向中書領事稟承睿訓其德日新每日朝謁五鼓待漏左掖門夫親賢國之基本臣聞古人有善爲師傅教導太子者太子食有邪蒿師傅遽命去之曰其名不正不可以食太子蒿非邪也但惡其名况人事乎臣思莊宗皇帝二十年血戰定天下而不修德政三載覆亡郭崇韜輔佐先朝又不喜見創業勲舊夫國以人爲本今之親人者節度刺史令錄而已得其人則治非其人則亂不可不慎選書云若蹈虎尾履春冰日慎一日唯陛下安不忘危治不忘亂而已矣十月以上尊號應在朝文武臣寮並宜加恩其有八月四日已後遷官者不在此限時上旨欲徧與百寮轉官而道等以爲轉官須論資考乃奏叙階勲而已

盧文紀爲中書侍郎平章事末帝清泰元年上疏曰臣聞事君盡忠孔子激揚於直道無功受祿周詩譏諷於曠官敢因災沴之時輒貢傾輸之懇臣伏見比年以來朝廷多故人事則兵喪禍亂天時則水旱虫

霜若非陛下拯溺救焚移災作福則生靈受弊宗社何依今則區宇甫寧人神胥悅但以自憂愆陽及秋霖雨雖勞聖慮過切閔傷蓋屬當否數之辰左費消禳之力雖民斯鮮福亦天道使然為君之難實見於此臣聞沉潜剛克高明柔克是君宜執柔以御下臣當剛正以報君則冀上下和平君臣斯合臣思德宗初置學士本不以文翰是供蓋獻納論思朝夕延問至於給諫遺補之職是日諫官月請諫紙時政有失無不極言望陛下聽政之餘招召學士諫官詢謀政道俾獻讜言明書黜陟之科以責語言之効書云又

時賜若肅時雨若以洪範言之繫於君德臣請嚴禋於宗廟社稷精禱於岳瀆神祇進忠良退不肖除寇盜恤惻癸慎刑罰明舉選任賢勿貳去邪勿疑王道砥平無徧無黨中外除改請守舊規長興四年已前勅命繁碎者請重選擇如新勅不及舊章更請却依前代如舊章不如新勅便釐革施行儻不阻於奏陳庶漸臻於理體詔曰盧文紀早踐班行迭更顯重動惟稽古言必為時當朕求治之初首居輔弼之位能竭事君之節以申報國之勞引經義而究其本根合

之端人事調和本又嚴修祀典精事神祇宜令有司依奏虔絜所云進忠良而退不肖除寇盜而恤憚發雖責在朕躬亦資於調燮刑法舒悒宜令大理寺御史臺明慎詳讞勿至寃誣選賢退愚宜令三銓選部精覈慎選所異得人新舊制勅宜令御史臺與三司官員詳擇以聞二年又上疏曰臣近蒙召對面奉天旨凡軍國庶事利害可否卿等位居輔弼並合盡言臣等仰承詔諭退自省循時遇休明各叨輔弼才器不能經綸庶務智術不能康濟大猷致陛下宵旰於丕圖憂勤於治道有覲面目待罪巖廊尚沐宸慈猶寬册免莫不克心自勵俛首深惟願竭愚鄙之誠少副昭回之鑒臣聞古先哲王樂聞已過道塗立誹謗之木門庭樹告善之旌從諫如流聞議能服所以十年長久享祚無窮陛下自纘邦家克敦慈儉守先皇仁政遵列聖彝章人樂和平政皆畫一天無稜沴之象地無變怪之妖日月無爽於虧盈星緯不差於纏次襞諫紙者無詞可措持皂囊者無過可規凡百庶寮奉職不暇臣伏覽貞觀故事見魏徵馬周之章疏王珪劉洎之奏論或講貫古今或鋪陳政術皆萬代之長策非一介之狂言苟異經謀何名獻納臣等

伏計宸美圖度者必以嶺嶠未平島夷猶梗巴梁恃  
險井絡纏妖鮮卑尚撓於邊陲將帥未施於方畧臣  
等以爲非獨人謀未至亦恐天意使然聲教苟孚廓  
清何晚臣略以前事明之何者卽如漢高前代之英  
主也一劍初奮於彭城五年方誅於項籍洎南平英  
布北扞匈奴解白登之圍避柏仁之難凡十餘年親  
當矢石乃混車書如太宗文皇帝本朝之聖祖也自  
起義太原佐命高祖乃定江南之草竊殄隴右之陸  
梁禦突厥於便橋擒公祐於京口凡十餘年櫛風沐  
雨命將出師方得華喬回風寰區無撓伏念陛下爰  
從踐祚總歷一基雖乃聖乃神不下於漢高文祖而  
且耕且戰更詳於人事天時侔武王一舉盪平體句  
踐十年教戰若治兵之至要御衆之大端攻必取而  
守有餘戰必勝而卒無怠發號出令保大定功俾軍  
戍咸憚於機權部較皆存於信義驅之可以蹈湯火  
使之可以爲虫沙此則聖謀懸於殼中神策已包  
於術內何假芻蕘小輩草野凡生持蠹妄測於滄溟  
側管強窺於穹昊不量事體虛費莠言故論語載仲  
尼治衛必也正名言順事行勿容苟且名言之際聖  
哲攸艱况在凡嘗豈宜容易思出其位古人所非臣



等謬處台衡奉行制勅但緣事理互有區分軍戎不在於職司錢穀非關於局分苟陳異見卽顛侵官况才不濟時識非經遠因五日起居之例於兩班旅見之時畧獲對敷兼承顧問此際衛士周環於階陛庶臣羅列於殿庭四面聚觀十手所指臣等苟欲伸愚短此時安敢敷陳韓非昔懼於說難孟子亦憂於言責臣竊惟本朝故事肅宗初平寇難再復寰瀛頗經涉於艱難尤勤勞於委任每正衙奏事則泛咨訪於群臣及便殿詢謀則獨對揚於四輔自上元元年後於長安東置延英殿宰臣如有奏議聖旨或有特宣皆於前一日上聞及對御之時只奉冕旒旁無侍衛獻可替否得曲盡於討論捨短從長故無虞於漏洩君臣之際情理坦然伏望聖慈俯循故事或有事關軍國謀而否臧未果決於聖懷要詢訪於臣輩則請依延英故事前一日傳宣或臣等有所聽聞切關利害天形文字須面敷敷臣等亦依故事前一日請開延英當君臣奏言之時祇請機要臣寮侍立左右兼乞稍霽嚴顏恕臣荒拙雖乏鷹鷂之効庶盡葵藿之心恭惟陛下睿畧縱橫天機沉邃臣等以愚智而干聖智以凡情而測聖情如螢爝比耀於烏蟾畎澮爭

流於江海然而天覆地載君義臣行持祿取容卽見  
議於物論有犯無隱慮不愜於聖懷旣顯奉德音俾  
令奏對合披愚款先瀆宸聰詔曰朕聞宮鳴商應則  
律呂和君唱臣隨則邦家理興化之本百代同歸朕  
顧惟耿冲獲奉基構慮生靈之未泰憂政教之不明  
旰食宵衣未嘗暫暇副我焦勞之意屬於輔相之臣  
卿等濟代英才鎮時碩德或締構於興王之日或經  
綸於贊聖之時益梅之任俱存藥石之言金切請復  
延英之制以伸議政之規而况列聖遺芳皇朝盛事  
載詳徵引良切嘉歎恭惟五日起居先皇垂範俟百

寮之俱選召四輔以獨昇接以溫顏詢其理道計此  
時作事之意亦昔日延英之流朕叨獲嗣承切思遵  
守將成具美不爽兼行其五日起居令仍舊尋嘗公  
事亦可便舉奏聞或事屬機宜理當密秘量事緊慢  
不限隔日及當日便可於閣門祇候具榜子奏聞請  
面敷敷卽當蓋屏侍臣端居便殿佇聞高議以慰虛  
懷朕或要見卿時亦令嘗侍宣召但能務致理之實  
何必拘延英之名有事足可以討論有言足可以陳  
述宜以沃心爲務勿以逆耳爲虞勉罄謀猷以裨寡  
昧

張延卽爲相兼判三司清泰二年上表曰臣濫承雨露擢在均衡兼叨選部之銜仍掌計司之重况中省文章之地洪鑪陶鑄之門臣自揣量何以當處是以繼陳章表疊貢情誠乞寢眷恩免貽朝論豈謂御批累降聖旨不移決以此官委臣非器所以強收涕泗勉過怔忡重思事上之門細料進忠之路竊以位高則危至寵極則謗生君臣莫保於初終分義難防於毀譽臣若保茲重任忘彼至公徇情而以免是非固位而偷安富貴則內欺心府外負聖朝何以報君父之大恩望子孫之延慶臣若但行王道唯守國章任

人必取當才決事須依正理確爲形勢堅塞倖門則可以振舉宏綱彌縫大化助陛下含容之澤彰國家至理之風然而讒邪者必起憾詞憎嫉者寧無謗議或慮至尊未悉群謗難明不更拔本尋源便俟其瑕受玷縱臣心可忍臣耻可消只恐山林艸澤之人稱量聖制冠履軒裳之士輕慢相庭臣又以國計一司掌其經費利權幹務職在裙收將欲養四海之貧民無過薄賦贍六軍之勁卒又在豐儲利害相隨取與難酌若使罄山採木竭澤求魚則地官之教化不行國本之傷殘益甚取怨黔首是瀆皇風况諸道所徵

賦租雖廣數額時逢水旱或遇蟲霜其間則有減無  
添所在又申逖係欠乃置軍儲官俸嘗急急於供須  
夏稅秋租每懸懸於繼續况今內外倉庫多是罄空  
遠近生民或聞饑歉伏見朝廷尚添軍額更益師徒  
非時之博糴難爲繫日之區分轉大切慮年支有闕  
國計可憂望陛下節例外之破除於諸頭之儉省不  
添冗食且止新兵務急去繁以寬經費減省從儉漸  
俟豐盈則屆者知恩叛者從化弭兵有日富俗可期  
臣又聞治民尚清爲政務易易則煩苛並去清則偏  
黨無施若擇其良牧委在正人則境內蒸黎必獲蘇  
息官中倉庫亦絕侵欺伏望試見在之處官無乖撫  
俗擇將來之蒞事更審求賢儻一一得人則農無所  
苦人人致理則國復何憂但奉公善政者不惜重酬  
昧理無功者勿頒厚俸益彰有道兼絕徇情伏望陛  
下念臣布露之前言閔臣驚憂於後患察臣愚直杜  
彼讒邪臣卽俾副天心不防人口庶幾萬一少荅聖  
明帝優詔荅之召於便殿謂之曰爾所論奏深中時  
病朕於恩澤之中不無假借添置軍旅比緣戎事近  
細思之於事無益形之切言深勅救朕失國計事重  
日得商量無勞過慮也

晉和凝為中書郎平章事高祖將幸鄴都時襄州安從進反狀已彰凝乃奏曰車駕離闕安從進或有悖逆何以待之帝曰卿意如何凝曰以臣料之先人有度人之心臨事即不及也欲預出宣勅十數道密付開封尹鄭王令有緩急即旋填將較姓名令領兵擊之帝從之及聞唐鄧奏報鄭王如所勅遣騎將李建崇監軍焦繼勳等領兵討焉相遇於湖陽從進出於不意甚訝其神速以至於敗豈凝之謀也

冊府元龜

巡按福建監察御史臣李嗣京 訂正

新建縣舉人 臣戴國士參閱

知建陽縣事 臣黃國琦較釋

宰輔部 八

公忠

詩曰我心匪石不可轉也傳曰死而利國猶或為之公忠之謂矣蓋策名委質抱公滅私臣之道也憂國忘家有死無貳臣之節也若乃居丞宰之重裁邦國之政而能義均休戚節貫屯夷至公以滅私純心而

冊府元龜 宰輔部

卷之三百一十四

無驕彌綸闕漏啓納而盡忠扶持顛危周旋而匪懈  
 中立之操至累而益明惻欵之誠難至而易見宣股  
 肱之力為社稷之臣亦何代無其人哉自非明允篤  
 誠經德秉哲服膺善道不為利疚者孰能與於斯邪  
 殷伊尹為相帝太甲既立三年不明暴虐不遵湯法  
 亂德於是伊尹放之於桐宮地名有王離宮焉三年伊尹攝  
 政事當國以朝諸侯太甲居桐宮三年悔過自責反  
 善於是伊尹乃迎太甲而授之政太甲修德諸侯咸  
 歸殷百姓以寧伊尹嘉之迺作太甲訓三篇褒帝太  
 甲稱太宗伊陟為相時殷道衰諸侯或不至太戊立  
 伊陟贊言于巫咸贊告也巫咸臣名也巫咸治王家有成殷復  
 興諸侯歸之故稱中宗

周公旦佐武王克商二年天下未集武王有疾不豫  
 群臣懼太公召公乃繆卜周公曰未可以戚我先王

戚近也未可以死近先王也又曰三公就文王廟卜戚憂也未可憂怖我先王也周公於是

乃自以為質設三壇周公北面立戴璧秉圭璧以禮神圭以禮

為質告於太王王季告謂祝辭史策祝史為策祝詞也又曰策周公所作謂簡書

也祝此獨此簡書以告三王曰惟周元孫王發勤勞阻疾阻一作咀若

爾三王是有丕子之責於天以旦代王發之身丕子之責

謂疾不可救也不可救于天則當以旦代之死生有命不可請代聖人叙臣子之心以垂世教旦巧

能多材多藝能事鬼神言可以此聖王之意乃王不如且多材

多藝不能事鬼神乃命於帝庭敷佑四方武王受命於天帝之

庭布其道以佑助四方用能定汝子孫于下地四方之民罔不

敬畏言武王用受命帝庭之故故能定先人子孫于天下四方之民無不敬畏也無墜天

之降保命民先王亦有依歸言不救則先王上有依歸矣

降墜也保猶祐也有所依歸為宗廟之主也今我其即命於元龜就受三

於命龜大卜知吉凶爾之許我我其以璧與圭歸以

俟爾命許謂疾瘳待命當以事神也爾不許我我乃

屏璧與圭不許不瘳也屏藏言不得事神周公已令史策告太王王

季文王欲代武王發於是乃即三王而卜卜之皆曰

吉發書視之信吉書也周公喜開籥乃見書遇吉籥

占兆書管籥周公入賀武王曰王其無害旦新受命三王

維長終是圖我新受三王命武王維長終是謀周之道茲道能念予一人

一人天子也茲比也周公藏其策金縢匱中藏之于匱緘之以金不欲人開也

誠守者勿敢言明日武王有瘳周公卒後秋未獲暴

風雷雨禾盡偃大木盡拔周國大恐成王與大夫朝

服以開金縢書王及得周公所自以為功代武王之

說一作簡所藏請命策書本也二公及王乃問史伯執事二公及

故先見書也史伯執事皆從周公請命者問審然否也史伯執事曰信有昔周

公命我勿敢言成王執書以泣泣者傷周公忠孝誠如是而無知者矣

辨齊元龜宰輔部

卷之三十一

曰自今後其無繆卜乎本欲敬卜吉商今天意可知故也周公勤勞

王家惟予幼人弗及知今天動威以彰周公之德惟

朕小子其迎我國家禮亦宜之亦宜恭有德也王出郊天乃

雨反風禾盡起如以玉幣謝天也天即反風起禾明郊之是也反風風還反也二公

命國人凡大木所偃盡起而築之築拾也禾為木所偃者起其木拾其所

下禾乃歲則大熟初成王幼不能涖祚涖視也不能視祚階行人

君之周公相踐祚而治踐履也代成王履祚階攝王位治天下也抗世子

法於伯禽欲令成王之知父子君臣長幼之道也抗

舉也謂舉以子之法使與成王居以學之成王有過則撻伯禽所以示成

王世子之道也以成王之過擊伯禽則是以感喻焉周公還政成王比

面就臣位軀軀軀軀敬謹貌如畏然成王少疾病周公乃

自揃其蚤浣之河以祝於神曰王少未有識奸神命

者乃且也亦藏其策於府成王病有瘳及成王用事

人或譖周公周公奔楚成王發府見周公禱書乃泣

反周公周公攝政遠則四國流言近則王不知周大夫美其不失其聖故作狼跋之詩

召公虎為王卿士時厲王出奔彘彘晉地漢為縣屬河東今永安也

厲王太子靜匿虎之家國人聞之乃圍之召公曰昔

吾為諫王王不從以及此難也今殺王太子王其以

我為讐而懟怒乎夫事君者險而不讎懟在危險之中怨

而不怒况事王乎乃以其子代王太子太子竟得脫

冊府元龜 宰輔部 卷之三十一 四



召公周公二相行政號曰共和十四年厲王死於彘太子靜長於召公家二相乃共立之為王是為宣王二相輔之修政法文武成康之遺風諸侯復宗

周

漢蕭何微時與曹參善及為宰相有隙參自戰封賞每在河討功

多而後故至何且死所推賢唯參參代何為相國舉

無所變更一遵何之約束

申屠嘉文帝時為丞相為人廉直門下不受私謁

霍光昭帝時為大司馬輔幼主政自已出帝時八歲也昭事一

决于天下想聞其風采其後蓋王燕王上官桀與子

安謀殺光廢帝光盡誅桀安等光威振海內帝既冠

遂委任光訖十三年百姓克實四夷賓服

魏相宣帝初為御史大夫四歲大將軍霍光薨上思

其功德以其子禹為右將軍兄子樂平侯山復領尚

書事相因平恩侯許伯奏對事言春秋譏世卿宋惡

三世為大夫及魯季孫之專權皆危亂國家自後元

以來祿去王室政繇冢宰今光死子復為大將軍兄

子秉樞機昆弟諸壻據權勢在兵官光夫人顯及諸

女皆通籍長信宮通籍入禁門之中皆有名之恣出入也或夜詔門出

入驕奢放縱恐宜不制宜漸也不制不可制節也宜有以損奪其

權破散陰謀以固萬世之基全功臣之世又故事諸  
上書者皆為二封署其一日副領尚書者先發副封  
所言不善屏去不奏相復因許伯白去副封以防壅  
蔽帝善之詔相給事中皆從其議霍氏殺許后之謀  
始得上聞

張安世宣帝時為大司馬領尚書事嘗有所薦其人  
來謝安世大恨以為舉賢達能豈有私謝邪絕弗復  
為通 有欲謝者皆不之也一日告此人而絕之更不與相見也

張禹成帝時為丞相後以特進為太子師見時有變  
異若嘗人不安擇日潔齋露著 露筮易著于星宿下  
明日乃用言得天氣  
者所用也 正衣冠立筮得吉卦則獻其吉如有不  
吉禹為感動憂色

孔光安帝時為丞相帝躬行儉約省減諸用政事繇  
已出朝廷翕然望至治焉褒賞大臣益封光千戶時  
成帝母太皇太后自居長樂宮而帝祖母定陶傅太  
后在國即有詔問丞相大司空定陶共王太后宜當  
何居光素聞傅太后為人剛暴長於權謀自帝在襁  
褁而養長教道至於成人帝之立有力光心恐傅太  
后與政事不欲令與帝旦夕相近即議以為定陶太  
后宜改築宮大司空何武曰可居北宮帝從武言北

權破散陰謀以固萬世之基全功臣之世又故事諸  
 上書者皆為二封署其一日副領尚書者先發副封  
 所言不善屏去不奏相復因許伯白去副封以防壅  
 蔽帝善之詔相給事中皆從其議霍氏殺許后之謀  
 始得上聞

張安世宣帝時為大司馬領尚書事嘗有所薦其人  
 來謝安世大恨以為舉賢達能豈有私謝邪絕弗復  
 為通 有欲謝者皆不之也一日告此人而絕之更不與相見也

張禹成帝時為丞相後以特進為太子師見時有變  
 異若嘗人不安擇日潔齋露著 露筮易著于星宿下明日乃用言得天氣

也著草名筮者所用也 正衣冠立筮得吉卦則獻其吉如有不  
 吉禹為感動憂色

孔光安帝時為丞相帝躬行儉約省減諸用政事繇  
 已出朝廷翕然望至治焉褒賞大臣益封光千戶時  
 成帝母太皇太后自居長樂宮而帝祖母定陶傅太  
 后在國即有詔問丞相大司空定陶共王太后宜當  
 何居光素聞傅太后為人剛暴長於權謀自帝在襁  
 褓而養長教道至於成人帝之立有力光心恐傅太  
 后與政事不欲令與帝旦夕相近即議以為定陶太  
 后宜改築宮大司空何武曰可居北宮帝從武言北

官有紫房襍道通未央宮傳太后果從襍道朝夕至  
 帝所欲稱尊號貴寵其親屬使帝不得直道行頃之  
 太后從弟子傳遷在左右尤傾邪帝免官遣歸故郡  
 傳太后怒帝不得已復留遷光與太司空師丹奏言  
 詔書侍中駙馬都尉遷巧佞無義漏泄不忠國之賊  
 也免歸故郡復有詔止天下疑惑無所取信虧損聖  
 德誠不小愆陛下以變異連見避正殿見群臣思求  
 其故至今未有所改舊有不善之事皆未改除臣請歸遷故郡以  
 銷姦黨應天戒卒不得遣復為侍中脅於傳太后皆  
 此類也又傳太后欲與成帝母稱尊號群下多順指  
 言母以子貴宜立尊號以厚孝道唯師丹與光持不  
 可只人不可帝重距大臣正議重難也又內迫傳太后倚違  
 者連歲倚又猶依又耳光凡為御史大夫丞相各再一為大  
 司徒太傅太師歷三世居公輔位前後十七年自為  
 尚書止不教授後為卿時會門下大夫講問疑難舉  
 大義云其弟子多成就為博士大夫者見師居大位  
 幾得其助力光終無所薦舉至或怨之其公如此  
 後漢第五倫章帝時為司空奉公盡節言事無所依  
 違諸子或時諫止輒叱遣之吏人奏記及便宜者亦  
 并封上其無私若此

袁安和帝時爲司徒安以天子幼弱外戚擅權每朝會進見及公卿言國家事未嘗不噫鳴流涕

魯恭安帝時再爲司徒恭在公位選辟高第至侯郡守者數十人而其者舊大姓或不蒙薦舉至有怨望者恭聞之曰學之不講是吾憂也諸生不有鄉舉者乎終無所言

言人患學之不習耳若能習自有鄉里之舉豈待要三公之辟乎

李卻安帝時爲司空數陳得失有忠臣節會北鄉侯立卻復爲司徒及北鄉侯病卻陰與少府河南陶範步兵較尉趙直謀立順帝會孫程等事先成故卻功不顯

李固冲帝時爲太尉梁太后臨朝固以清河王蒜年長有德欲立之謂冀曰今當立帝宜擇長年高明有德任親政事者願將軍詳審大計察周霍之立文宣戒鄧閹之利幼弱冀不從乃立樂安王子纘年八歲是爲質帝

劉矩桓帝時爲司空以蠻夷叛免靈帝初復爲太尉矩再爲上公所辟召皆名儒宿德不與州郡交通順辭默諫多見省用

陳蕃永昌元年爲太傅錄尚書事時新遭大喪國嗣未立諸尚書畏懼推官託病不朝蕃以書責之曰古

人立節事亡如存今帝祚未立政事日蹙諸君柰何  
委荼蓼之苦息偃在牀於義不足焉得仁乎諸尚書  
惶怖皆起視事靈帝初卽位竇后臨朝蕃與后父大  
將軍竇武同心盡力徵用名賢共參政事天下之士  
莫不延頸想望太平

李咸爲太尉靈帝熹平元年中嘗侍曹節王甫欲別  
葬竇太后而以馮貴人配祔詔公卿大會朝堂令中  
嘗侍趙忠監議咸時病乃扶輿而起擣椒自隨謂妻  
子曰若皇太后不得配食桓帝吾不生還矣旣議坐  
者數百人各瞻望中官良久莫肯先言趙忠曰議當  
時定怪公卿以下各相顧望司隸較尉陳球曰皇太  
后以盛德良家母臨天下宜配先帝是無所疑忠笑  
而言曰陳廷尉宜便操筆球卽下議曰皇太后自在  
椒房有聰明母儀之德遭時不造授上聖明承繼宗  
廟功烈至重先帝宴駕因遇大獄遷居空宮不幸早  
世家雖獲罪事非太后今若別葬誠失天下之望且  
馮貴人冢墓被發骸骨暴露與賊并尸魂靈汙染日  
無功於國何宜上配至尊忠省球議作色俛仰嗤球  
曰陳廷尉建此議甚健球曰陳竇旣寃皇太后無故  
幽閉臣嘗痛心天下憤歎今日言之退而受罪宿昔

之願公卿以下皆從球議咸始不敢先發見球辭正  
然後大言曰臣本謂爾誠與臣意合會者皆爲之愧  
曹節王甫復爭之於是咸乃詣闕上疏曰臣伏惟童  
帝竇后虐害恭懷安思闇后家犯惡逆而和帝無異  
葬之議順朝無貶降之文至于衛后孝武皇帝身所  
廢棄不可以爲比今長樂太后尊號在身親當管制  
坤育天下且接立聖明光降皇祚太后以陛下爲子  
陛下豈得不以太后爲母子無黜母臣無貶君宜合  
葬宣陵一如舊制帝省奏謂曹節等曰竇后雖爲不  
道而太后有德於朕不宜降黜節等無復言於是議  
者乃定咸在朝清忠權幸憚之

荀爽獻帝初爲司空因從遷都長安爽見董卓恐暴  
滋甚必危社稷其所辟舉皆取才畧之士將共圖之  
亦與司徒王允及卓長史何顥等爲內謀會病薨

王允初平元年爲司徒及董卓遷都關中卓尚留雒  
陽朝政大小悉委之於允允矯性屈意每相承附卓  
亦推心不乖疑故得扶持王室於危亂之中臣主內  
外莫不倚恃焉允見卓禍毒方深篡逆已兆密與司  
隸較尉黃琬尚書鄭公業等謀共誅之乃以護羌較  
尉楊瓚行左將軍執事金吾士孫瑞爲南陽太守並

將兵出武關道以討袁術爲名實欲分路征卓而後  
援天子還雒陽卓疑而留之允乃引內瑤爲僕射瓚  
爲尚書二年卓還長安三年春連雨六十餘日允與  
士孫瑞楊瓚登臺請霽復結前謀瑞曰自歲末以來  
太陽不照霖雨積時月犯執法彗孛仍見晝陰夜陽  
霧氣分侵此期應促盡內法者勝幾不可後公其圖  
之允然其言乃潛結卓將呂布使爲內應會卓入賀  
呂布因刺殺之及李傕郭汜爲亂攻長安城陷呂布  
奔走布駐馬青鎖門外招允曰公可以去乎允曰若  
蒙社稷之靈上安國家吾之願也如其不獲則奉身  
以死之朝廷幼少恃我而已臨難苟免吾不忍也努  
力謝關東諸公勤以國家爲念傕乃收允殺之及宗  
族十餘人皆見誅害唯兄子晨陵得脫歸鄉里天子  
感慟百司喪氣後遷都於許獻帝思允忠節使改殯  
葬之

趙溫爲司徒時李傕與郭汜不協傕欲移獻帝溫與  
催書曰公前託爲董公報讐然實屠陷王城殺戮大  
臣天下不可家見而戶釋也今爭睚眦之隙以成干  
均之讐民在塗炭各不聊生曾不改寤遂成禍亂朝  
廷仍下明詔欲令和解詔命不行恩澤虧損而復欲



移乘輿更幸非所此誠老夫所不解也於易一過爲過再爲涉三而弗改滅其頂齒不如早共和解引兵還屯上安萬乘下全生民豈不幸甚催大怒欲遣人害溫其從弟應故溫掾也諫之數日乃止

楊彪爲太尉錄尚書事及李傕郭汜之亂彪盡節爲主崎嶇危難之間幾不免於害彪見漢祚將終自以累世爲三公耻爲魏臣遂稱足攣不復行積十餘年魏文帝卽王位欲以爲太尉令近臣宣旨彪辭曰嘗以漢朝爲三公值世衰亂不能立尺寸之益若復爲魏臣於國之選亦不爲榮也帝不奪其意

蜀諸葛亮爲丞相章武三年先主病篤召亮屬以後事亮泣曰臣敢竭股肱之力効忠貞之節繼之以死建興元年魏司徒華歆司空王朗尚書令陳群太史令許芝謁者僕射諸葛璋各有書與亮陳天命人事欲使舉國稱藩亮遂不報書作正議曰昔在項羽起不繇德雖處率夏秉帝者之勢卒就湯鑊爲後來戒魏不審鑒今次之矣免身爲幸戒在子孫而二三子各以著艾之齒承僞指而進書有若崇竦稱莽之功亦將偪於元禍苟免者邪昔世祖之創迹舊基奮羸卒數千推莽彊旅四千餘萬於昆陽之郊夫據道討

滯不在衆寡及至孟德以其譎勝之力舉數十萬之師救張郃於陽平勢窮慮悔僅能自脫辱其鋒銳之衆遂喪漢中之地深知神器不可妄獲旋還未至感毒而死子桓濞逸繼之以篡縱使二三子多逞蕪張詭靡之說奉進驩堯滔天之辭欲以誣毀唐帝諷解禹稷所謂徒喪文藻煩勞翰墨者矣夫大人君子之所不爲也又軍誠曰萬人必死橫行天下昔軒轅氏整卒數萬制四方定海內况以數十萬之衆據正道而臨有罪可得干擬者哉五年亮率諸軍北駐漢中臨發上疏曰先帝創業未半而中道殂今天下三分益州疲弊此誠危急存亡之秋也然侍衛之臣不解於內忠志之士忘身于外者蓋追先帝之殊遇欲報之於陛下也誠宜開張聖聽以光先帝遺德恢弘志士之氣不宜妄自菲薄引喻失義以塞忠諫之路也官中府中俱爲一體陟罰臧否不宜異同若有作姦犯科及爲忠善者宜付有司論其刑賞以昭陛下平明之理不宜偏私使內外異法也侍中侍郎郭攸之費禕董允等此皆良實志慮忠純是以先帝簡拔以遺陛下愚以爲宮中之事事無大小悉以咨之然後施行必能裨補闕漏有所廣益將軍向寵性行淑均

曉暢軍事試用於昔日先帝稱之日能是以眾議舉  
 寵為督愚以為營中之事悉以咨之必能使行陣和  
 睦優劣得所親賢臣遠小人此先漢所以興隆也親  
 小人遠賢臣此後漢所以傾頽也先帝在時每與臣  
 論此事未嘗不歎息痛恨於桓靈也侍中尚書長史  
 參軍此悉貞良死節之臣願陛下親之信之則漢室  
 之隆可計日而待也臣本布衣躬耕南陽苟全性命  
 於亂世不求聞達於諸侯先帝不以臣卑鄙猥自往  
 屈三顧臣於草廬之中諮臣以當世之事繇是感激  
 遂許先帝以驅馳後值傾覆受任於敗軍之際奉命  
 於危難之間爾來二十有一年矣

以建興五年抗表北伐自傾覆至此整整二十  
 年然備始與亮相遇在敗軍之前一年是也先帝知

臣謹慎故臨崩寄臣以大事也受命以來夙夜憂歎  
 恐託付不效以傷先帝之明故五月渡瀘深入不毛

漢書地理志曰瀘淮  
 水出牂牁郡句町縣今南方已定甲兵已足當獎率

三軍北定中原內竭駑鈍攘除奸凶復興漢室還於  
 舊都此臣所以報先帝而忠陛下之職分也至於對  
 酌損益進盡忠言則攸之禘允之任也願陛下託臣  
 以討賊興復之效不效則治臣之罪以告先帝之靈  
 若無忠益之言責攸之禘允等之慢以彰其咎陛下

亦宜自謀以諮諏善道察納雅言深追先帝遺詔臣  
不勝受恩感激今當遠離臨表涕零不知所言亮與  
法正雖好尚不同以公義相取亮每奇正智術亮出  
駐漢中張裔以射聲較尉領留府長史嘗稱曰公賞  
不遺遠罰不阿近爵不可以無功取刑不可以貴勢  
免賢愚之所以僉忘其身者也李嚴嘗有書與亮勸  
亮宜受九錫進爵稱王亮荅書曰吾與足下相知久  
矣可不復相解足下方誨以光國戒之以勿拘之道  
是以未得默已吾本東方下士誤知於先帝位極人  
臣祿賜百億今討賊未效知已未答而方寵齊晉坐  
自貴大非其義也若滅魏斬獻帝還故居與諸子並  
升雖十命可受况於九和亮與兄瑾書曰喬本當還  
成都喬亮子也令諸將子弟皆得轉運思惟異同榮辱今  
使喬督五六百兵與諸子弟傳於谷中

吳顧雍爲丞相時訪逮民間及政職所宜輒密以聞  
若見納用則歸之於上不用終不宣泄然於公朝有  
所陳及辭色雖順而所執者正大帝嘗令中書郎詣  
雍有所咨訪若合雍意事可施行卽與相反覆究而  
論之爲設酒食如不合意雍卽正色改容默然不言  
無所施設卽退告權曰顧公歡悅是事合宜也其不

言是事未平也孤當重思之

晉安平王孚初爲魏太傅高貴鄉公遇害百官莫敢  
奔赴孚枕尸於股哭之慟曰殺陛下者臣之罪奏推  
王者會太后令以庶人禮葬孚與群公上表乞以王  
禮葬從之孚性至慎宣帝執政嘗自退損後逢廢立  
之際未嘗預謀景文二帝以孚屬尊亦不敢逼後進  
封長樂公及武帝受禪陳留王就金墉城孚拜辭執  
王手流涕歔歔不能自勝曰臣死之日固大魏之純  
臣也

衛瓘爲司空領太子少傅惠帝之爲太子也朝臣咸  
謂純質不能親政事每欲權陳啓廢之而未敢發後  
會宴陵雲臺瓘託醉因跪帝牀前曰臣欲有啓帝曰  
公所言何邪瓘欲言而止者三因而以手撫牀曰此  
座可惜帝意乃悟因謬言曰公真大醉邪瓘於此不  
復有言

張華惠帝時爲司空賈后謀廢太子左衛率劉卞甚  
爲太子所信遇每會宴卞必預焉屢見賈謚驕傲太  
子恨之形於言色謚亦不能平卞以賈后謀問華華  
曰不聞卞曰卞以寒族自涇昌小吏受公成拔以至  
今日士感知已是以盡言而公更有疑於卞邪華曰

假令有此君欲如何下曰東宮俊父如林四率精兵萬人公居阿衡之任若得公命皇太子因朝入錄尚書事廢賈后於金墉城兩黃門力耳華曰今天子當陽太子人力也吾又不受阿衡之命忽相與行此是無其君父而以不孝示天下也雖能有成猶不免罪况權威滿朝威柄不一而可以安乎及帝會群臣於式乾殿出太子手書徧示群臣莫敢有言者唯華諫曰此國之大禍自漢武已來每廢黜正嫡嘗至喪亂且國家有天下日淺願陛下詳之尚書左僕射裴頠以爲宜先簡較傳書者又請比較太子手書不然恐有詐妄賈后乃內出太子手書事十餘使衆人比視亦無敢言非者議至日西不決后知華等意堅因表乞免爲庶人帝乃可其奏初趙王倫爲鎮西將軍抗亂關中氐羗反叛乃以梁王彤代之或說華曰趙王貪昧信用孫秀變詐姦雄今可遣梁王斬秀刈趙之半以謝關右不亦可乎華從之彤許諾秀友人辛冉從西來言於彤曰氐羗自反非秀之爲故得免死倫旣還譖事賈氏因求錄尚書事後又求尚書令華與裴頠皆固執不可繇是致怨倫秀疾華如讐華少子韙以中台星坼勸華遜位華不從曰天道玄遠惟修

德以應耳不如靜以待之以俟天命及倫秀將廢賈后秀使司馬雅夜告華曰今社稷將危趙王欲與公共扶朝廷爲霸者之事華知秀等必成篡奪乃拒之雅怒曰及將加頸而吐言如此不顧而出華方晝卧忽夢見屋壞覺而惡之是夜難作詐稱詔召華遂與裴頴俱被收華將死謂張林曰卿欲作忠臣邪林稱詔詰之曰卿爲宰相任天下事太子之廢不能死節何也華曰夫乾之議臣諫事具存非不諫也林曰諫不從何不去位華不能答須臾使者至曰詔斬公華曰臣先帝老臣中心如丹臣不愛死懼王室之難禍不可測也遂害之於前殿焉遂夷三族朝野莫不悲痛之時年六十九

王渾惠帝時爲司徒時楚王瑋將害汝南王亮等公孫宏說瑋曰昔宣帝廢曹爽引太尉蔣濟參乘以增威重大王今舉非嘗事宜得宿望鎮厭衆心司徒王渾宿有威名爲三軍所信服可請同乘使物情有憑也瑋從之渾辭疾歸第以家兵千餘人閉門拒瑋瑋不敢逼俄而瑋以矯詔大誅渾乃率兵赴宮

傳祗懷帝時爲司徒大將軍苟晞表請遷都使祗出詣河陰修理舟楫爲水行之備及雒陽陷沒遂共建

行臺推祇爲盟主以司徒持節大都督諸軍事傳檄四方子宣先尚弘農公主乃遣宣將公主與尚書令和郁赴告方伯徵義兵祇自屯盟津小城宣弟暢行河陰令是以待宣祇以暴疾薨時年六十九祇自以義誠不終力疾手筆勅勵其二子宣暢辭旨深功覽者莫不感激慷慨

王導元帝時爲侍中司空假節錄尚書領中書監王敦之反也劉隗勸帝悉誅王氏論者爲之危心導率群從昆弟子姪二十餘人每旦詣臺待罪帝以導忠節有素特還朝服召見之及敦得志加導守尚書令初西都覆沒海內思主群臣及四方並勸進於帝時王氏彊盛有專天下之心敦憚帝賢明欲更議所立導固爭乃止及此役也敦謂導曰不從吾言幾致覆族導猶執正議敦無以能奪又自漢魏已來群臣不拜山陵導以元帝睞同布衣匪惟君臣而已每一崇進皆就拜不勝哀感繇是詔百官拜陵自導始也陸曄成帝時爲左光祿大夫開府儀同三司蘇峻之難曄隨帝在石頭舉動方正不以凶威變節峻以曄吳士之望不敢加害使守留臺會康術以苑城歸順時兵推曄督宮城軍士



何充廢帝時爲侍中錄尚書事以衛將軍褚裒皇太后父宜綜朝政上疏薦裒參錄尚書裒以地逼固求外出充每日桓溫褚裒爲方伯殷浩居門下我可無勞矣充居宰相雖無澄正改革之能而疆力有器局臨朝正色以社稷爲已任凡所選用皆以功臣爲先不以私恩樹親戚談者以此重之

王坦之與謝安共輔幼主爲中書令臨終與謝安桓冲書言不及私惟憂國家之事朝野甚痛惜之

宋袁粲爲尚書令與褚淵等受顧命元徽元年丁母憂葬竟攝令親職加衛將軍不受二年桂楊王休範爲逆粲扶曳入殿詔加兵自隨府置佐吏時兵難危

急賊已至南掖門諸將意沮咸莫能奮粲慷慨謂諸將帥曰寇賊已逼而衆情離沮孤子受先帝顧託本以死報今日當與諸護軍同死社稷因命左右被馬辭色哀壯於是陳顯達等感激出戰賊卽平殄

後魏長孫嵩太帝末爲司徒明元帝寢疾問後事於嵩嵩曰立長則順以德則人服今長皇子賢而世嫡則天所命也請立之乃定策詔太武臨朝監國嵩爲左輔

陸麗文成時受心膺之任封平原王爲司徒公和平

六年文成厭世麗療疾於代郡溫泉聞諱欲赴左右  
止之曰王德望素重姦臣若疾民譽慮有不測之禍  
願少遲迴朝廷寧靜然後奔赴猶爲未晚麗曰安有  
聞君父之喪方慮捍難不卽奔波者遂便馳赴  
後周竇熾爲太傅武帝於太德殿將謀代齊熾時年  
已衰老乃扼腕曰臣雖朽邁請執干櫓首啓戎行得  
一覩誅翦鯨鯢廓清寰宇省方觀俗登岳告成然後  
歸魂泉壤無復餘恨帝壯其志節遂以熾第二子武  
當公恭爲左二軍總管

隋高頴爲右僕射兼納言進引貞良以天下爲已任  
唐馬周爲中書令臨紘索陳事表草一一手自焚之  
慨然曰管晏彰君之過求身後之名吾弗爲也

溫彥博太宗時爲中書令自掌知機務卽杜絕賓客  
國之利害知無不言太宗以是嘉之

褚遂良高宗永徽中爲尚書右僕射知政事高宗欲  
立武后遂良將以死爭之或曰長孫太尉當先言之  
遂良曰太尉上之元舅脫事有不如意使上有怒舅  
之名不可曰英公勳上之所重當先言之遂良曰司  
空國之元勳有不如意使上有罪功臣之名不可遂  
良起自草茅無汗馬功蒙先帝殊遇以至今日且躬

奉遺詔若不盡其愚誠何以下見先帝遂謀極言忤旨出爲潭州都督

劉禘之則天朝爲鳳閣鸞臺三品禘之謂鳳閣舍人賈大隱曰太后既能廢昏立明何用臨朝不如返政以安天下之心大隱密奏其言則天不悅謂左右曰禘之我所引用乃有背我之心豈復顧我恩也

狄仁傑同鳳閣鸞臺平章事時中宗自房陵還宮則天匿之帳中召仁傑以廬陵爲言仁傑慷慨敷奏言發涕流遽出中宗謂仁傑曰還卿儲君仁傑降階泣賀既已奏太子還宮人無知者物議安審是非則天以爲然乃復置中宗於龍門具禮迎歸

姚元之則天聖曆初爲夏官侍郎同平章事則天謂侍臣曰往者周興來俊臣等推勘制獄朝臣遞相牽引咸承反逆國家有法朕豈能遠中間宜有枉濫更使近臣就獄親問皆得手狀承引不虛朕以爲然即可其奏近日周興俊臣死後無聞有反逆者然則已前就戮者不有冤濫邪元之對曰自垂拱已來被告身死破家者皆是毒酷自誣而死告者特以爲功天下號爲羅織甚於漢之黨錮陛下令近臣就獄問者近臣亦自不保何敢輒有動搖被問者若讎又懼遭

其毒手將軍張遽勗李安靜等皆是也賴上天降監  
聖情發明誅鋤竟豎朝廷又安今日以微軀及一門  
百口保見在內外官更無反逆者乞陛下得告狀但  
收掌不須推問若後驗反逆有實臣請受知而不告  
之罪則天大悅曰以前宰相皆順成其事隔朕爲滯  
刑之主聞卿所說甚合朕心後則天移居下陽宮中  
宗率百官就宮起居王公已下皆欣躍稱慶元之獨  
嗚咽流涕彥範東之謂元之曰今日豈是啼泣時邪  
恐公禍從此始元之曰事則天年久作此辭違情發  
於中非忍所得爲昨從公誅凶逆者是臣之嘗道豈  
敢出言今辭違舊主悲泣者亦臣子忠節緣此獲罪  
實所甘心無幾出爲亳州刺史至睿宗朝元之爲中  
書令玄宗在東宮太平公主干涉朝政宋王成器爲  
閑廡使岐王範薛王業皆掌禁外兵議以爲不便元  
之與侍中宋璟密奏請令公主往就東都出成器等  
諸王爲刺史以息人心

崔玄暉爲鸞臺侍郎知政事則天不豫宰相不得召  
見者累日及疾少間玄暉奏言皇太子相王仁明孝  
友足可親侍湯藥宮禁事重伏願不令異姓出入則  
天曰深領卿厚意尋以預誅張易之功擢拜中書令



時崔湜託附太平公主將謀逆亂幽求乃與右羽林將軍張睟請以羽林兵誅之仍令睟密奏東宮曰宰相中有崔湜岑羲俱是太平公主進用見作方計其事不輕殿下若不早誅必成大患一朝事出意外太上皇何以得安古人云當斷不斷反受其亂唯請急殺此賊劉幽求已共臣作定計訖願以身正此事赴死如歸臣既職典禁兵若奉陛下命便當除剪玄宗深以爲然睟洩其謀於侍郎御史鄧先賓太子大懼遽列其狀睿宗下幽求等詔獄令法官奏幽求等以疎間親罪死玄宗屢赦獲免乃流幽求于封州睟于絳州歲餘太平公主等伏誅其日制以幽求爲左僕射知軍國事

宋璟睿宗朝爲吏部尚書同中書門下三品時玄宗在春宮太平公主謀不利於玄宗嘗於光範門內乘輦伺執政以諷之衆皆失色璟昌言曰東宮有大功於天下真宗廟社稷之主安得有異議遂與姚元之同奏請令公主就東都以絕其謀玄宗懼抗表加罪於璟等乃貶璟爲楚州刺史及玄宗卽位以璟爲侍中開元四年秋駕幸東都次永寧之嶠谷馳道隘狹車騎停擁帝怒河南尹李朝隱及知頓使王怡將罪

之璟入奏曰陛下富有春秋方事巡狩覽以窄隘致罪二臣竊恐將來人受其弊帝遽令捨之璟拜謝曰陛下責之以臣言而免之是過歸於上而恩繇於下請且使待罪於朝然後詔復其職則進退得其度矣玄宗深善之十二年車駕東巡璟爲留守帝臨發謂璟曰卿國之元老爲朕之股肱耳目今將巡維邑爲別歷時所有嘉猷宜相告也璟因極言得失特賜綵繒等物仍降手制曰所進之言書之座右出入觀省以誠終身其見重如此

源乾曜開元中爲侍中上疏曰臣竊見勢要之家併求京職俊乂之士多任外官王道平分不合如此臣三男俱是京任望出二人與外官以叶均平之道帝從之於是改其子河南府參軍弼爲絳州司功大祝縈爲鄭縣尉因下制曰源弼等父在樞近深惟謙挹思代官之咸列慮時才之未序率先庶僚崇是讓德傳不云乎范宣子讓其下皆讓晉國之人於是大和道之或行仁豈云遠因令文武百僚父子兄弟三人併任京司者任通融各依資處分繇是公卿子弟京官出外者百餘人

帝見素爲門下侍郎平章事天寶十五年玄宗幸蜀

郡見素與楊國忠脫身扈從國忠素無學術不知禮體臨難恟懼迫乘輿出城道路畧無儲備玄宗至咸陽望賢宮榛蕪蔽路官吏四散從官咸怨國忠及次武功之馬嵬驛右龍武軍將軍陳玄理素以忠正稱乃奏國忠不臣誅之見素爲亂兵傷額玄宗命左右傳呼曰莫傷常見素仍遣親王以藥傅之遂獲全見素晨夜匪懈忠節逾厲玄宗益親重之

苗晉卿爲侍中代宗卽位晉卿已年衰暮廣德初吐蕃寇長安晉卿時病卧私第蕃賊聞之輿入逼脅晉卿閉口不言賊不敢害及帝自陝至冊爲太保罷知政事

崔祐甫建中初爲相薦延推舉無復凝滯日除數十人作相未逾年凡除吏幾八百員多稱允當帝嘗謂曰有人謗卿所除擬官皆涉親故何也祐甫奏曰臣頻奉聖旨今所有進擬庶官必須諮其才行者臣若與相識方可粗諮若平生未曾相見卽無繇知其言行獲謗之繇實在於此帝亦以爲然

齊暎貞元中爲相時吐蕃數入寇人心動搖及上將行幸陝暎曰夷狄亂華臣之罪也今人情恟懼謂陛下墜裝具糗糧臣聞大福不再柰何不與臣等熟計



之俯伏流涕帝亦爲感動

陸贄德宗貞元中爲相嘗自以少年入翰林蒙幸天子天子長養成孰之不敢自愛事之不可者皆力爭之曰吾上不負天子下不負吾所學不恤其他

竇易直文宗朝在相位未嘗論用親黨凡於公所舉卽無所避

韋處厚爲相太和元年四月宰相等於延英旣出再召處厚獨對一刻餘時宰臣啓事得請之後往往中變是日處厚與裴度竇易直同對旣而從容獨進曰陛下用臣等爲宰相使參大政前後論奏皆蒙聽納

近旨雖云不阻然臣等旣退尋多改易事若出自聖旨則是陛下示臣等以不信若與別人商量則臣等不合更居此位且裴度以元勳舊德歷相四朝孜孜竭誠人望所屬陛下固宜親重易直以忠厚長者輔佐先帝陛下亦當委付微臣是陛下首自選擇用非因人所言不從臣合先退乃再拜陳乞帝瞿然曰卿何事邪朕知卿合作宰相也昨內難旣定朕以人望所屬用卿不疑軍國事多方倚所賴今卽辭免是彰朕之不德朝廷四方其謂朕何慰勉久之而退旣出延英門遽命中人復召處厚獨入諮訪移時畧開陳

理體者數百言其要以旌別淑慝修舉法制爲請因復懇言裴度勲大望崇且其心忠蓋可以久於任使帝欣納焉

裴度爲司徒中書令及薨文宗怪度無遺表中使問之家人進其藁草其旨以未定儲位爲憂言不及於家事

魏謩宣帝時爲戶部侍郎平章事謝日奏曰臣無稷契之才驟叨稷契之任將何以仰報鴻私今邊戎粗安海內寧息臣愚所切陛下未立東宮俾正人傳導以存副貳之重因泣下帝感而聽之先是累朝人君

不欲人言立儲貳若非人主已欲臣下不敢獻言帝春秋高嫡嗣未辨謩作相之日率先啓奏人士重之梁敬翔爲相及劉鄩失河朔安彥之喪楊劉翔奏曰國家連年遣將出征封疆日削不獨兵驕將怯亦制置未得其術陛下處深宮之中與之計事者皆左右近習豈能量敵之勝負哉先皇帝時河朔半在親御虎臣驍將獨不得志於敵人今寇馬已至鄆州陛下不留聖念臣所未諭一也臣聞李亞子自墨纒統衆於今二年每攻城臨陣無不親當矢石昨聞攻楊劉率先負薪渡水一鼓登城陛下儒雅守文未嘗如此

伴賀瓌輩與之較力而望攘逐寇戎臣所未諭二也  
陛下所宜詢於鯨老別運沉謀不然則憂未艾也臣  
雖駑怯受國恩深陛下必若乏材乞於邊陲效試未  
帝雖知其懇惻竟以趙張輩言翔怨望不之聽及王  
彥章敗於中都晉人長駟而南末帝急召翔謂之曰  
朕居嘗忽卿所奏果至今日事急矣勿以爲懟且指  
朕安歸翔泣奏曰臣受國恩僅將三紀從微至著皆  
先朝所遇雖名宰相實朱氏老奴耳事陛下如卽君  
以臣愚誠敢有所隱陛下初任段凝爲將臣已極言  
小人朋附致有今日晉軍卽至段凝限水欲請陛下  
居避敵陛下必不聽從欲請陛下出奇應敵陛下必  
不果決縱良平復生難以轉禍爲福請先死不忍見  
宗廟隕墜言訖君臣相向慟哭及晉主陷都城有詔  
赦梁氏臣僚李振謂翔曰有制洗滌將朝新君翔曰  
新君若問其將何辭以對是夜翔在高頭里第宿於  
車坊欲曙左右報曰崇政李太保已入廟翔返室歎  
曰李振謬爲丈夫耳朱氏與晉仇讐我等始同謀畫  
致君無狀今少主伏劍於國門縱新朝赦罪何面目  
入建國門邪乃自經而卒

冊府元龜

冊府元龜

冊府元龜

冊府元龜

巡按福建監察御史臣李嗣京 訂正

分守建南道左布政使臣胡維霖 參閱

知建陽縣事臣黃國琦較釋

宰輔部

正直

詩曰有覺德行四國順之周書曰爾身克正罔敢不正斯正直之謂也蓋有為天子之宰居嚴假之任庶民具瞻群司承式而能勵骨鯁之操茂羔羊之德臨大節而不奪履中道而無二危言抗論進無徒從守

冊府元龜 宰輔部

卷之三十一

法持正事無過舉靡徇人主之欲而求容悅罔阿貴  
近之意以紊憲度乃至指佞邪於公朝拒請托於私  
室孤立特行無所畏憚積毀群吠莫之動撓廷議表  
介石之節版蕩彰勁草之志流風嘉話溢于前聞斯  
固神明之介福後來之聳慕者已

周仲山甫佐宣王柔亦不茹剛亦不吐不畏強禦

漢周昌高帝時為御史大夫嘗燕入奏事以帝入奏事燕謂宴

時安閑之君也帝方擁戚姬擁抱也昌還走還謂却退帝逐得騎昌

項問曰我何如主也昌仰曰陛下即桀紂之主也於

是帝笑之然尤憚昌及帝欲廢太子而立戚姬子如

意為太子大臣固爭莫得帝以留侯策即止而昌廷

爭之強帝問其說昌為人吃又盛怒曰臣口不能言

然臣期期知其不可陛下欲廢太子臣期期不奉詔

以口吃故每重言期期帝欣然笑即罷吕后側耳于東廂聽正寢

西室皆曰廂言之東以箱篋之形也見昌為跪謝曰微君太子幾廢微無

王陵惠帝末為左丞相高后欲立諸吕為王問陵陵

曰高皇帝刑白馬而盟曰非劉氏而王者天下共擊

之今王吕氏非約也太后不悅問左丞相平及絳侯

周勃等皆曰高帝定天下王子弟今太后稱制欲王

昆弟諸呂無所不可太后喜罷朝陵讓平勃曰始與

高帝啜血盟諸君不在邪啜小飲也今太后女主欲王呂

氏諸君縱欲阿意背約何面目見高帝於地下乎日

今面折廷爭臣不如君廷爭謂當朝廷而諫爭全社稷定劉氏

後君亦不如臣陵無以應之於是呂太后欲廢陵乃

陽遷為帝太傅實奪之相權陵怒謝病免杜門竟不

朝請杜塞也閉塞其門也請音才惟反

申屠嘉文帝時為丞相大中大夫鄧通方愛幸賞賜

累鉅萬帝嘗宴飲通家其見寵如是嘉入朝而通屠

帝旁有怠慢之禮嘉奏事畢因言曰陛下幸愛群臣

則富貴之至於朝廷之禮不可以不肅肅敬也帝曰君

勿言吾私之言欲私戒教之罷朝坐府中嘉為檄召通請丞

相府檄示書也長二尺不來且斬通通恐入言帝帝曰汝第

往第且也吾今使人召若若亦汝也通至詣丞相府免冠徒

跣頓首謝嘉嘉坐自如如其故也弗為禮責曰夫朝廷者

高皇帝之朝廷也通小臣戲殿上大不敬當斬吏今

行斬之嘉語其吏也今便行斬之通頓首首盡出血不解帝度丞

相已困通使使持節召通而謝丞相曰此吾弄臣君

釋之鄧通既至為帝泣曰丞相幾殺臣

周亞夫景帝時為丞相帝甚重之帝廢栗大子亞夫

固爭之不得帝由此疏之而梁孝王每朝嘗與太后

言亞夫之短竇太后曰皇后兄王信可侯也帝讓曰

始南皮及景武先帝不侯

南皮竇彭祖大弟長君之子景武太后母弟廣國

及臣即位乃侯之信未得封也竇太后曰人生各以

時行耳

言富貴當及已身也

竇長在時竟不得侯死後及其子

彭祖願得侯

願及也

吾甚恨之帝趣侯信也帝曰請得

與丞相計之亞夫曰高帝約非劉氏不得王非有功

不得侯不如約天下共擊之今信雖皇后兄無功侯

之非約也帝默然而沮

沮者止讓之意也

其後匈奴王徐盧

等五人降漢

功臣表云

帝欲侯之以勸後亞夫曰彼

背其主降陛下陛下侯之即何以責人臣不守節者

乎帝曰丞相議不可用乃悉封徐盧等為列侯亞夫

因謝病免相

卜式武帝元鼎中代石慶為御史大夫式既在位言

郡國不便鐵而船有筭可罷帝由是不悅式

霍光為大司馬大將軍昭帝時金日磾二子賞建俱

侍中與昭帝畧同年及賞嗣侯佩兩綬帝謂光曰金

氏兄弟兩人不可使俱兩綬耶光對曰賞自嗣父為

侯耳帝笑曰侯不在我與將軍乎光曰先帝之約有

功乃得侯

蕭望之為太子太傅宣帝寢疾以望之為前將軍與大司馬車騎將軍史高光祿大夫周堪受遺詔輔政領尚書事太子襲尊號是為元帝初宣帝不甚從儒術任用法律而中書宦官用事中書令弘恭石顯久典樞機明習文法亦與車騎將軍高為表裏論議嘗獨持故事不從望之等恭顯又時傾仄見詘恭顯不能持正故議論大事見望之以為中書政本宜以賢明之選詘于天子也自武帝游宴後庭故用宦者非國舊制又違古不近刑人義禮曰刑二人白欲更置士人由是大與高恭顯忤忤猶相逆也元帝初即位謙讓重改作重難也未欲更置士人于

中書議久不定也

何武成帝時為大司空多所舉奏號為煩碎不稱賢公功名畧比薛宣其材不及也而經術正直過之師丹為大司空哀帝即位王太后詔令傳太后丁姬十日一至未央宮高昌侯董宏希指希指也言宜立丁姬為帝太后丹劾奏宏懷邪誤朝不道帝初即位謙讓從丹言止

王嘉為丞相時侍中董賢愛幸於哀帝欲侯之帝心憚嘉乃先使皇后父孔鄉侯傳宴持詔書視丞相御史於是嘉與御史大夫賈延上封事諫帝感其言止



數月遂下詔封賢高安侯後日食嘉復奏封事言陛

下初即位共皇寢庙比比當作

共皇哀帝之父即定陶恭王也比比猶類

類也共憂閔元元為用度不足

惟思也

以義割恩輒且

止息今始作治而董賢亦起官寺上林中又為賢治

大第開門鄉

鄉讀作何

北闕引王渠灌園池

王渠官渠也又田在城東

覆盜門外

使者護作賞賜吏卒甚於治宗廟賢母病長安

厨給祠具

長安有厨官王為官食

道中過者皆飲食

禱於道中故行人皆

得飲

為賢治器器成奏御乃行或物好特賜其工自

貢獻宗廟三宮猶不至此

三官天子太后皇后也

且深覽前世

以節賢寵于是帝浸不悅初廷尉梁相與丞相長史

御史中丞及二千石雜治東平王雲獄時冬月未盡

二旬而相心疑雲冤獄有飾詞

假飾之詞非其實也

奏欲傳之

長安

傳謂移其獄事

更下公卿覆治尚書令鞠譚僕射宗伯

鳳以為可許

宗伯姓也

天子以為相等幸雲踰冬無討賊

疾惡主仇之意制詔免相等皆為庶人後數日大赦

嘉奏封事薦相等書奏上不能平後二十余日嘉封

還益董賢戶事帝乃發怒詔假謁者召嘉詣廷尉詔

獄嘉下獄嘆曰幸得充備宰相不能進賢退不肖死

有余責吏問賢不肖主名嘉曰賢故丞相孔光故大

司空何武不能進惡高安侯董賢父子佞邪亂朝而

不能退罪當死死無所恨嘉不食歐血而死後帝覽其對而思嘉言復以孔光代嘉爲丞相徵用何武爲御史大夫

後漢宋弘字仲子光武建武二年爲大司空帝嘗問弘通傳之士弘乃薦沛國桓譚才學洽聞幾能及楊雄劉向父子於是召譚拜議郎給事中帝每宴輒令鼓琴好其繁聲弘聞之不悅悔於薦舉伺譚內出正朝服坐府上遣吏召之譚至不與席而讓之曰吾所以薦子者欲令輔國家以道德也而今數進鄭聲以亂雅頌非忠正者也能自改邪將令相舉以法乎譚

頓首辭謝良久乃遣之後大會群臣帝使譚鼓琴譚見弘失其嘗度帝怪而問之弘乃離席免冠謝曰臣所薦桓譚者望能以忠正導主而今朝廷耽悅鄭聲臣之罪也帝改容謝使反服其後遂不復令譚給事中弘嘗燕見御坐新屏風圖畫列女帝數顧視之弘正容言曰未見好德如好色者帝卽爲撤之笑謂弘日聞義則服可乎對曰陛下進德臣不勝其喜侯霸建武五年爲大司徒在位明察守正奉公不圓趙熹爲太尉中元末熹受遺詔典喪禮是時藩王皆在京師自王莽篡亂舊典不存皇太子與東海王等

雜止同席憲章無序熹乃正色橫劍殿階扶下諸王以明尊卑時藩國官屬出入宮省與百僚無別熹乃表奏謁者將護分止他縣諸王並令就邸唯朝晡入臨整禮儀嚴門衛內外肅然

袁安章帝章和元年為司徒及和帝即位竇憲北擊匈奴憲弟衛尉執金吾景各專威權公於京師使客遮道奪人財物景又擅使乘驛施檄緣邊諸郡發突騎及善騎射有膂力者漁陽鴈門上谷三郡各遣吏將送詣第有司畏憚莫敢言者安乃劾景擅發邊兵驚惑吏人二千石不待符信而輒承景檄當伏顯

誅又奏司隸校尉河南尹阿附貴戚無盡節之義司隸

鄭據河南尹蔡嵩請免官案並寢不報憲景等日益橫盡樹

其親鄙賓客於名都大郡河南尹土調漢陽太守朱敞南陽太守蒲殷高丹等

皆賓客前書曰十二萬戶為大都也皆賦歛吏人更相賂遺其餘州郡

亦復望風從之安與任隗舉奏諸二千石又它所連及貶職免官者四十餘人竇氏大恨但安隗素行高亦未有害之

任隗為司空和帝即位大將軍竇憲秉權專作威福內外朝臣莫不震懾時憲擊匈奴國用勞費隗奏議徵憲還前後十上獨與司徒袁安同心畢力持重處

正鯁言直議無所回隱

鄭弘爲太尉奏尚書張林阿附侍中竇憲而素行賊穢又上雒陽令楊光憲之賓客在官貪殘並不宜處位書奏吏與光故舊因以告之光報憲憲奏弘大臣漏泄密事帝詰讓弘收上印綬弘自詣廷尉詔勅出之因乞骸骨歸未許病篤上書陳謝并言竇憲之短帝省章遣醫治弘病比至已卒臨沒悉還賜物勅妻子褐巾布衣素棺殯殮以還鄉里

陳寵永元十六年爲司空太尉張禹司徒徐防共奏追封和熹皇后父護差校尉鄧訓寵以先世無奏請故事爭之連日不能奪乃從二府議及訓追加封謚禹防復約寵俱遣子奉禮於虎賁中郎將鄧騭寵不從騭心不平之

劉愷安帝時爲司徒時征西較尉任尚以奸利被徵抵罪尚曾副大將軍鄧騭騭黨護之而太尉馬英司空李郃承望騭旨不復先請即獨解尚臧錮愷不肯與議後尚書案其事二府並受誣咎朝廷以此稱之楊震延光二年代劉愷爲大尉安帝舅大鴻臚耿寶薦中嘗侍李閏兄於震震不從寶乃自往候震曰李嘗侍國家所重欲令公辟其兄寶惟傳上意耳震曰

如朝廷欲令三府辟召故宜有尚書勅遂拒不許寶  
大恨而去皇后兄執金吾閻顯亦薦所親厚於震震  
又不從

王龔為太尉深疾宦官專權志在匡正上書極言其  
狀請加放斥諸黃門恐懼各使賓客誣奏龔順帝命  
丞自實丞急也前椽李固奏記大將軍梁商即言之於

帝事乃得釋

楊秉為太尉桓帝南巡園陵時詔秉從南陽太守張  
彪與帝微時有舊恩以車駕當至因傍發調多以入  
私秉聞之下書責讓荊州刺史以狀副言公府南陽郡

州所部也

又中嘗侍侯覽弟參為益州刺史累有贓罪震

一州秉劾參檻車徵詣廷尉參惶恐道自殺

秉奏參取受罪

賊累億佯柯男子張攸居為富室參橫加非罪云造  
訛言殺攸家八人沒入廬宅又與同郡諸生李元之  
官共飲酒醉飽之後戲故相犯誣言有淫慝之罪應  
時捶殺以人臣之勢行桀紂之態傷和逆理痛感天  
地宜當糾特以謝一州又曰京兆尹袁逢於長安乘  
客舍中得參重車三百餘乘金銀珍玩不可勝記

因奏覽及中嘗侍具瑗曰臣按國舊典宦監之官本

在給使省闈司昏守夜而今猥受過寵執政操權其  
阿諛取容者則因公褒舉以報私惠有忤逆于心者  
必求事中傷肆其句忿居法王公富擬國家飲食極

看膳僕妾盈紈素雖季氏專魯穰侯擅秦何以尚茲

按中嘗侍候覽弟參貪殘元惡自取禍滅覽願知寡重必有自疑之意臣愚以爲不宜復見親近昔懿公刑西歛之父奪閭職之妻而使二人參乘卒有竹中之難春秋書之以爲至戒蓋鄭詹來而國亂四佞放而衆服以此觀之容可近乎覽宜急屏斥殺投異豺虎若斯之人非恩所宥請免官送歸本郡書奏尚書召對謂椽屬曰公府外職耳奏劾近官經典漢制有故事乎秉使對曰春秋趙鞅以晉陽之甲逐君側之惡傳曰除君之惡惟力是視鄧通懈慢申屠嘉召通詔責文帝從而請之漢世故事三公之職無所不統尚書不能詰帝不得已竟免覽官而削瑗國每朝廷有得失輒盡忠規諫多見納用

周景爲司空時宦官任人及子弟充塞列位景初視事與太尉楊秉舉奏諸姦猾自將軍牧守以下免者五十餘人遂連及中嘗侍防東陽侯覽東武侯具瑗皆坐黜朝廷莫不稱之

杜喬爲大尉桓帝將納梁冀妹冀欲令以厚禮迎之喬據執舊典不聽又冀屬喬舉汜官爲尚書喬以官臧罪明著遂不肯用因此日忤於帝先是李固見廢內外喪氣群臣側足而立惟喬正色無所回撓繇是

海內嘆息朝野瞻望焉

黃瓊爲司空桓帝欲褒崇大將軍梁冀使中朝二千石以上會議其禮特進胡廣太常羊溥司隸較尉祝恬大中大夫邊韶等咸稱冀之勲德其制度賞賞以宜比周公錫之山川土田附庸瓊獨建議曰冀前以親迎之勞增邑三十又其子胤亦加封賞昔周公輔相成王制禮作樂化致太平是以大啓土宇開地七百今諸侯以戶邑爲制不以理數爲限蕭何識高祖於泗水霍光定傾危以興國皆益戶增封以顯其功冀可比鄧禹合食四縣賞賜之差同於霍光使天下知賞必當功爵不越德朝廷從之永興元年遷司徒轉太尉梁冀前後所托辟召一無所用雖有善人而爲冀所飾舉者亦不如命延熹元年以日食免梁冀被誅瓊復拜太尉瓊首居公位舉奏州郡素行貪汚至死徙者十餘人海內咸翕然望之尋而五侯擅權傾動內外自度內不能正乃稱疾不起

五侯謂宦徐璜等

李固爲太尉种暲爲益州刺史時永昌太守宕鑄黃金爲文蛇以獻梁冀暲糾發逮捕馳傳上言而二府畏懦不敢案之冀繇是御之愈怒會巴郡人服直聚鄰數百人自稱天王暲與太守應承討捕不克吏人

多被傷害冀因此階之傳達曷承固上疏救曰臣伏聞討捕所傷本非曷承之意實縣縣吏惧法畏罪迫逐深苦致此不祥比盜賊群起處處未絕曷承以首舉大奸而相隨受罪臣恐沮傷州縣糾發之意更共飾匿莫復盡心梁太后省奏乃赦曷承罪免官而已陳蕃以桓帝延熹八年爲太尉九年司隸較尉李膺遭鄙事考實膺案經三府蕃卻之曰今所考案皆海內人譽憂國忠公之臣此等猶將十世宥也豈有罪名不章而致收掠者乎不肯平署及竇太后臨朝蕃爲太傅錄尚書事蕃與后父大將軍竇武同心盡力共參政事而帝乳母趙婕妤旦夕在太后側中嘗侍曹節王甫等與共交結諂事太后太后信之數出詔命有所封拜及其支類多行貪竇蕃嘗疾之志誅中官會武亦有謀蕃自以既從人望而德於太后必謂其志可申乃先上疏曰臣聞言不直而行不正則爲欺乎天而負乎天危言極意則群凶反目禍不旋踵此二者臣寧得禍不敢欺天也今京師囂囂道路誼諱言侯覽曹節公乘昕王甫鄭颺等與趙夫人諸女尚書並亂天下附從者升進忤逆者中傷方今一朝群臣如河中木耳泛泛東西耽祿畏害陛下前始攝位



順天行誅蘇康晉霸並伏其辜是時天地清明人鬼  
歡喜奈何數月復縱左右元惡大奸莫此之甚今不  
急誅必生變亂傾危社稷其禍難量願出臣章宣示  
左右并令天下諸奸知臣疾之太后不納朝廷聞者  
莫不震恐於是蕃武共定策誅中官會五月日食蕃  
復說武曰昔蕭望之困一石顯近者李杜諸公禍及  
妻子况今石顯數十輩乎蕃以八十之年欲爲將軍  
除害今可且因日食斥罷宦官以塞天變又趙夫人  
及女尚書旦夕亂太后急因退絕惟將軍慮焉武乃  
白太后故事黃門嘗侍但當給事省內典門戶主近

署財物耳今乃使與政事而任權重子弟布列專爲  
貪暴天下匈匈正以此故宜悉誅廢以清朝廷太后  
曰漢來故事世有但當誅其有罪豈可盡廢耶時中  
嘗侍晉霸頗有才畧專制省內武先白誅霸及中嘗  
侍蘇康等竟死武復數白誅曹節等太后猶豫未忍  
故事久不發至八月太白出西方劉瑜以書勸令速  
斷大計于是蕃以朱瑀爲司隸校尉劉祐爲河南尹  
虞祁爲維陽令武乃奏免黃門令魏彪以所親小黃  
門山水代之使水奏素狡猾尤無狀者長樂尚書鄭  
颺送北寺獄蕃謂武曰此曹子便當收殺何復考爲

武不從令水與尹勳侍御史祝瑁雜考飈辭連及曹節等使劉瑜內奏時武出宿歸府典中書者先以告長樂五官史瑀繇是曹節聞之矯詔誅武蕃等何進爲大將軍與太傅袁隗輔政錄尚書事時靈帝中平末何太后臨朝進素知中官天下所疾兼以蹇顧圖已及秉朝政陰規誅之袁紹亦素有謀因進親客張津勸之曰黃門嘗侍權重日久又與長樂太后專通奸利將軍宜更清選賢良整齊天下爲國家除患進然其言又以袁氏累世寵貴海內所歸而紹素善養士能得豪傑用其從弟虎賁中郎將術亦尚氣欲故並厚待之因復傳徵智謀之士龐紀何顓荀攸等與同心腹

袁滂靈帝時爲司徒當權寵之盛或以同異致禍滂獨中立於朝故愛憎不及焉

楊彪以靈帝中平六年爲司徒明年關東兵起董卓懼欲遷都以違其難乃大會公卿議曰高祖都關中十有一世光祖居維陽於今亦十世矣案石包識宜徙都長安以應天人之意百官無敢言者彪曰移都改制天下大事故盤庚五遷殷民胥怨昔關中遭王莽變亂宮室焚燒民庶塗炭百不一在光武受命更

都維邑今天下無虞百姓樂安明公建立聖主光隆  
漢祚無故損宗廟棄園陵恐百姓驚動必有糜沸之  
亂石包室讖妖邪之書豈可信用卓曰關中肥饒故  
秦得並吞六國且隴右材木自出致之甚易又杜陵  
南山下有武帝故瓦陶竈數千所并功營之可使一  
朝而辨百姓何足與議若有前却我以大兵驅之可  
令詣滄海彪曰天下動之至易安之甚難惟明公慮  
焉卓作色曰公欲沮國計邪太尉黃琬曰此國之大  
事楊公之言得無可思卓不荅司空荀爽見卓意壯  
恐害彪等因從容言曰相國豈樂此耶山東兵起非  
一日可禁故當遷以圖之此秦漢之勢也卓意少解  
爽私謂彪曰諸君堅爭不止禍必有歸故吾不爲也  
議罷卓使司隸較尉宣播以災異奏免琬彪等獻帝  
興平元年復爲太尉及李傕郭汜之亂彪盡節衛主  
崎嶇危難之間郭汜饗公鄉議欲攻催彪曰群臣共  
闢一人劫天子一人執公卿此可行乎汜怒欲手刃  
之中郎將楊密及左右多諫汜乃歸之建安四年復  
拜太嘗魏文帝受禪欲以彪爲太尉先遣使示旨彪  
辭曰彪備位三公遭傾亂不能有所補益耄老被病  
豈可贊惟新之朝遂固辭

黃琬爲太尉董卓議遷都長安琬與司徒楊彪同諫不從琬退而駁議之日昔周公營較邑以寧姬光武卜東都以隆漢天之所啓神之所安大業旣定豈宜妄有遷動以虧四海之望時人懼卓暴怒琬必及害固諫之琬對曰昔白公作亂于楚屈廬冒刃而前崔杼弑君子齊晏嬰不懼其盟吾雖不德誠慕古人之節琬竟坐免卓猶敬其名德舊族不敢害

趙溫爲司徒錄尚書事時李傕與郭汜相攻傕虜掠禁省劫帝幸北塢外內隔絕催素疑溫不與已同乃內溫于塢中又欲移乘輿于黃白城溫與催書曰公前托爲董公報仇然寔屠陷王城殺戮大臣天下不可家見而戶說也今與郭汜爭睚眦之隙以成千均之仇人在塗炭各不聊生曾不改悟遂成禍亂朝廷仍下明詔欲令和解上命不行威澤日損而復欲移轉乘輿更幸非所此誠老夫所不達也于易一爲過再爲涉三而弗改滅其頂凶不如早共和解引軍還屯上安萬乘下全人民豈不幸甚催大怒欲遣人殺溫董卓從弟應溫故掾也諫之數日乃獲免

魏董昭明帝太和中爲司徒上疏陳末流之弊曰凡有天下者莫不貴尚敦樸忠信之士深疾虛僞不真

之人者以其毀教亂治敗俗傷化也。近魏諷則伏誅，建安之末曹偉則斬戮。黃初之始，伏惟前後聖朝深疾浮僞，欲以破散邪鄙，嘗用切齒而執法之吏皆畏其權勢，莫能糾摘。毀壞風俗，侵欲茲甚。切見當今年少不復以學問爲本，專更以交游爲業。國士不以孝弟清修爲首，乃以趁勢游利爲先。合鄙連群，互相褒嘆，以毀譽爲罰戮，用名譽爲爵賞。附已者則歎之盈言，不附者則僞作瑕。羣至乃相謂，今世何憂不度邪？但求入之道，患不勤羅之，不博耳。又何患其不知已，但當吞之以藥而柔調耳。又聞或有使好客名作在，聯家人冒之出入，往來禁輿交通，書疏有所探問。凡此諸事，皆法之所不取，刑之所不赦。雖諷備之罪無以加也。帝于是發切詔，斥免諸葛誕、鄧颺等。蔣濟、齊王初爲太尉，是時曹爽專政，丁謚、鄧颺等輕改法度，有日蝕變，詔群臣問其得失。濟上疏曰：昔大舜佐治，戒在比周。周公輔政，慎于其朋。齊侯問災，晏嬰對以布惠。魯君問異，臧孫荅以緩役。應天塞變，乃實人事。今二賊未滅，將士暴露已數十年，男女怨曠，百姓貧乏。夫爲國法度，惟命世大才，乃能張其綱維，以垂于後。豈中下之吏所能改易哉？終無益于治適。

足傷民望宜使文武之臣各守其職率以清平則和

氣祥瑞可感而致也又司馬宣王收曹爽兄弟皆誅

之濟曰曹真之不可以不祀帝不聽

臣欽若等曰曹真爽之父也

衛臻為司徒正始中進爵長垣侯初太祖久不立太

子而方奇貴臨菑侯

臣欽若等曰臨菑侯植也

丁儀等為之羽翼

勸臻以大義拒之及文帝即位東海王霖有寵帝問

臻平原侯何如

臣欽若等曰植先封平原侯

臻稱明德美而終不

言曹爽輔政使夏侯玄宣指欲引臻入守尚書令及

為弟求婚皆不許

蜀諸葛亮為丞相後主踐祚以來敏為虎賁中郎將

亮在漢中請敏為軍祭酒輔軍將軍坐事去職亮教

曰將軍來敏對上官顯言新人有何功德而奪我榮

資與之耶諸人共憎我何故如是敏年老狂悖生此

怨言昔成都初定議者如為來敏亂群先帝以新定

之際故遂含容無所禮用后劉子初選以為太子家

令先帝不悅而不忍拒也後主即位吾聞聞于知人

遂復擢為將軍祭酒違議者之審見有先帝所疏外

自謂能以敦勵薄俗帥之以義今既不能表退職使

閉門思愆

吳顧雍大帝時為丞相平尚書事于公朝有所陳及

詞色雖順而所執者正帝嘗令中書郎詣雍有所咨訪若合雍意事可施行即與相反覆寃而論之爲設酒食如不合意雍即正色改容默然不言

陸凱爲丞相時殿上列將何定佞巧便辟貴幸任事凱面責定曰卿見前後事主不忠傾亂國政寧有得以壽終者邪何以專爲奸邪穢塵天聽宜改自勵不然方見卿有不測之禍矣定大恨凱思中傷之凱終不以爲意乃心公家義形于色表疏皆指事不飾忠怨內發

晉王祥在魏爲太尉陳留王咸熙元年司馬文王旣進爵爲王祥與司徒何曾司空荀顗並詣王顗曰相王尊重何侯與一朝之臣皆已盡敬今日便當相率而拜無所疑也祥曰相國位勢誠爲尊貴然要是魏之宰相吾等魏之三公公王相去一階而已班列大司安有天子三公可輒拜人者損魏朝之望虧晉王之德君子愛人以禮吾不爲也及入顗遂拜而祥獨長揖王謂祥曰今日然後知君見顧之重

衛瓘武帝時爲司空領太子少傅時惠帝在東宮朝臣咸謂太子純質不能親政事瓘每欲陳啓廢之而未敢發後會宴凌雲臺瓘托醉因跪帝牀前曰臣欲

有啓帝曰公所言何耶璿欲言言而止者三因以手  
 撫牀曰此坐可惜帝意乃悟因謬曰公真大醉耶璿  
 于此不復有言賈后繇是怨璿璿男宣尚公主數有  
 酒色之過楊駿素與璿不平駿復欲自尊權以為宣  
 若離昏璿必遜位于是遂與黃門等毀之諷帝奪宣  
 公主璿慚懼告老遜位乃下詔進位太保以公就第  
 有司又奏收宣付廷尉免璿位帝詔許帝後知黃門  
 虛構欲還復主而宣疾亡

王導為司空加守尚書令時元帝愛琅琊王褒將有  
 奪嫡之議以問于導導曰夫立子以長且紹又賢臣

明帝也不宜改易帝猶疑之導旦夕陳諫故太子

卒定及成帝時進位太傅拜丞相帝舅庾亮字元規  
 以望重地逼出鎮江州亮雖居外而執朝廷之權既  
 據上流擁強兵趣向者多歸心導內不能平嘗遇西  
 風塵起舉扇自蔽徐曰元規塵汚人

後魏古弼大武時為尚書令參政事時上谷民上書  
 言苑園過度民無田業減大半以賜貧人弼覽之入  
 欲陳奏遇大武與給事中劉樹基志不聽事弼侍坐  
 良久不獲申聞乃起于太武前捧樹頭掣下牀以手  
 搏其耳以拳毆其背曰朝廷不治是爾之罪大武失



容放恭日不聽奏事實在我躬樹何罪置之弼具狀以聞大武奇弼公直皆可其所奏以正百姓弼日爲臣而違其志于君前者非無罪也乃詣公車免冠徒既自劾請罪大武遣使者召之

源賀爲太尉獻文欲禪位於京兆王子推任城王雲進言不可賀又進曰陛下今欲外選諸王而禪位於皇叔者臣恐春秋蒸嘗昭穆有亂脫萬世之後必有逆享之譏願深思任城之言獻文從之

高陽王雍孝明初爲太傅侍中領太尉詔雍入居太極西栢堂咨決大政時領軍于忠擅權專恣僕射郭祚勸雍出之忠怒矯詔殺祚及尚書裴植廢雍以王歸第雍表曰臣初入栢堂見詔旨之行一由門下而出而臣出君行不以悛意每覽傷襟視之慘日深知不可不能禁制臣之罪一也臣近忝內樞兼居師傅宜保護聖躬溫清晨夕而于忠身居武司禁飭自在限以內外朝謁簡絕皇居寢食所在不知社稷安危又不豫出入栢堂尸位而已臣之罪二也忠規欲殺臣賴在事執拒又令僕卿相任情進黜遷官授職多不經旬斥逐賢良專納心腹威震百僚執願朝臣臣見其如此欲出忠爲雍州刺史鎮撫閑右在心未行

反爲忠廢忝官尸祿孤負恩治臣之罪三也先帝昇遐儲宮纂統斯乃君父之嘗謨臣子之永則加賞之意自古無之忠旣人臣受恩先帝喪禍之際竭節是嘗迎陛下於東宮臣下之嘗事如其不爾更欲何爲而忠意氣凌雲坐要封爵爾日抑之交恐爲禍亂臣以權臣所欲不敢輒違卽集王公卿士議其多少清河王臣懌先帝懿弟識度寬明臨衆唱議非以勤而賞之憚違權臣之旨望顏而授臣知不可因而從之臣之罪四也忠秉權門下且居宰執又摠禁旅爲崇訓衛尉身兼內外廣于宮掖臣之罪五也古者重罪必命三公會期至旬日所以重死刑也先帝登極十有一年細人犯刑猶寬憲墨朝廷貴仕不戮一人今陛下踐祚年未半周殺僕射尚書如去一草是忠秉權矯旨擅行誅戮臣知不能救臣之罪六也臣位荷師相年未及終難恕之罪顯露非一何情以處何顏以生雖經恩宥猶有餘責謹及私門伏聽司敗大帝感忠保護之勛不問其罪

北海王祥宣武爲司徒公錄尚書時御史中尉甄琛與黃門郎李憑以朋黨被召尚書邢巒窮其阿附之狀琛曾拜官親賓悉集巒乃晚至琛謂巒曰卿何處

放蛆來今晚始頤以戲言巒變色銜忿及此大相推窮祥等奏曰臣聞黨人爲患自古所疾政之所忌雖寵必誅皆所以存天下之至公保靈基于永業者也伏惟陛下纂聖前暉洞鑒幽慝恩斷近習憲軌惟新大政蔚以增光鴻猷于焉永泰謹按侍中領御史中尉甄琛身居直法糾摘是司風邪響黷猶宜劾糾况趙修奢暴聲著內外侵公害私朝野切齒而琛嘗不陳奏方更往來綢繆結納以爲朋黨中外影響致其談譽令布衣之父超登正四之官七品之第越陟三階之祿虧先皇之選典塵聖朝之官人又與武衛將軍黃門郎李憑相爲表裏憑兄叨封知而不言及修寡彰方知彈奏生則附其形勢死則就地排之竊天之功以爲己力仰欺朝廷俯罔百司有爲鄙詐于茲甚矣不實不忠寔合黜貶謹依律科從請以職除其父中散實爲叨越雖皇族帝孫未有此例無得不以論請下收奪李憑朋附趙修是謂交遊之道不依嘗度或晨昏從就或吉凶往來至乃身拜其親妻見其子每有家事必先請託緇點皇風塵鄙政化此而不糾將何以肅整阿諛獎勵忠槩請免所居官以肅風軌奏可琛遂免歸本郡左右相連死黜者二十餘人

北齊庫狄干文宣天保中為太宰干尚神武妹樂陵  
 長公主以親地見待自預勤王嘗怒大衆威望之重  
 為諸侯最而性嚴猛曾詣京師魏譙王元孝友於公  
 門言戲過度干正色責之孝友大慚時人稱善  
 蘓威為納言從煬帝征遼東領右禦衛大將軍楊玄  
 感之反帝引威于帳中懼見於色謂曰此小兒聰明  
 得不為患耶威曰竈踈非聰明者必無慮但恐寢成  
 亂階耳勞役不止百姓思亂以微欲諷帝意竟不悟

冊府元龜

冊府元龜

巡按福建監察御史臣李嗣京 訂正

知長樂縣事臣 夏允彝參閱

知建陽縣事臣 黃國琦較釋

宰輔部

正直第二

江滔

唐魏徵為秘書監參預朝政貞觀六年太宗臨朝有  
 誠懼之言中書令溫彥博進曰伏願陛下為政若貞  
 觀之初則無憂不太平矣太宗曰朕其怠乎徵進曰  
 陛下貞觀之初勵精思政從諫如流每因一事觸類

而爲善志存節儉無所營求比者造作微多諫者頗忤以此爲異耳太宗拊掌歡笑曰良有是夫

長孫無忌爲太尉高宗將立昭儀武氏爲皇后無忌屢言不可帝乃密遣使賜忌金銀寶器各一車綾錦十車以悅其意昭儀母楊氏復自詣無忌宅屢加祈請時禮部尚書許敬宗又屢申勸請無忌嘗厲色折之帝後又召無忌左僕射于志寧右僕射褚遂良謂曰武昭儀有令德朕欲立爲皇后卿等以爲如何無忌曰自貞觀二十三年後先朝付託遂良望陛下問其可否帝竟不從無忌等言而立昭儀爲皇后皇后以無忌先受重賞而不助已心甚銜之

郝處俊爲中書令高宗欲下詔令太后攝知國政與宰相議之處俊曰臣間禮經云天子理陽道后理陰德外內和順國家以理然則帝之與后猶日之與月陽之與陰各有所主不相奪也若失其序上則譎見于天下則禍成于人昔魏文帝著令雖有少主尚不許皇后臨朝所以追鑒成敗杜其萌也况天下者高祖太宗之天下陛下正合謹守宗廟傳之子孫誠不可持國與人有私於后且曠古以來未有此事伏乞特垂詳審中書侍郎李義琰爲申處俊所引經典其

言至忠惟聖慮無疑則蒼生幸甚由是遂止

李義琰爲中書侍郎同中書門下三品義琰博學多識典故高宗每有顧問言多切直

劉仁軌則天初爲左僕射同中書門下三品專知留守事上疏辭以衰老請罷居守之任因陳呂氏禍敗之事以申規諫則天使武承嗣齎璽書往京慰諭之日今以皇帝諒闇不言眇身且代親政遠勞勸誠復辭衰疾倦望旣衰迴遑失據又云呂后見嗤于後代祿產貽禍于漢朝引喻良深愧慰交集公忠貞之操終始不渝勁直之風古今罕比初聞此語能不惘然靜而思之是爲龜鏡且端揆之任儀形百辟况公先朝舊德遐邇具瞻願以禪教爲懷無以暮年致請尋進封郡公

岑長倩則天時爲文昌右相天授初鳳閣舍人張嘉福與王慶之等表請立魏王武承嗣爲皇太子長倩以皇嗣在東宮不可更立承嗣乃與納言歐陽通奏請初責上書者告示令散繇是大忤諸武意被斥令西征吐蕃

李昭德爲內史延載初鳳閣舍人張嘉福令雒陽人王慶之率輕薄惡少數百人詣闕上表請立武承嗣

爲皇太子則天不許慶之固請不已則天令昭德詰責之令散昭德使杖殺慶之余衆乃息昭德因奏曰臣聞文武之道布在方策豈有已爲天子而爲姑立廟乎以親親言之則天皇是陛下夫也皇嗣是陛下子也陛下正合得天子子孫爲萬代計况陛下承天皇願託而有天下若立承嗣臣恐天皇不血食矣則天悟之乃止時朝廷諛佞者多獲進用故幸恩者事無大小但近諂諛皆獲進見有人於維水中獲白石數點亦詣闕輒進諸宰相詰之對云此石赤心所以來進昭德叱之曰此石赤心洛水中餘石豈能盡反耶左右皆笑

格輔元爲地官尚書同鳳閣鸞臺平章事張嘉福等請立武承嗣爲皇太子上以問輔元地官尚書遂爲承嗣所譖故及于禍周允元爲鳳閣侍郎同鳳閣鸞臺平章事允元嘗與諸宰臣侍宴則天令各述詩書中善言允元曰耻其君不如堯舜武三思以爲語有指斥糾而駁之則天聞此言足以自誠豈得將爲過也耶

王及善爲內史雖無學術在官每以清正見知臨事難奪有大臣之節

杜景佺爲鳳閣侍郎同鳳閣鸞臺平章事則天嘗以季秋月內出梨花一枝示宰臣曰是何祥也諸宰臣曰陛下德及草木故能秋木再花雖周文德及行葦無以過也景佺獨曰謹按洪範五行傳陰陽不相奪倫瀆之卽爲災又春秋傳云冬無愆陽夏無伏陰春無凄風秋無苦雨今已秋矣艸木黃落而忽生于花瀆陰陽也臣恐陛下布教施令有虧典禮又臣等忝爲宰臣助天理物理而不和臣之罪也于是再拜謝罪則天曰鄉真宰相也

朱敬則爲鳳閣鸞臺平章事時御史大夫魏元忠爲張易之兄弟所謗將陷重辟當時宰相無敢言者敬則獨抗疏理之頗得明白麟臺監張昌宗廣集當時學者刪補文思博要撰爲三教珠英又命畫工圖寫梁王武三思納言李嶠麟臺少監王紹宗等十八人形像號爲高士圖每引敬則預其事固辭不就其高潔守正如此

魏元忠爲鳳閣侍郎同鳳閣鸞臺平章事中宗在春坊元忠簡較太子左庶子時張易之昌宗權寵日盛傾朝附之元忠嘗言於則天曰臣承先帝顧命受陛下厚恩下徇忠死節使小人得在君側臣之罪也則



天不悅易之昌宗繇是含怒

姚元崇爲宰相長安四年張易之先請詣京城大德僧十人配定州私置寺僧等告訴元崇斷停易之屢以爲言崇不納繇是改授司僕卿知政事如故便充靈武道大總管開元初爲紫微令時左丞相劉幽求有女出適刺所司舉舊例賜物元崇奏曰自神龍以來或有承恩宰相男女婚禮皆得賜物事出一時不合著例此後望停從之

袁恕已以中宗神龍初爲中書侍郎同中書門下三品時將作大匠楊務廉素以工巧見用中與初恕已恐其更啓游娛侈靡之端言于帝曰務廉致位九卿積有年歲讜言嘉謀無足可紀每宮室營構必務其問若不斥之何以廣昭聖德由是授務廉陵州刺史蘓瓌以景龍二年拜侍中令京師留守時秘書監鄭普思謀爲妖逆瓌考訊之普思妻弟伍氏以鬼道爲帝庶人所重嘗君止禁中帝特勅諭令釋普思之罪瓌上言普思幻惑罪當不赦俄而駕還京師瓌又面陳其狀尚書左僕射魏元忠曰蘇瓌長者其忠懇如此願陛下察之帝遂流普思於嶺外三年拜尚書右僕射同中書門下三品明年將親祠南郊國子祭酒

祝欽明希常庶人旨建議請皇后助祭安樂公主爲獻瓌深非其議嘗于御前面折欽明帝不悟竟從欽明所奏時公卿大臣初拜官者例許獻食名爲燒尾瓌拜僕射後因侍宴將作大匠宗晉卿謂瓌曰拜僕射竟不燒尾豈不善耶帝頗以爲然瓌奏曰臣聞宰相者主調陰陽助天理物今粒食踊貴百姓不足臣見宿衛兵至有二日不得食者愚不稱職罪正在臣是以不敢燒尾

陸象先玄宗先天初爲中書侍郎平章事太平公主用事同時宰相蕭志忠岑羲崔湜等咸傾附之唯象先孤立未嘗造詣志忠等伏誅象先獨免其難以保護功封交國公特封三百戶加銀青光祿大夫

盧懷慎開元初爲黃門監薛王業之舅王仙童侵暴百姓憲司按罪以聞業奏求免詔下紫微黃門重按覆懷慎與紫微令姚崇等奏曰仙童倚恃王親欺奪百姓事狀明白人人共知御史推尋實知枉濫御史若不堪信他人何必可依如更動搖恐招物議望准前狀從之

宋璟以開元七年與蘇頌同爲宰相時特奏王毛仲奏看鷹人歙州別駕負外置同正負羅元讓看鷹勤

勞請優與進改玄宗許之付中書門下璟頌執奏曰  
鷹鳥之屬畋游所用陛下曾于苑囿之內鞫繼總捐  
以後或存而不論未能全斷今縱備物致用不可絕  
無則命錄勤勞不宜如此帝曰朕在藩日先有款誠  
時驅使亦不錄鷹鳥璟等曰若別緣課効誠合遷除  
乃奏擬右驍衛切府右郎將員外郎同正員帝曰卿  
之改擬深為折衷

韓休以開元二十一年拜黃門侍郎同平章事休性  
方正有萬年尉李美玉得罪帝特令流于嶺外休進  
曰美玉卑位所犯又非巨害今朝廷有大姦尚不能  
去豈得捨大而取小也臣切見金吾大將軍程伯獻  
輒恃恩寵所在貪冒第宅輿馬僭擬過甚臣請先出  
伯獻而後罪美玉帝初不許之休固爭曰美玉微細  
尚不容伯獻巨猾豈得無罪陛下若不出獻臣即不  
敢奉詔流美玉帝以其切直竟從之宋璟聞之曰不  
謂韓休乃能如此是仁者之勇也

裴冕為僕射平章事時李輔國驕恣日甚求為宰臣  
肅宗日以公勲力何官不可但未知朝望如何輔國  
諷冕聯章薦已帝密語宰相蕭華曰輔國欲帶平章  
事卿等欲有章薦信乎華問裴冕冕曰初無此事吾

臂可截宰相不可得也華復入奏帝喜曰冕固堪大用輔國深銜之

李峴肅宗朝爲吏部尚書同平章事與呂諲李揆第五琦同拜相峴位望稍高軍國大事諸公莫敢言皆獨決于峴由是諲揆銜之初李輔國判行軍司馬潛令官軍于人間聽案是非謂之察事忠良徃徃枉被誣搆復有追呼諸司莫敢抗拒御史臺大理有重囚在獄推斷未了有牒追就銀臺不問輕重一時釋放莫有輒敢違者每日於銀臺門決天下事須處分便稱制勅禁中符印悉佩之出入縱有勅輔國押署然後施行及峴爲相叩頭論輔國專權亂國帝悟之賞峴正直事並變革輔國以此讓行軍司馬請歸本官察事等並停繇是深怨峴又鳳翔七馬坊押官先爲盜劫掠平人州縣不能制天興縣尉謝夷甫知捕賊擒獲決殺之其妻進狀訴其夫輔國先爲飛龍馬家黨其人爲之上訴詔監察御史孫瑩推之瑩初直其事其妻又訴詔令御史中丞崔伯陽刑部侍郎李擘大理卿權寅獻三司訊之三司與瑩同妻又上言詔令侍御史毛若虛覆之若虛歸罪于夷甫又言伯陽等有情不能質定刑獄伯陽怒使人召若虛詞氣不

順伯陽欲上言之若虛先馳謁告急于帝帝云知卿  
出去若虛奏帝曰臣出即死帝因留在簾內有頃伯  
陽至帝問之伯陽頗言若虛順旨附會中人帝怒叱  
出之伯陽貶端州高要尉權寅獻柳州桂陽尉鳳翔  
尹嚴何及李曄皆貶嶺下一尉瑩除名長流潘州峴  
以數人非其罪責重欲理之遂奏毛若虛希旨用刑  
不守國法陛下若信之重輕示無御史臺帝怒峴言  
出峴爲蜀州刺史時右散騎嘗侍韓擇木入對帝謂  
之曰李峴欲專權耶何乃云任毛若虛示無御史臺  
也今貶蜀州刺史朕自覺用法寬擇木對曰李峴言  
直非專權陛下寬之只益聖德耳代宗朝復拜黃門  
侍郎平章事宰臣不於政事堂邀客時海內多務宰  
相元載等見中官宣傳恩詔至中書者引之政事堂  
上仍置榻坐焉峴屏左右去所置榻言詞頗正

蕭復字履初德宗建中四年拜吏部尚書平章事嘗  
奏言宦官爲監軍豈可參軍機政事之間德宗不悅  
又請別對奏云陛下自用楊炎盧杞相次秉政以致  
今日之事因述君臣獻替大端今雖危急伏願陛下  
革慮臣方敢當任若令臣依阿偷免臣不敢曠職時  
盧杞或對帝前奏議阿諛順旨復正色曰盧杞之詞

不正帝愕然大驚謂左右曰蕭復頗輕朕遂令往江  
淮山南湖南道宣撫安尉興元元年改門下侍郎平  
章事充宣撫使先時淮南節度陳少游首稱臣與李  
希烈鳳翔將李楚琳殺節度使張鎰以應朱泚鎰判  
官常臯先知隴州留後首殺幽隴叛卒數百人不應  
李楚琳復使廻與諸宰相同對訖復獨留奏曰陛下  
自還宮闕勲臣已蒙官爵唯旌善懲惡未有區分陳  
少游將相之寄最崇首敗臣節常臯各宦最早特進  
建忠義請令常臯代少游則天下明然知逆順之理  
帝許之復出諸相李勉盧翰劉從一方同歸中書中  
使馮欽緒續至揖從一耳語而退諸相各歸閣從一  
詣復曰適欽緒宣旨令與公商量朝來所奉便進擬  
勿令李勉盧翰知復曰適來對亦聞勅旨然未喻聖  
心已面陳述上意尚爾復未敢言其事復又曰唐虞  
有僉日之論朝廷有事尚合與公卿同議今勉翰不  
可在相位卽去之旣在相位合同商量何故獨避此  
之一節且與公行之無爽但恐寢以成俗此政之大  
弊也竟不以所奏事言于從一從一奏之帝寢不悅  
復累上表辭疾請罪罷官詔乃許之時興元元年十  
月也久之以親累貶簡較左庶子饒州安置至是終

年五十七復性孝友居家雍睦及登台輔臨事不苟頗爲同列所嫉以故不久居位焉

李勉建中未爲司徒平章事無何盧杞自新州負外司馬除澧州刺史給事中裴高以杞邪佞蠹政貶未塞責停詔執奏遂授澧州引駕他日德宗謂勉曰衆言盧杞姦邪豈有此乎曰天下皆知奸邪而陛下不知則杞善爲奸邪矣時人多云正直然自是見踈貞元二年以開州別駕白志貞爲果州刺史勉及諫官等以志貞罪均盧杞不宜收擢固執之不許凡踰旬方下其詔

柳渾貞元三年爲兵部侍郎平章事先是韓滉自浙西入覲帝虛已待之至于調兵食籠塩鉄勾官吏贓罰鉏豪強兼并帝委仗焉每奏事或至日盱他相克位而已公卿救過不暇無敢枝梧者滉于省中榜吏至死渾雖滉所引心惡其專政正色謂之日先相公猶察臣欽若等曰韓滉父休開元中爲相爲相不經年而罷今相公榜

吏于省中至死况省闈非刑人地相公奈何蹈前非行于今朝專立威福豈尊主卑臣之義也滉感悟愧悔爲齊威焉及白志貞除浙西觀察使渾奏日志貞未吏儉人縱稱庶謹不當頓居重職臣死而後已不

敢奉詔適遇渾以疾告歸即日遂下其詔渾疾間因  
上表乞骸骨優詔不許渾與張延賞同列延賞怙權  
矜已而疾渾守正俾其所厚謂渾曰相公舊德但節  
言于廟堂則重位可久荅曰為吾謝張相公柳渾頭  
可斷也言不可絕自是竟為延賞所擠尋除右散騎  
嘗侍罷知政事

陸贄貞元中為相時裴延齡判度支天下皆嫉怨而  
獨幸于德宗朝廷無敢言其短長者贄獨身當之每  
於延英極論其誕妄不可令掌財賦德宗以為排擯  
待延齡益厚贄上書疏其失曰前歲秋首班寵喪亡

特詔延齡繼司邦賦數月之內遽銜功能奏稱勾獲  
隱欺計錢二千萬貫請貯別庫以為羨餘供御所須  
永無匱乏陛下欣然信納因謂委任得人既資盈餘  
之財稍弘心意之欲興作浸廣宣索漸多延齡務實  
前言且希睿旨不敢告闕不敢辭難勾獲既虛言  
無以應命供辨皆承嚴約苟在朝夕遂乃按求市廛  
豪奪入獻追捕夫匠迫質就功以敕索為名而不酬  
其直以和顧為稱而不償其傭都城之中列肆為之  
晝閉興役之所百工比於幽囚聚詛連群遮訴盈路  
持綱者莫敢致詰巡察者莫敢為言時有詰而言之



翻謂黨邪醜直天子轂下囂聲沸騰四方觀瞻何所  
取則蕩心于上歛怨于人欺天陷君遠去危懼此其  
罪之大者也總制邦用度支是司出納貨財大府攸  
職凡是大府出納皆稟度支文符大府依符以奉行  
度支馮案以勘覆互相關鍵用絕奸欺其出納之數  
則每旬申聞見在之數則每月計奏皆經度支勾覆  
又有御史監臨旬旬相承月月相繼明若指掌端如  
貫珠財貨多少無容隱漏延齡務行邪諂公肆誣欺  
遂奏云左藏庫司多有先落近因檢閱使置簿書乃  
于糞土之中收得銀十三萬而其匹段雜貨又百萬  
有餘皆是文帳脫遺並同已棄之物今所收獲卽是  
羨餘悉合移入雜庫以供別勅支用者其時特宣進  
旨並宜所奏施行大府卿常少華抗疏上陳殊不引  
伏確稱每月申奏皆在見在數中請令推尋足驗奸  
詐兩司既有論執理須詳辨是非陛下縱有罔欺不  
加案問以在庫之物爲收獲之功以嘗賦之財爲羨  
餘之費罔上無畏視人不慚此又罪之大者也國家  
府庫出納有嘗延齡險猾售姦詭譎求媚遂于左藏  
之內分建六庫之名意在別貯贏餘以奉人主私欲  
曾不知王者之體天下爲家國不足則資之于人人

有餘則輸之于國在國爲官物在人爲私財何謂贏  
餘須別收貯是必巧詐以變化官物暴法以刻剥私  
財捨此二途其將安取陛下方在崇信不加簡裁姑  
務保持曾無詰責延齡謂能蔽惑不復懼畏奸威既  
沮于四方險態復行于內府繇是蹂躪官屬傾倒貨  
財移東就西便爲課績取此適彼遂號羨餘愚弄朝  
廷有同兒戲夫理天下以義爲本以利爲末以人爲  
本以財爲末本盛則其末自舉末大則其本必傾自  
古及今德義立而利用不豐人庶安而財貨不給因  
以喪邦失位者未之有也故曰不患寡而患不均不  
患貧而患不安有德此有人有人此有土有土斯有  
財則百姓足君孰與不足蓋此謂也自古及今德義  
不立而利用克豐人庶不安而財貨可保因以興邦  
富位者未之有也故曰財散則人聚財聚則人散與  
其有聚歛之臣寧有盜臣無令侵削兆人爲天子取  
怨于下也且陛下初膺寶曆志剪群兇師旅繁興徵  
求寢廣推筭侵剥下無聊生是以涇原叛徒乘人咨  
怨白晝犯闕都邑旰庶恬然不驚及與衆賊相從比  
肩而入宮殿雖蚩蚩之性靡所不爲然亦繇德澤未  
洽于人而暴令驅之以至于是也于時內府之積尚

如丘山竟資凶渠以餌貪卒此則陛下躬親之矣是乃失人而聚貨夫何利之有焉車駕旣幸奉天逆泚旋圍園逼一壘之內萬衆所屯窘如涸流庶物空匱嘗欲發一健步出覘賊軍其人懇以苦寒爲辭跪奏乞一襦袴陛下爲之求覓不致竟閔默而遣之又嘗宮壺之中服用有關聖旨方以戎事爲急不忍重煩于人乃剝親王飾帶之金賣以給之直是時行從將吏赴難師徒倉皇奔馳咸未冬服漸屬凝沍且無薪蒸饑凍內攻矢石外迫晝則荷戈奮迅夜則映堞呻吟凌風飄冒霜霰踰四旬而衆無携貳卒能走強賊

全危城者陛下豈有嚴刑重賞使之然耶唯不厚其身不藏其貨與衆庶同其憂患與士伍共其有無乃能使人捐軀命而扞寇讎餒之不離凍之不憾臨危而不易其守見死而不去其君所謂聖人感人心而天下和平此其効也及乎重圍旣解諸路稍通賦稅漸臻貢獻繼至乃於行宮外庶之下別置瓊林大盈之司未賞功勞遂私賄玩甚沮維新之望頗携死義之心于是輿誦興譏而軍士始怨矣財聚人散不誠亦然乎旋屬蝨賊內訌翠華南狩奉天所積財貨悉復殲于亂軍旣遷岷梁日不暇給獨憑大順遂復皇

都是知天子者以得人爲資以畜義爲富人苟歸附何患蔑資義苟脩崇何憂不富豈在貯之內府方爲已有哉故藏于天下者天子之富也藏于境內者諸侯之富也藏于困倉篋櫝者農夫商賈之富也奈何以天子之貴海內之富而猥行諸侯之弃德守農商之鄙業也哉陛下若謂厚取可以恢武功則建中之取旣無成矣若謂多積可以爲已有則建中之積又不在矣若謂徇欲不足傷理化則建中之失傷已甚矣若謂歛怨不足致危亡則建中之亂危亦至矣然而遽能靖滔天之禍成中興之功者良以陛下有側身修勵之志有罪已悔懼之詞罷息誅求敦尚節儉渙發大號與人更修故靈祗感陛下之誠臣庶感陛下之意釋憾迴慮化危爲安陛下亦當爲宗廟社稷立不傾不拔之永圖爲子孫黎元立可大可久之休業懲前事徇欲之失復日新盛德之言豈宜更縱愞邪復行寇暴事之追悔其可再乎臣又竊慮陛下納彼盜言墮其奸計以爲搏噬拏攫怨集有司積聚豐盈利歸君上是又大謬所宜慎思夫人主昏明繫於所任臯陶稷契之道長而虞舜享濬哲之名皇甫聚橘之嬖行而周厲嬰顛覆之禍自古何嘗有小人柄

用而灾患不及于邦家者乎譬猶操兵以办人天下不委罪于兵而委罪于所操之主畜蠱以殃禍天下不歸咎于蠱而歸咎于所畜之家理有必然不可不察臣伏慮陛下以延齡之進獨出宸衷以延齡之言多順聖意若以罪置辟則似爲衆所擠故欲保持用彰堅斷若然者陛下與人終始之意則善矣其于改過勿吝去邪勿疑之道或未盡善今希旨順默浸以成風獎之使言猶懼不旣若又沮抑誰當貢誠或恐未亮斯言請以一事爲証只如延齡凶妄流布寰區上自公卿近臣下迨輿臺賤品宣談論議億萬爲徒

能以上言其人有幾陛下試令親信博採輿詞參較比來所聞足鑿人間情僞臣以卑鄙位當台衡旣極崇高又承渥澤豈不知觀時附會足保舊恩隨衆沉浮免貽厚責謝病出退獲知幾之名黨奸苟容無見嫉之患何急自苦獨當豺狼上遘懽情下餌讒口良以內顧庸昧一無所堪夙蒙眷知唯以誠直綱繆帷展一紀于茲聖慈旣以此見容愚臣亦以此自負况從陛下歷播遷之艱軌覩陛下致興復之艱難至今追思猶爲心悸所以畏覆車而駭慮懼燬室而悲鳴盖情激于衷雖欲罷而不能自默因事陳諫雖已頻

煩天聽尚高未垂諒察輒伸悃歎已極愚誠憂深故語煩意懇故文切以微臣自固之謀則過于罅下慮患之計糜軀奉君所不敢避沽名銜直亦不忍爲願迴睿聰爲國熟慮社稷是賴豈唯微臣書奏德宗不悅待延齡益厚

竇參爲中書侍郎同平章事黜禮部侍郎令狐偃爲衡州司馬初李泌爲相以偃爲左庶子史館修撰至則與同職孔述睿等爭競細碎數侵述睿長者讓不與爭泌卒參惡其爲人黜之

鄭珣瑜貞元末爲相時李實以恩幸爲京兆尹剝下以進奉珣瑜乃責實狀以爲留守錢皆有定額有餘卽當還度支進奉錢乃出何色使實上其對將罷黜之實有恩故終不行及順帝初卽位王叔文用事常執誼因之爲相時珣瑜方與諸宰相會食于中書故事丞相方食百寮無敢通見叔文是日至中書欲與執誼計事令直省通執誼直省以舊事告叔文怒叱直省懼入白執誼執誼逡巡慚赧竟起迎叔文就其閣語良久宰相杜佑高郢珣瑜皆停筯以待有報者云叔文索餼常公亦與之同食閣中矣佑郢等心知不可畏懼叔文執誼不敢出言珣瑜獨嘆曰吾豈可

復處此乎願左右取馬徑歸遂不起

裴度元和末為門下侍郎同中書門下平章事時五

坊使楊朝汝人以賈人久息利錢取其私簿記遂逮

捕故東川節度盧坦男令償之後知乃盧群筆記諫

官上疏陳其暴蠹之狀度與崔群因對又極言之憲

宗曰且欲與卿等商量用軍此小事我自處置度進

日用兵小事也五坊使追捕平人大事也今兵事不

理憂山東五坊使橫暴恣亂輦轂帝不悅及對罷帝

乃大悟召五坊使數之曰嚮者為爾使吾羞見宰臣

遂殺之即日原免坐繫者時戶部侍郎判度支皇甫

鑄與塩鉄使程异同日平章事鑄雖有吏才素無公

望特以聚歛媚上刻削希恩詔書既下物情駭異至

于賈販無識亦相譏諂度與崔群以物議上聞憲宗

怒而不聽度上疏乞罷知政事論之曰臣昨于延英

陳乞伏奉聖旨未遂愚衷切以明王聖帝致理興化

雖繇元首亦在股肱所以述堯舜之道則言稷契臯

夔紀太宗玄宗之德則言房杜姚宋自古至今未有

不任輔弼而能獨理今天下異于十年已前方馭駕

文武廓清寇亂建昇平之業十已得八九然華夏安

否係于朝廷輕重在于宰相如臣駑鈍宿夜戰兢嘗

以爲上有聖君下無賢臣不能增日月之明廣天地之德遂使每事皆勞聖心所以平賊安人費力如此實繇臣輩不稱所職方期陛下博採物議旁求人望致之于輔弼責之以化成而乃忽取微人列于重地始則殿庭班列相與驚駭旋則街衢市肆相與笑呼伏計遠近流聞與京師無異何者天子知堂宰臣如陛陛高則堂高陛卑則堂不得高矣宰臣失人則天子不得尊矣伏以陛下啟哲文明惟天所授凡所閱視洞達無遺所以比來選任宰相縱道不周物才不濟時公望所歸皆有可取况皇甫鎛自掌財賦唯事割剝以苛爲察以刻爲明自京兆西城鎮及百司并遠近州府應是仰給度支之處無不苦口切齒願食其肉猶賴臣等每加勤誠或爲奏論事事之中抑令通濟比者淮西諸軍糧料所破五齊錢其實只與一成兩成士卒怨怒皆欲離叛臣到行營方且慰諭慮其遷延不進供軍漸難但能前行必有優賞以此約定然後切勒供軍官且支九月一日兩成已上錢但各努力方將小安不然必有潰散今舊兵悉向淄青討伐忽聞此人入相則必相與驚憂以爲更有前時之事則無告訴之處雖侵刻不少然漏落亦多所以



罷兵之後經費錢一千三十萬貫此事猶可直以性  
惟狡詐言不誠實朝三暮四天下共知唯能上惑聖  
聽足見姦邪之極程異雖人品凡俗然心事和平處  
之煩劇或亦得力但昇之相位使在公卿之上實亦  
非宜如皇甫鏞天下之人怨入骨髓陛下今日收焉  
股肱列在台鼎交怨不可伏惟圖之儻陛下納臣懇  
款速賜移易以副天下之望則天下幸甚伏聞李脩  
疾病亦求入來如浙西觀察使日與亦得臣知言一  
出口必犯天威但使言行甘心獲戾今者臣若不退  
天下之人謂臣不識廉恥臣若不言天下之人謂臣  
有負恩寵今退未許言又不聽如火燒心若箭攢體  
臣自無措陛下今日事勢何者淮西盪定河北底寧  
承宗歛手削地程權束身赴闕韓弘與疾討賊此豈  
京師氣力能制其命祇是朝廷處置能服其心今旣  
繼開中興再造區夏陛下何忍却自破除使億萬之  
衆離心四方諸侯解體凡百君子皆欲慟哭况陛下  
任臣之意豈比嘗人臣事陛下之心敢同衆士所以  
昧死重封以聞如不足觀臣當引領受責陛下引一  
帀肆商徒與臣同列在臣亦有何損陛下實有所傷  
不勝憤懣惶恐之至時憲宗以世道漸平欲肆意娛

樂池臺館宇稍增崇飾而异罇探知帝旨數貢羨餘以備經構故帝獨排物議相之見裴度疏以為朋黨竟不省覽長慶中除淮南節度使平章事如故度將赴鎮昭義奏軍亂欲殺監軍劉承偕劉悟救免穆宗臨軒以問度度曰臣外藩也名帶宰相不可與聞政事帝曰第言之宰相豈有中外耶對曰承偕怙寵亂軍臣實知之陛下必欲收忠義之心獨斬承偕可也帝曰我何愛焉太后以為已子今囚拘而太后不之知也更言其次度曰遠竄之竟如度計昭義遂安繇

是復拜司空兼門下侍郎平章事

李絳為中書侍郎平章事同列李吉甫便辟喜逢迎

君意絳鯁直多所規諫故與吉甫大不同時議以吉甫通于吐突承瓘故絳尤惡之憲宗察絳忠直自立故絳論奏多所允從元和七年五月憲宗謂宰臣曰比者見卿累言吳越去歲水旱昨有御史推轂至自江淮乃言不至為灾人非甚困不知竟有此否絳對曰臣昨見浙西浙東及淮南奏狀並云本道水旱稻麥不登至有百姓逐熟多去鄉井各請設法招携意懼朝廷罪責苟非事實豈敢上陳况天灾流行年歲代有方隅授任皆朝廷信重之臣此固非虛說也御

史官輩選擇非必能賢奏報之間或容希媚此正當  
姦佞之臣近有兩軍御史至淮南推鞠今理當詰遂  
不知言者主名伏望明示典法况推誠之道君人大  
本任大臣以事不可以小臣之言問之帝曰卿言是  
也朝廷大体以恤人爲本苟一方不稔當卽日賑救  
濟其饑寒不可疑之也何者不思而有此問朕之言  
過矣絳等稽首陳賀於是命自今凡有被饑饉之境  
速蠲其賦

裴垪爲相諫官言時政得失舊事操權者多不悅其  
舉職垪在中書有獨孤郁李正辭嚴休復自拾遺轉  
補闕及參謝之際垪廷詰之日獨孤與李正補闕攷  
攷獻納今之遷轉可謂酬勞無愧矣嚴補闕官業或  
異於斯昨者進擬不無疑緩休復悚慙而退揚於陵  
爲嶺南節度使與監軍許遂振不和遂振誣奏於陵  
憲宗令追與漫官垪日以遂振故罪一藩臣不可請  
授吏部侍郎

權德輿與李藩同在相位時河南節度使王鏐來朝  
貴幸多舉錡者憲宗特加平章事李藩壁執以爲不  
可德輿繼奏曰夫平章事非序進而得國朝方鎮帶  
相者盖有大忠大厝以來又有跋扈難制者不得已

而與之今王鏐無大忠勲又非姑息之時欲假此名實恐不可帝從之

鄭餘慶爲相時有主書滑渙久司中書簿籍與內官典樞密劉光琦情通宰相議事爲光琦異同者令渙達意未嘗不遂所欲宰相杜佑鄭細皆姑息之議者云佑私呼爲滑八四方書幣貲貨充集其門弟沐官至刺史及餘慶再入中書與同寮集議渙指陳是非餘慶怒其僭叱之尋而餘慶罷相爲太子賓客其後渙臧污發賜死憲宗寢聞餘慶叱渙事甚重之乃改爲國子祭酒之官

武元衡以元和八年爲門下侍郎平章事時宰相李吉甫李絳互以事理曲直于憲宗前元衡居中無所違附帝稱爲長者

崔群以元和十二年拜中書侍郎平章事屬皇甫鎛陰結權幸以求宰相群累上疏因對臣面論鑄奸邪遂語及天寶開元中事群對曰安危在出令存亡係所任玄宗用姚崇宋璟張九齡韓休李元絃杜暹則理用李林甫楊國忠則亂人皆以天寶十五年祿山自范陽起兵是理亂分時臣以爲開元二十年罷賢相張九齡專任奸臣李林甫理亂自此已分矣用人

得失所係非小詞意激切左右為之感動

帝貫之元和中為相嚴身律下以清流品為先故門無雜賓有張宿者利口得幸於憲宗擢為左補闕將使淄青宰臣裴度欲為請章服貫之曰小人以他門獲進吾輩未能排抑豈要假其恩寵耶所議遂寢宿深銜之卒為所搆誣以朋黨罷為吏部侍郎不涉旬出為湖南觀察使

蕭俛穆宗時以清直居相位嘗有詔令撰王承宗先父事其碑文俛上言以承宗當元和時不盡臣節臣實不忍溢言其美又撰述後有人事贈况臣公為阻絕夫陛下撫納之宜授此貨財非微臣平生之志竟不受詔時人益服其清節會王璠以交通邪幸自西州入求大用俛於帝前論事以鯁言不勝免

俛家代有忠節

祖父國初宋國公瑀肅宗徐國公華德宗門下侍郎平章事復悉以剛鯁不附邪倖載各國史至俛之相何止當澆末囂競之俗可謂冠彼當時比有于前代各臣矣

常處厚文宗初為中書侍郎同中書門下平章事大和元年十月丙申勅池州司馬勒留堂頭湯鉢宜赴任鉢為中書小胥其所掌謂之孔目房宰相遇休假有內狀出即召鉢至延英門付之然送知即宰相繇此稍以機權自張廣納財賄處厚初入相即惡之戲

謂之曰此是半裝滑渙矣不去之必為禍至是以事  
逐之半裝乃俚言也滑渙者永貞末居鉢之職得罪  
鄭覃與李石同在相位大和九年京師之亂既平內  
官或以南司不利于中貴憾於相廷者覃石謂之曰  
京師之亂始自訓注訓注之起始自何人內官莫能  
對人情稍賴以安

陳夷行為工部侍郎平章事開成四年閏正月文宗  
內殿議政楊嗣復曰前嘉州刺史王正暮緣是李晟  
外孫與上佐以其孝行不全令欲貶夷行曰正暮之  
事假使李晟有之身不可免

魏暮以宣宗大中十年拜門下侍郎平章事暮儀容  
魁偉言論切直與同列上前言事他宰相必委曲規  
諷惟暮讜言無所畏避宣宗每曰魏暮綽有祖風名  
公子孫我心更重之然竟以語辭大剛為令狐綯所  
忌罷之

帝昭度昭宗朝為宰相初王行瑜跋扈朝廷欲加旨  
書令昭度力止曰太宗文皇帝以此官總政而登大  
位后郭子儀以累朝立功雖有其名終身退讓今行  
瑜安可輕授因請加尚父乾寧二年為行瑜所憾被  
誅時人寃之

孔緯爲相家尚節義挺然不屈雖權勢薰灼未嘗假以恩禮大順初天武都頭李順節恃恩頗橫不期年領浙西節度使俄加平章事謝曰臺吏申中書稱天武相公衙謝准例班見百寮緯判曰不用立班順節龕暴小人不閑朝法盛飾趨中書旣見無班心甚快快他日因會順節微言之緯曰必知公慙也夫百辟卿士天子廷臣也比來班見宰相以輔臣居班列之首奉長之義也公握天武健兒而於政事廳受百寮見意自安乎若須此儀俟去都頭二字可也順節不敢復言秉禮不迴多此類也時楊復恭爲樞密使尤恃權勢緯爲南郊大禮使昭宗將升壇復恭具禮服冠劍以從緯矯宣遽命焚去覩者股慄復恭竟不能傾之御史臺嘗欲移門屋以狀白中書緯批曰仍舊貫如之何何必改作舉朝之後朱全忠併作數鎮兵刃強盛乘朝廷多故欲表請判鹽鐵事詔下宰臣議之緯力爭不從謂其御史曰朱公若取鹽鐵印非興兵不可全忠尋止

後唐李愚爲中書侍郎平章事長興末秦王恣橫權要之臣避禍不暇邦之存亡無敢言者愚性剛介往往形于言

任園爲平章事初豆盧革韋說得罪執政議命相樞密使孔脩意不欲河朔人居相位園欲相李琪而鄭珽素與琪不協孔脩亦惡琪謂安重誨曰李琪非無執學但不蕪耳朝論莫若崔協重誨然之因奏擇相明宗曰誰可乃以協對園奏曰重誨被人欺賣如崔協者少識文宗時人謂之沒字碑臣比不知書無才而進已爲天下笑何容中書之內更益笑端

安重誨爲樞密使明宗天成四年二月車駕在汴帝謂重誨曰外邊人聞朕歸京雜去者如市兼令差船載官人及隨行諸物極是重滯重誨曰收復定州大駕歸闕人情胥悅競赴京師乃知海內無事却是官人漸多並前歲已增其半帝微有愧色

漢陽邠隱帝初以輔立功爲中書侍郎兼吏部尚書同平章事以樞密院直學士刑部侍郎王度爲考功郎中近例直樞院自正郎爲給諫王度儉巧瀆貨邠頗惡之故改轉未離郎署

蘓逢吉爲司空平章事周太祖之鎮鄴也逢吉奏請落樞密使隱帝曰有前例否逢吉奏曰樞密之任方鎮帶之非便史弘肇曰兼樞密所異諸軍稟畏竟從弘肇之議弘肇怨逢吉之異已逢吉曰此國家之事



也且以內制外則順以外制內豈得便耶事雖不從物議多之

冊府元龜

冊府元龜

巡按福建監察御史臣李嗣京 訂正

知閩縣事臣曹鼎臣參閱

知建陽縣事臣黃國琦較釋

宰輔部

褒寵

夫設官分職以爲民極而輔相之位可謂重矣春秋傳曰名既不同禮亦異數故歷代而下推尊獎之命舉褒賞之典其于丞宰固殊於庶尹焉乃有經綸草昧參締構之業奮庸熙載佐洽平之治策勲則先于

將帥著位則冠乎王公至于爵品以顯之輿服以貴之金帛以富之几杖以尊之以至視病臨弔生榮死哀斯皆重鼎足承君之任厚股肱同體之義百世之達道為臣之嘉遇也

殷伊陟太戊時為相毫有祥桑穀共生于朝伊陟曰帝其脩德太戊從之祥桑枯死太戊贊伊陟于廟言弗臣伊陟

周周公相成王唐叔得禾異畝同穎唐信叔成王母弟食邑內得異

畝禾也禾各生一穗而合為一穗獻諸天子收而王命唐叔歸周公

于東異畝同穎為天下和同之象周公之德所作歸

禾公攝政七年致太平復成王之位孫遁辟成功之

大美欲老成王又留之為太師履赤舄故履跋之詩

曰公孫碩膚赤舄几几碩大膚美也赤舄人君之盛履也几几行貌

漢蕭何為丞相漢王五年已殺項羽即皇帝位論功

行封帝以何功最盛先封為鄴侯食邑八千戶列侯

受封已畢奏位次皆曰曹參功多宜第一帝心欲何

第一謂者鄭秋曰蕭何常全關中以待陛下此萬世

之功也蕭何當第一曹參次之帝曰善於是令蕭何

帶劍上殿入朝不趨陳豨反帝自將至邯鄲而韓信

謀反帝已聞誅信使使拜何為相國益封五千戶令

所與共為治者君宜知之

惟思也知謂

卒五百人一都尉為丞相衛陳崇曰高皇帝褒賞元

功相國蕭何邑戶既倍又蒙殊禮奏事不名入殿不

趨封其親屬十有餘人

陳平呂后時為左丞相後為太尉周勃合謀誅諸呂

立文帝平本謀也帝以平為左丞相賜金千斤益封

三千戶

周勃呂后時為太尉與丞相陳平朱虛侯章共誅諸

品立文帝以勃為丞相賜金五千斤邑萬戶

衛綰為丞相景帝以為敦厚可相少主尊寵之賞賜

甚多

公孫弘武帝時為丞相上書乞骸骨報曰古者賞有

功褒有德守成上文遭遇右武右亦上也禍亂未有

易此者也易改也朕夙夜庶幾獲承至尊懼不能寧惟

所與共為治者君宜知之惟思也知謂蓋君子善及

後世若茲行嘗在朕躬朕嘗思此不君不幸罹霜露

之疾何恙不已罹遭也恙憂也已止也言何憂乃上

書歸疾乞骸骨是章朕之不德也章明今事少間間

有空君其存精神止念慮輔助醫藥以自持因賜告

牛酒雜帛居數月有瘳視事

張湯為御史大夫嘗病武帝自至舍視其隆貴如此

田千秋為丞相年老武帝優之朝見得乘小車入宮  
殿中故因號曰車丞相昭帝時每有吉祥嘉應數褒  
賞丞相訖昭帝世國家少事百姓稍益充實

霍光為大司馬大將軍宣帝即位之明年下詔曰夫  
褒有德賞元功古今通誼也大司馬大將軍光宿衛  
忠正宣德明恩守節秉誼以安宗廟其以河北東武

陽益封光萬七千戶與故所食凡二萬戶賞賜前後  
黃金七千斤錢六千萬雜繒三萬疋奴婢百七十人  
馬二千匹甲第一區地節二年春疾篤車駕自臨問

為之涕泣光薨帝及皇太后親臨光喪大中大夫任

宣與侍御史五人持節護喪事中二千石治幕府塚

上典為塚者賜金錢繒絮綉被百領衣五十篋璧珠璣玉

衣漢儀注以玉為襦如鎧狀連綴以黃金為縷腰已下玉為札長尺廣二寸半為甲下至足亦綴以黃

金縷梓宮以梓木為之親身之棺也便房黃腸題湊各

一具便房藏中便坐也以栢木為心致累棺外故曰黃腸木題皆內向故曰題湊漢儀注天子陵中

明中高丈二尺四寸周二尺內梓宮次樞椁惟黃腸題湊又云便房小曲室也椁木外藏

梓十五具在正藏外婢妾藏也或曰東園温明東園

器形如方漆桶開一面漆蓋之以鏡置其中以懸尸

上天歛並蓋云東園署名也屬少府其主作此器也

皆如乘輿制度載光尸柩以輶輶車按杜延年奏載

駕大廐白虎駟以輶車駕大廐白鹿駟以倅輶本安

車也可以卧息後因載喪飾以抑翬故遂為喪車耳

輻者密開輅者旁開窓牖各別一乘隨事為名後人既專以載喪又去一摠為藩飾而合二名呼之耳倅也副黃屋左纛發材官輕車北軍五較士軍陳至茂陵

以送其葬謚曰宣成侯發三河卒穿復土起塚祠堂

置園邑三百家長丞奉守如舊法既葬天子思光功

德下詔曰大將軍宿衛孝武皇帝三十餘年輔孝昭

皇帝十有餘年遭大難躬秉義率三公諸侯九卿大

夫建萬世策以安宗廟天下蒸庶咸以康寧功德茂

盛朕甚嘉之復其後世疇其爵邑世世無有所與如

蕭相國

張安世為大司馬衛將軍領尚書事元康四年秋薨

天子贈印綬送以輕車介士

輕車古云戰車續漢書云涸緇沫不巾不蓋蓋

矛戟幢麾班弩介士謂甲士也蓄燻也班皮篋盛弩也

謚曰敬侯賜塋杜東塚

地將作穿復土起冢祠堂

匡衡為丞相成帝即位上書乞骸骨帝報曰君其專

精神近醫藥強食自愛因賜上尊酒食牛衡起視事

帝以新即位褒優大臣也

翟方進為相九年卒成帝遣九卿冊贈以丞相高陵

侯印賜乘輿秘器少府供張柱艦皆衣柱屋柱也艦軒前闌板也

皆以白天子親臨吊者數至禮賜異于他相故事漢舊

儀云丞相有疾皇帝法駕親去問疾從門入即薨移居第中車駕往吊賜棺斂具錢葬地葬自公卿已下

丹府元龜 宰輔部 卷之三十一 五

會葬焉

何武為大司空封汜鄉侯食邑千七百戶汜鄉在瑯

琊不其為後改食博望鄉故此 哀帝初即位褒賞太

臣更以南陽犇之博望鄉為汜鄉侯增邑千戶

孔光平帝時為太師太后稱制王莽專權光恐固稱

疾辭位太后詔曰太師光聖人之後先師之子德行

純淑道術通明居四輔職輔導于帝今年耆有疾俊

艾大臣惟國之重其猶不可以闕焉書曰無遺耆老

言不遺老成之人也 國之將興尊師而重傳其令太師每朝十

日一賜餐賜太師靈壽杖靈壽木似竹有枝節長不

不須削治也 黃門令為太師省中坐置几太師入省

中用杖賜餐十七物食具有十七種物 然後歸老于第官屬

按職如故光薨王莽曰太后使節策贈以太師博山

侯印綬賜乘輿秘器金錢雜帛少府供張諫大夫持

節與謁者二人使護喪事博士護行禮太后亦遣中

謁者持節視喪公卿百官會弔送載以乘輿輶輓及

副各一乘羽林孤兒諸生各四百人輓送車萬餘兩

道路皆舉音以過喪喪到之處行道之人皆舉音哭而過乃止 將作穿復

土可甲卒五百人起墳如大將軍王鳳制度

後漢卓茂光武初即位徵為太師薨賜棺槨塚地車

駕素服親臨送葬

伏湛為大司徒策免建武六年徙封不其侯就國後  
南陽太守杜詩上疏薦湛宜居輔弼十三年夏徵勅  
尚書擇拜吏日及就位因宴見中暑病卒賜秘器帝  
親弔祠遣使者送喪修冢

侯霸建武五年為大司徒十三年薨帝傷惜之親自  
臨弔下詔曰惟霸積善清潔視事九年漢家舊制丞  
相拜日封為列侯朕以軍師暴露功臣未封緣忠臣  
之義不欲相踰未及爵命奄然而終嗚呼哀哉於是  
追封謚霸則鄉哀侯食邑三千六百戶

蔡茂建武二十年為大司徒在職清儉匪懈二十年  
薨于位賜東園梓梓賻贈甚厚

杜林建武二十二年為大司空明年薨帝親臨喪送  
葬

馮勤為大司徒中元元年薨東觀記曰中元元年車  
駕西幸長安祠陵遙還  
勤宴見前殿盡日歸府因病喘逆  
上使大醫療視賞賜錢帛遂葬  
光武悼惜之使者

弔祠賜東園秘器賻贈有加

鄧禹為大司徒明帝即位以屬先帝元功拜為太傅  
進見東向甚見尊寵臣當北面尊如  
賓故令東向歲餘寢疾帝數

自臨問

鮑昱永平十五年爲司徒賜錢物什器帷帳

趙熹爲衛尉行太尉事居府如真後遭母憂上疏乞身行喪禮明帝不許遣使者爲釋服賞賜恩寵甚渥帝卽位進爲太傅錄尚書事建初五年熹疾病帝親幸視及薨車駕往臨吊

牟融章帝卽位爲太尉與趙熹參錄尚書事建初四年薨帝親臨其喪時融長子麟歸鄉里帝以其餘子幼弱勅太尉掾史教其威儀進止贈賜恩寵篤密焉又賜家塋地於顯節陵下

鄭弘章帝元和初爲太尉時舉將第五倫爲司空班次在下每正朔朝見弘曲躬而自卑帝問知其故遂聽置雲母屏風分隔其間繇此以爲故事

丁鴻和帝時爲太尉薨賜贈有加嘗禮

張禹爲太傅錄尚書事鄧太后以殤帝初育欲令重臣居禁內乃詔禹舍宮中給帷帳襪褥太后朝夕進食五日一歸府每朝見特贊與三公絕席安帝卽位數上疾乞身詔遣小黄門問疾賜牛一頭酒十斛勸令就第

徐防爲太尉與太傅張禹參錄尚書事數受賞賜甚見褒寵安帝卽位以定策封龍鄉侯食邑千一百戶



張酺爲司徒薨安帝編素臨弔賜冢塋賙贈恩寵異於他相

陳蕃爲太傅靈帝卽位竇太后優詔蕃曰蓋褒功以勸善表義以厲俗無德不報大雅所嘆太傅陳蕃輔弼先帝出內累年忠孝之義德冠本朝審諤之操華首彌固今封蕃高陽侯食邑三百戶

楊賜爲司空薨靈帝素服三日不臨朝贈東園梓器襚服賜錢三百萬布五百疋策日故司空臨晉侯楊賜華岳所挺九德純備三葉宰相輔國以忠朕昔初載授道帷幄遂階成勲以陟大猷師範之功昭于內

外庶官之務勞亦勤止七在鄉較殊位特進五登冢職弭難人寧雖受茅土未答厥勲哲人其萎將誰諮度朕甚懼焉禮設殊等物有服章今使左中郎將郭子儀持節追位特進贈司空驃騎將軍印綬及葬又使侍御史持節送喪簡臺令史十人發羽林騎輕車介士前後部鼓吹又勅驃騎將軍官屬司空法駕送至舊塋公卿以下會塋謚文烈侯及小祥又會焉胡廣爲太傅錄尚書事薨靈帝熹平元年使五官中郎將持節奉策贈太傅安樂鄉侯卬給東園梓器謁者護喪事賜冢塋于原陵拜冢一人爲郎中靈帝思

刑府元... 褒寵一... 卷之三十一

感舊德乃圖畫廣及太尉黃瓊于省內詔議郎蔡邕為其頌

魏華歆為司徒文帝詔曰司徒國之舊老所與和陰陽順庶事也今大官重膳而司徒蔬食甚無謂也特賜御衣為其妻子男女皆作衣服又賜婢奴五十人鍾繇為太尉明帝即位遷太尉繇有膝疾拜起不便時華歆亦以高年疾病朝見皆使載輿車虎賁昇上殿就坐是後三公有疾遂以為故事太和四年薨賜服臨弔

曹真為大將軍大司馬朝雒陽賜劍履上殿入朝不趨當發西討帝親臨送病還雒陽明帝自幸其第省疾

曹爽為大將軍假節鉞都督中外諸軍事錄尚書事齊王即位加爽侍中改封武安侯邑萬二千戶賜劍履上殿入朝不趨贊拜不名

蜀諸葛亮為丞相卒詔策曰惟君體資文武明濬篤誠受遺託孤佐輔朕躬繼絕興微志存靖亂爰整六師無歲不征神武赫然威鎮八荒將建殊功于季漢參伊周之巨勳如何不弔事臨垂克遘疾隕喪朕用傷悼肝心若裂夫崇德序功紀行命謚所以光昭將

冊時元龜 宰輔部 卷之三十一 十一

來刊載不少今使使持節左中郎將杜瓊贈君丞相武鄉侯印綬謚君爲忠武侯魂而有靈嘉茲寵榮嗚呼哀哉又詔爲亮立廟於沔陽

吳頌雍爲丞相及率大帝素服臨弔

晉王祥爲太保祥以年老累乞遜位武帝不許御史中丞侯史光以祥久病闕朝會禮拜免祥官詔曰太保元老高行朕所毗倚以隆政道者也前後遜讓不從所執此非有司所得議也遂寢光奏祥固乞骸骨聽以睢陵公就第賜几杖不朝大事皆咨訪之賜安車駟馬第一區錢百萬絹五百疋床帳簾褥以舍人六人爲睢陵公舍人置官騎二十人以公子騎都尉肇爲給事中嘗侍優游定省又以太保高潔清素家無宅宇其權居本府須所賜第成乃出及薨賜東園秘噐朝服一具衣一襲錢三十萬布帛百疋

裴秀爲司空薨武帝詔曰司空經德履哲體蹈儒雅佐命翼世勲業弘茂方將宣獻敷制爲世宗範不幸薨殂朕甚痛之其賜秘噐朝服一具衣一襲錢三十萬布百疋

石苞爲大司馬薨武帝發哀于朝堂賜秘噐朝服一具衣一襲錢三十萬布百疋及葬給節幢麾曲蓋追

九代元... 褒寵一... 卷之三十一  
鋒車鼓吹介士大車如魏司空陳泰故事車駕臨送  
於東掖門外策謚曰武咸寧初詔與裴秀等並爲王  
功列於銘饗

陳騫爲大司馬既位極人臣年踰致仕思欲退身咸  
寧三年求入朝因乞骸骨賜交冕之服詔曰騫元勳  
舊德統馭東夏方弘遠績以一吳會而所苦未除每  
表懇切重勞以方事今聽留京城以前大司馬府增  
置祭酒二人帳下司馬官騎大軍鼓吹皆如前親兵  
百人厨田十頃厨園五十畝厨士十人器物經用皆  
留給焉又給乘輿輦出入殿中加鼓吹如漢蕭何故

事騫屢稱疾辭位詔曰騫履德論道朕所咨詢方賴  
謀猷以弘庶績宜時視事可遣散騎嘗侍諭意騫輒  
歸第詔又遣侍中敦諭還府遂固請許之位同保傅  
在三司之上賜以几杖不朝安車駟馬以高平公還  
第帝以其勲舊耆老禮之甚重又以騫有病聽乘輿  
上殿及薨加以袞斂贈太傅謚曰武及葬帝於大司  
馬門臨喪望柩流涕禮依大司馬石苞故事

賈充爲太尉太康三年疾篤上卽綬遜位帝遣使臣  
諭旨問疾殿中太醫致湯藥賜床帳錢帛自皇太子  
宗室躬省起居及薨帝爲之慟使使持節大嘗奉策

追贈太宰加衮冕之服綬授御劍賜東園秘器朝服一具衣一襲大鴻臚護喪事假節鉞前後部羽葆鼓吹緹麾大輅鑾輅輻輳車帳下司馬大車椎斧文衣武賁輕車介士葬禮依霍光及安平獻王故事給塋田十頃與石苞等爲王公配享廟庭

荀顗爲太尉薨武帝爲舉哀皇太子臨喪二宮賻贈禮秩有加詔曰侍中太尉太子太傅臨淮公顗清純體道忠允立朝歷司外內茂績旣崇訓傳東宮徽猷弘著可謂行歸于周有季者已不幸薨歿朕甚痛之其賜溫明秘器朝服一具衣一襲又詔曰太尉不恤私門居無館宇素絲之志沒而彌顯其賜家錢二百萬使立宅舍

衛瓘爲司空領太子少傅武帝詔加千兵百騎鼓吹之府

何曾進位太傅老年屢乞遜位武帝詔曰太傅明朗高亮執心弘毅可謂舊德老成國之宗臣者也而高尚其事屢辭祿位朕以寡德憑賴保佑省覽章表實用憮然雖欲成人之美豈得遂其雅志而忘翼佐之益哉又司徒所掌務煩久勞耆艾其進太宰侍中公如故朝會劍履乘輿上殿如漢相國蕭何田千秋魏

太傅鍾繇故事賜錢百萬絹五百疋八尺牀帳簾褥百副置長史掾屬祭酒及員束一依舊制所給親兵官騎如前王者依次暗禮典務使優備後每召見勅以嘗所飲食服物自隨令二子侍從咸寧四年薨帝於朝堂素服舉哀賜東園秘器朝服一具衣一襲錢三十萬布百疋

李喬爲司徒薨武帝詔遣御史持節監喪致祠皇太子命舍人王贊誅之文義甚美

石鑿遷右光祿大夫開府領司徒前代三公冊拜皆設小會所以崇宰輔之制也自魏末已後廢不復行至鑿武帝有詔令會遂以爲嘗

山濤爲司徒薨武帝詔賜東園秘器朝服一具衣一襲錢五十萬布百疋以供喪事策贈司徒密印綬侍中貂蟬新沓伯密印青朱綬祭以太牢謚曰康將葬賜錢四十萬布百疋

傅祗懷帝時爲司徒以足疾詔版輿上殿不舞蹈

王導明帝時爲司徒王敦舉兵內向帝伐敦假導節都尉諸軍領楊州刺史敦平進封始興郡公邑三千戶賜絹九千疋進位太保司徒如故劔履上殿入朝不趨贊拜不名導固讓復與庾亮等同受遺詔共輔

幼主是爲成帝及薨帝舉哀于朝堂三日遣大鴻臚持節三事贈襚之禮一依漢博陸侯及安平獻王故事及葬給九游輜輶車黃屋左纛前後羽葆鼓吹虎賁班劍百人中興名臣莫與爲比册日蓋高位以酬明德厚爵以答懋勲至乎闔棺標跡莫尚號謚風流百代于是乎在惟公邁達冲虛玄鑒劭邈夷淡以約其心體仁以流其惠棲遲務外則名携中夏應期濯纓則潛筭獨運昔我中宗肅祖之基中興也下惟委誠而策定江左恭已宅心而庶績咸熙故能威之所振寇靈改心化之所鼓禱杌易質調陰陽之和通彝倫之紀遼隴承風丹穴景附隆高世之功復宣武之績舊物不失公協其猷若乃負荷願命保朕冲人遭遇艱圯夷險委順拯其淪墜而濟之以道扶其顛傾而弘之以仁經緯三朝而蘊道彌曠方賴高謨以穆四海昊天不弔奄忽薨殂朕用震慟于心雖有殷之殞保衡有周之喪二南曷踰茲懷今遣使持節謁者僕射往贍錫謚日文獻祠以大牢魂而有靈喜茲榮寵

陸玩爲司空薨給兵千人守冢七千家孝武帝太元中功臣普被減削司空何克等止得六家以玩有佐

命之勲先陪陵而葬繇是特置興平伯官屬以爲衛  
王彪之爲尚書令掌朝政以年老上疏乞骸骨孝武  
詔不許加光祿大夫儀同三司未拜疾篤帝遣黃門  
侍郎問所苦賜錢三十萬以營醫藥及卒卽以光祿  
爲贈

桓溫爲大司馬薨皇太后與孝武臨于朝堂三日詔  
賜九命衮冕之服及朝服一具衣一襲東園秘器錢  
二百萬布二千疋蠟五百斤以供喪事及葬一依大  
宰安平獻王漢大將軍霍光故事賜九旒鑾輅黃屋  
左纛輜輶車挽歌二部羽葆鼓吹虎賁班劍百人優  
冊卽前南郡公增七千五百戶進地方三百里賜錢  
五千萬絹二萬疋布十萬疋追贈丞相

謝安輔政領揚州刺史詔以甲仗百人入殿時孝武  
始親萬機進安中書監驃騎將軍錄尚書事固諡軍  
號後出鎮新城帝出祖于西池獻觴賦詩焉及薨帝  
三日哭臨于朝堂賜東園秘器朝服一具衣一襲錢  
百萬布千疋蠟五百斤贈太傅謚曰文靖以無下舍  
詔府中備凶儀及葬加殊禮依大司馬桓溫故事又  
以平符堅勲封廬陵郡公

宋徐羨之爲尚書僕射鎮軍將軍丹陽尹高祖卽位



以佐命之功詔遷尚書令楊州刺史進位司空錄尚書事帝不豫加班劔三十人與中書令傅亮等同受顧命

傅亮爲僕射與徐羨之等並受顧命給班劔二十人王弘永初中爲衛將軍開府儀同三司徐羨之等謀廢立召之入朝文帝卽位以定策安社稷進號車騎大將軍開府江州刺史如故徐羨之等徵爲侍中徒錄尚書加班劔四十人帝西征謝晦與彭城王義康居守住中書省下弘隊仗出入司徒府擢置參軍元嘉九年薨贈太保中書監給節加羽葆鼓吹增班劔

爲六十人侍中錄尚書楊州刺史如故謚曰文昭公配食廟庭其年詔曰乃者三逆煽禍寔繁有徒爰初尊養暨于明罰外虞內慮實惟艱難故太保華容縣公弘故衛將軍華故左光祿大夫曇首抱義懷忠乃情同至籌謀廟堂竭盡智力經綸夷險簡自朕心國恥旣雪允膺茅土而並執謙挹志不可踰故用佇朝典將有後命盛業不究相係殞落永懷傷嘆痛恨無已弘可增封千戶華曇首封開國縣侯食邑各千戶護軍將軍建昌公彥之深誠密謨比蹤齊契其復先食邑以酬忠勲又詔聞王太保家便已匱乏清酌之

美同規古人言念始終情深悽歎可賜錢百萬米千斛

南齊王儉爲侍中尚書令武帝永明初進號衛將軍六年卽本號開府儀同三司先是詔儉三日一還朝尚書令史出外咨事帝以往來頻數詔儉還尚書下省疾甚世祖親臨視及薨吏部尚書王晏啓及儉喪帝答曰王儉德誠富盛志用方隆豈意暴疾不展救護便爲異世奄忽如此痛酷彌深其契闊艱運義重嘗懷言尋悲切不能自勝痛矣柰何往矣柰何詔衛將軍文武及臺所兵仗可悉停待葬又詔曰慎終追

遠列代通規褒德紀勲峻厲嘗萊故侍中中書令太子少傅領國子祭酒衛軍將軍開府儀同三司南昌公儉體道秉哲風寓淵默肇自弱齡清猷自遠登朝應務民望斯屬草昧皇基協隆鼎祚宏謨盛烈載銘彝篆及贊朕躬徽績光茂忠圖令範造次必彰四門允穆百揆時序宗臣之重情寄兼嘗方正位論道七釐衮職彌茲景化以贊隆平天不憖遺奄焉薨逝朕用震慟于厥心可追贈太尉侍中中書監公如故給節加羽葆鼓吹增班劍爲六十人

褚淵初爲尚書令侍中給班劍二十人後改中書監

給鼓吹一部後爲司徒錄尚書事增班劔爲二十人  
五日一朝淵疾帝遣侍中王晏黃門郎王秀之問疾  
及薨家無餘財負債至數十萬詔曰司徒奄至薨逝  
痛怛慟懷比雖尫瘵便力出臨哭給東園秘器朝服  
一具衣一襲錢二十萬布二百疋蠟一百斤又詔曰  
夫褒德所以紀民慎終所以居厚前王盛典咸必由  
之故侍中司徒錄尚書事新除司空領驃騎將軍南  
康公淵履道秉哲鑒識弘曠爰初弱齡清風夙舉登  
庸應務具瞻允集孝友著于家邦忠貞彰于亮采佐  
命元朝經綸王化契濶屯夷綢繆始終摠錄機衡四

門惟穆諒以同規往古式範來今謙光彌遠屢陳降  
挹權從高旨用虧大猷將登上列永翼聲教天不慙  
遺奄焉薨逝朕用震慟于厥心其贈公太宰侍中錄  
尚書公如故給節加羽葆鼓吹增班劔爲六十人葬  
送之禮依宋太保王弘故事謚曰文簡  
徐孝嗣爲左僕射散騎嘗侍明帝卽位加侍中中軍  
大將軍以定策勲進爵爲公贈封二千戶給班劔三  
十人加兵百人舊拜三公乃臨軒至是帝特詔與陳  
顯達王晏並臨軒拜授

梁謝朓爲中書監司徒衛將軍薨於府時年六十六

高祖出臨哭詔給東園秘器朝服一具衣一襲錢十萬布百疋蠟百斤贈侍中司徒

王亮爲中書監卒高祖詔贈錢三萬布五十疋

王瑩爲中書令給鼓吹一部瑩性清慎居官恭恪高祖深重之

王僧辨自元帝初爲侍中尚書令及帝卽位以功進授鎮軍將軍司徒加班劔二十人改封永寧郡公食邑五千戶

陳徐度爲司空薨贈太尉給班劔二十人宣帝大建四年配享高祖廟庭

後魏奚斤明元時爲左丞相蠕蠕犯塞斤等追之拜天部大人進爵爲公命斤出入乘輶軒備威儀道從穆觀明元時統攝朝政泰嘗八年暴疾薨於苑帝親臨其喪悲慟左右賜以通身引起金鈔棺喪禮一依安城王叔孫俊故事贈宜都王

盧魯元爲太保錄尚書事每有平殄輒以功賞賜僅隸前後數百人布帛以百萬計太武臨幸其第不出旬日欲其居近易於往來乃賜甲第於官門南衣食車馬皆乘輿之副真君三年冬車駕幸陰山魯元以病不從侍臣問疾送醫藥傳驛相屬於路及薨帝甚

悼惜之還臨其喪哭之哀慟東宮西宮命太官日送奠晨昏哭臨訖則備奏鍾鼓伎樂輿駕比葬三臨之喪禮依安城王故事而贈襄城王葬於崞山爲建碑闕自魏興貴臣恩寵無比

尉春文成時與太宰嘗英等評尚書事帝以眷元老賜杖履上殿

劉尼爲振威將軍與源賀等共立文成封東安王高宗未遷司徒獻文卽位以尼有大功於先朝彌加尊重賜別戶三十

荀頹孝文時爲司空公封河東王以舊老聽乘步挽杖於朝又詔曰頹爲台鼎論道是寄歷奉四朝庸績彌遠宜加崇異以彰厥功自茲已後可求受復除

尉元爲司徒以年老致仕元疾篤孝文親幸省疾太和十七年八月元薨詔曰元至行寬純仁風美富內秉越群之武外挺溫懿之容自少暨長勲勤備至歷奉五朝美隆四業南耀河淮之功北光燕然之効魯宋懷仁中鉉載德所謂忘身脩於本末行道著於終始勲書玉牒惠結民志者也爰及五福攸集懸車歸老謙損既彰遠邇流詠陟茲父事儀我萬方謂極眷壽彌贊大業天不遺老奄爾薨逝念功惟善惻怛于

懷但戎事致集恨不盡禮耳可賜布帛糶物二千疋  
溫明祕器朝服一具並爲營造墳域塋以殊禮

馮熙爲太尉太和十九年三月戊子薨四月辛丑孝  
文爲熙舉哀於行在所

陳建爲司徒征西大將軍進爵魏郡王孝文與文明  
太后類幸建第賜建妻物於後庭

穆亮自宣武卽位爲尚書令俄轉司空公景明三年  
薨給東園溫明祕器朝服一具衣一襲錢四十萬布

二百疋蠟二百斤世宗親臨小歛贈太尉公領司州  
牧

崔光孝明時爲車騎大將軍儀同三司正光元年冬  
賜光几杖衣服三年詔步挽至東西上閣光年耄多  
務病疾稍增而自強不已嘗在著作疾篤不歸四年  
十月孝明親臨省疾詔斷賓客中使相望爲止聲樂  
罷諸遊眺拜長子勵爲齊州刺史及薨孝明聞而悲  
泣中使相尋詔給東園溫明祕器朝服一具衣一襲  
錢六十萬布一千疋蠟四百斤大鴻臚監護喪事贈  
太傅領尚書令驃騎大將軍開府冀州刺史侍中如  
故又勅加後部鼓吹班劍依太保廣陽王故事孝明  
祖喪建春門外望輶哀感儒者祭之

冊府元龜

巡按福建監察御史臣李嗣京 訂正

知甌寧縣事 臣孫以敬參閱

知建陽縣事 臣黃國琦較釋

宰輔部

褒寵第二

北齊斛律金遷左丞相孝昭踐祚詔金朝見聽乘步  
挽車至階武成即位禮遇彌重金曾遣人獻食中書  
舍人李若誤奏云金自來武成出在昭陽殿勅侍中  
高文遙將羊車引之若知事誤更不敢出暎廊下文

冊府元龜 宰輔部

卷之三十九

七

逖還覆奏帝罵若云空頭漢合殺亦不加罪

趙彥深為司空轉司徒自昭帝以還禮遇稍重每有引見或升御榻嘗呼官號而不名

後周李弼為太師趙國公薨于位明帝舉哀比葬三臨其喪發卒穿冢給大輅龍旂陳軍至于墓所配食太祖廟庭

晉公護武帝時為大冢宰令五府總於天官三年詔曰大冢宰晉國公智周萬物道濟天下所以克成帝業安養我蒼生况親則懿昆任當元輔而可同班庶品齊位衆臣乎自今詔誥及百司文書並不得稱公

各以彰殊禮護抗表固讓及護母薨尋有詔起令視事四年護巡邊至靈州還五年詔曰光宅曲阜魯用郊天之樂地處參墟晉有大蒐之禮所以言時計功昭德紀行使持節太師都督中外諸軍事柱國大將軍大冢宰晉國公體道居貞含和誕德地居戚右才表棟隆國步艱難寄深險夷朝綱締構事均休感故以述冥殆庶理契如仁今文軌尚隔方隅猶阻典策未脩聲名多闕宜賜軒懸之樂六佾之舞

于謹為太傅太宗伯天和二年薨武帝親臨賜繒粟麥共分甚豐贍本官加二十州諸軍事雍州刺史配



享於太祖廟

寶熾爲太傅嘗有疾武帝幸其第而問之因賜金石之藥其見禮如此齊平之後帝乃召熾歷觀相州宮殿熾拜賀曰陛下真不負先帝矣帝大悅賜奴婢三十人及雜繒帛千疋進位上柱國

隋李穆初仕後周爲太保左輔揔管開皇初來朝高祖降坐禮之拜太師贊拜不名真食成安縣三千戶蘇威開皇中兼民部尚書叅掌朝政高祖嘗怒一人將殺之威入閣進諫不納帝怒甚將自出斬之威當帝前不去避之而出威又遮止帝拂衣而入良久乃

召威謝曰公能如是吾無憂矣於是賜馬二匹錢十餘萬大業中爲納言煬帝詔曰玉以潔潤丹紫莫能逾其質松表歲寒雪霜莫能凋其采可謂溫仁勁直性之然乎房公威器懷溫裕識量弘雅早居端揆備悉國章先皇舊臣朝之宿齒棟樑社稷彌諸朕躬守文奉法卑身率禮昔漢之三傑輔惠帝者蕭何周之十亂佐成王者召奭國之寶器其在得賢參燮台階具瞻斯允雖復事藉論道終期獻替銓衡時務朝寄爲重可開府儀同三司餘並如故威當時見重朝臣莫與爲比

馬二百匹奴婢百口嘗賜王公已下射素箭為第一  
帝手以外國所獻金精盤價直鉅萬以賜之獻皇后  
山陵制度多出于素帝喜之下詔曰君為元首臣則  
股肱共治萬姓義同一體上柱國尚書左僕射仁壽  
宮大監越國公素志度恢弘機鑒明遠懷佐時之畧  
抱經國之才王業初基霸圖肇建策名委質受版出  
師擒剪凶魁克平號鄭頻承廟筭揚旌江表每稟戎  
律長驅寒陰南指而吳越肅清北臨而獯獫摧服自  
居端揆參贊機衡當朝正色直言無隱論文則詞藻

縱橫語武則權奇間出既文且武惟朕所命任使之  
處宿夜無怠獻皇后奄離六宮遠日云屆瑩兆安厝  
委素經營然塋事依禮唯卜泉石至如吉凶不繇於  
此素義存奉上情深體國欲使幽明俱泰寶祚無窮  
以為陰陽之書聖人所作禍福之理特須審慎乃徧  
歷川原親自占擇纖介不善即更尋求志圖元吉孜  
孜不已心力備盡人靈協贊遂得神臯福壤營建山  
陵論素此心事極誠孝豈與夫平戎定寇比其功業  
非唯廟廊之器實是杜稷之臣若不加褒賞何以申  
茲勸勵可別封一子義康郡公邑萬戶子子孫孫承

襲不絕餘如故并賜田三十頃絹萬段米萬石金鉢一實以金銀鉢一實以珠并綾錦五百段大業元年遷尚書令賜東京甲第一區物二千段尋拜太子太師餘官如故前後賞錫不可勝計明年拜司徒改封楚公真食二千五百戶其年卒官謚曰景武贈光祿大夫大尉公弘農河東絳郡臨汾文城河內汲郡長平上黨西河十郡太守給輜輶車班劍四十人前後部羽葆鼓吹粟麥五千石物五千段鴻臚監護喪事帝又下詔曰夫銘功彝器紀德豐碑所以垂名迹於不朽樹風聲於沒世故楚景武公素茂績元勳劬勞王室竭盡誠節協贊朕躬故以道邁三傑功參十亂未臻遐壽遽戢清徽春秋迎代方縣歲祀式播彫篆用圖勲德可碑宰隧以彰盛美

高頴爲尚書左僕射兼納言初頴父賓爲周大司馬獨孤信僚佐賜姓獨孤氏高祖每呼頴爲獨孤而不名也後加上柱國頴每坐朝堂北槐樹下以聽事其樹不依列有司將伐之帝特命勿去以示後人其見重如此

唐裴寂爲尚書右僕射初從高祖起義於晉陽又勸受禪及高祖卽位謂寂曰使我至此者公之力也遂

拜右僕射賜以服玩不可勝紀詔尚食奉御每日賜  
寂御膳帝視朝每引與同坐入閣則延之卧内言無  
不從呼爲裴監寂先爲晉陽官副監而不名其見親禮如此當  
朝貴戚莫與之比帝有所巡幸必令居守麟州刺史  
常雲起告寂謀反鞠之無端而釋之帝謂寂曰朕之  
有天下者本公所推豈有二心哉復白須分所以推  
寃耳因令貴妃三人齋珍饌寶器詣寂第宴樂極歡  
經宿而去俄遷左僕射又聘其女爲趙王妃賜宴於  
含章殿帝極歡寂頓首而言曰臣初發太原已有慈  
旨清平之後許以退耕今四海又安伏願賜臣骸骨

帝泣下霑襟日今猶未也要相偕老耳公爲台司我  
爲太上逍遙一代豈不快哉俄拜司空增邑通前六  
千戶遣尚書員外郎更直寂第其見崇貴如此貞觀  
二年十一月太宗有事於圓丘及還御大輦特引寂  
及開府儀同三司長孫無忌陪乘焉

蕭瑀武德初爲內史令高祖每臨軒聽政必賜升御  
榻瑀既獨孤氏之壻與語呼之爲蕭郎瑀奏便宜數  
十條多見納用高祖手勅日得公之言特存社稷行  
智者之策以能成人之美納諫者之言以金寶酬其  
德今賚公黃金一函以報智者勿爲推退也後拜特

進參預朝政事嘗因賜宴太宗從容謂房玄齡曰蕭  
瑀大業之日以進諫隋主出爲河池太守慮遭剖心  
之禍翻見太平之日北叟失馬事亦難嘗瑀頓首拜  
謝又曰武德六年已後太上皇有廢立之心我當此  
日不爲兄弟所容實有功高不賞之懼此人不可以  
厚利誘之不可以刑戮懼之真社稷臣也乃降宸筆  
賜詩曰疾風知勁草板蕩識誠臣太宗以瑀好佛道  
嘗賜繡佛像一軀并繡瑀形狀於像側以爲供養之  
容又賜王褒所書大品般若經一部並賜袈裟以克  
講論之服焉貞觀二十二年六月薨詔曰悼往飾終  
實惟茂典高班禘禮允屬各臣故特進宋國公瑀稟  
粹挺生含章秀出慶傳積德道映搢紳登朝膺務多  
歷年所出綜機揆雅道光於廊廟入司綸綽謹言聞  
於帷扆行歸恭儉志存靜退輔德無聞逝川奄及緬  
惟旣往震悼良深宜錫寵章式光幽宥可贈司空使  
持節都督荆峽岳朗澧五州諸軍事荊州刺史官封  
如故陪葬獻陵宜令使人持節冊命贈絹布五百段  
并賜東園秘器後改陪葬于昭陵

封倫爲右僕射貞觀元年遘疾於尚書省太宗親視  
卽命上輦送還第尋薨太宗深悼之廢朝三日再贈

司空

馬周爲中書令太宗嘗體目群臣各有其詞體周日  
材惟獻替秀出珪璋去山東而躡承明輦河南而踐  
金馬因時耀彩似菊露之結重巖迴進騰芳如蘭風  
之出幽筵又神筆賜飛白書鸞鳳凌雲必資羽翼股  
肱之寄誠在忠良周既趨務兩宮庶政兼總處事甄  
密甚得當時之譽病消渴彌年不瘳時駕幸翠微宮  
爰求勝地爲周起宅名醫中使相望不絕每令尚食  
以御膳供之及與疾還京太宗躬爲調藥遣使送皇  
太子親臨問疾及卒爲之舉哀於宜秋門贈中書令

幽州都督陪葬昭陵使鴻臚少卿監護喪事

戴胄爲吏部尚書參預朝政太宗嘗謂群臣曰戴胄  
於我無骨肉之親但其忠直勵行情深體國事有機  
要無不以聞所進官爵以酬厥勞耳及卒太宗爲舉  
哀于朝堂哭之甚慟遣衛尉卿劉弘基監護喪事詔  
虞世南爲之碑文賜物千段悼惜久之贈尚書右僕  
射追封道國公後乃聘其女爲道王妃

溫彥博爲尚書右僕射掌機務性儉素不營第宅及  
卒日殯於陋室太宗甚憫之特命有司爲立堂焉  
高士廉初爲侍中尚書左僕射前後賞賜不可勝紀

貞觀十六年加開府儀同三司餘如故太宗征遼太子於定州監國士廉以開府儀同三司平章政事攝太子太傅駕還從至定州遇疾暴發太宗親幸其第以問之及駕幸靈州固請從行遂輿疾而從在塗中使名醫上藥相繼於道還京漸篤及薨詔曰昔平仲云亡齊后深股肱之慟太真既沒晉君悲社稷之臣故悼往飾終義存追遠褒忠錄舊事本因心故開府儀同三司上柱國忠國公士廉德範弘深風獻遠著道高廊廟望重勳賢職在銓衡穆九流而馳譽位居端右摠百揆而騰芳班職台儀具瞻允集忠謀令範遇物必彰造膝危詞類多弘益瞻風力以齊軌軼伊呂而長鶩朕爰在弱齡早敦姻戚綢繆眷遇多歷年所方期翊茲景化永贄隆平曾不慙遺忠良奄及感惟永徃震動厥心儀形莫追徽音日遠宜崇禮命式表哀榮可贈司徒使持節都督并汾箕嵐四州諸軍事并州刺史給班劍四十人及羽葆鼓吹罽布二千段米粟二千石陪葬昭陵令攝鴻臚卿護監臨當祖載便屬寒食勅遣尚官以食四輦致祭仍降宸筆爲文寘於靈座云朕與卿義重君臣道符冥契鱗波順乎風勢早啓沃乎朕心如何一朝奄成異代眷言

疇昔用切深衷自幽明一謝將歷數旬尚同城闕之間想游魂其如近今既丹旄戒路歸骨窮泉望隔丘野之中思令德而方遠凝哀笳於晨路引嘶驟於夜臺嗟爾世之長辭結余心之永恨追懷前賞極宴終娛豈謂樂情迴成悲緒酒有千日之號人無再飲之期昔臨膳以增歡今撫杯而益慟故遣陳茲饗禮以寄曩懷魂如有靈歆我哀饌及柩出橫橋太宗登長安故城西北樓望喪而慟

杜淹爲御史大夫判吏部尚書參議朝政歲餘疽發左足太宗令醫者視之言不救太宗憫然傷之於是親自臨問賜帛三百疋

杜如晦爲右僕射未幾以疾免帝令皇太子就第臨問知其不起又親幸其宅撫之流涕賜物千段及終太宗廢朝三日爲之舉哀哭甚慟遣國子祭酒楊師道監護喪事贈開府儀同三司太宗手勅著作郎虞世南曰吾與如晦君臣義重不幸物化追念勲舊痛悼于懷卿體吾此意爲之製碑文也及將葬重贈司空明年晦亡日太宗復遣尚宮至第慰問妻子其國官府佐皆不之罷終始恩遇未之有焉

房玄齡爲尚書左僕射貞觀九年十一月加開府儀



同三司十六年拜司空俄兼太子太傅二十二年車駕幸玉華宮玄齡時疾盛發詔令卧搃留臺至夏漸篤追赴宮所乘輦入殿將至御座乃下太宗對之流涕玄齡亦感咽不能自勝勅專遣名醫攻療尚食每日供御膳稍益太宗即喜見顏色如聞增劇爲改容悽愴病劇車駕臨問握手叙別悲不自勝皇太子亦就與之訣其年七月玄齡薨太宗廢朝三日詔曰輟膳流哀悲深棟幹徹懸輿感悼切股肱是知緝禮飾終道先彛冊贈章追遠事本因心故司空梁國公玄齡蹈義挺生資忠秀出功宣翼贊誠著艱難推轂

代藩參六飛之馭沃心皇極均十亂之重恪居端揆亟積暄寒九功繇其日用百辟於焉仰止若乃恭儉周慎之心奉國忘私之志足以抗衡上列獨暎終古方申倚寄永贄隆平曾不慙遺摧梁奄及永惟良輔是用震勸于厥心宜加寵靈式旌泉路可贈太尉使持節都督并箕嵐勝四州諸軍事守并州刺史所司脩禮冊命給班劍四十人及羽葆鼓吹賻絹布二千段米粟二千石陪葬昭陵賜東園秘器仍令工部尚書閻立德攝鴻臚卿監護

魏徵爲太子太傅知門下省事卒詔陪葬昭陵因山

爲墳以布車載柩無文彩之飾申其宿志也葬日太宗登苑西樓臨路哭祭太宗復爲製碑文并御筆書石刻畢停於將作北門

李靖爲尚書右僕射貞觀八年以足疾上表乞骸骨言甚懇至太宗遣中書侍郎岑文本謂曰朕觀自古已來身居富貴能知止足者甚少不問愚智莫能自知才雖不堪強欲居職縱有病疾猶自勉強公能識遠大體深足可嘉朕今非真成公雅志亦欲以公爲一代楷模乃下優詔如受特進聽在第攝養賜物千

段尚乘馬兩匹祿賜國官府佐並依舊給患若小瘳每三兩日至門下中書平章事九年五月賜靖靈壽杖助足疾也及靖妻亡有詔墳塋制度依霍光故事象燕然及積石山以旌殊績十一年夏有疾太宗親幸其第流涕謂靖曰公是朕平生舊交又於國有大功急聞疾病深以爲憂賜緡千疋十八年帝幸其第問疾仍賜五百疋太宗將伐遼召靖入賜坐御前二十三年五月薨詔曰昔晉羊公云逝名都爲之罷市鄭子產斯亡在機於焉投杼故開府儀同三司上柱國益國公李靖蘭陵騰芳鈞川揚佐氣凌關外志溢戎場興言締構十角將三吳咸偃披勳王府閩禺與

渾塞同揮澄妖氛於下瀨闡皇風於高門舟楫遐宣  
台儀近曜官稱載靜休有餘芳蘊茲高志歸乎樂善  
遊赤松於艾服之年訪黃綺於杖鄉之歲語默之趣  
疇今罕匹進退之道對古爲別逝川東馳高奉西靡  
眷言永徃情深哀悼昔惟堂始事苟公有追贈之文  
郊平既安祭遵致容車之禮式旌泉壤以備哀榮可  
贈司徒使持節都督并汾箕嵐四州諸軍事所司脩  
禮冊命給班劍四十人及羽葆鼓吹陪葬昭陵賜東  
園秘器仍令攝鴻臚寺卿享監護羽儀送至墓所高  
宗卽位重贈太尉與尚書左僕射屈突通並配享太

宗廟庭又疇其封邑依舊不減

長孫無忌高宗時進位大尉以早上疏辭職高宗頻  
降手詔敦喻不許幸無忌第見其三子並擢授朝散  
大夫又令圖無忌形像親爲畫贊以賜之

岑文本爲中書令從太宗征遼至幽州暴疾太宗親  
自臨視撫之流涕及卒太宗聞嚴鼓之聲日文本殞  
逝情深惻怛今宵夜警所不忍聞命停之賜東園秘  
器陪葬昭陵

薛元超高宗時爲中書侍郎同中書門下三品特承  
恩遇嘗召入與諸王同預私宴又重其文學政理之

才嘗謂元超日長得卿在中書固不藉多人也

高季輔爲中書令簡較吏部尚書監修國史累封菴縣公永徽初辭職優詔不許又加光祿大夫行侍中兼太子少保以風疾不視事高宗令追其兄魏州刺史季通除宗正少卿以視疾又命中使觀其進食增損既卒帝舉哀於雲龍門廢朝三日贈開府儀同三司邢州都督官造靈輿送還御

崔敦禮爲太子少師同中書門下三品敦禮久患弟餘慶時任定襄都督府司馬特召赴京侍疾既卒高宗舉哀於東雲龍門皇太子遣家令薛仁軌簡較凶

事詔贈開府儀同三司并州都督陪葬昭陵

李義府爲中書侍郎同中書門下三品自是益承任遇遷中書令兼檢校御史大夫監脩國史又加太子賓客累封河間郡公高宗爲造甲第榮寵莫比

李勣爲司空寢疾詔以勣弟晉州刺史弼爲司衛正卿諸子外任者悉召還京師使得視疾及薨高宗舉哀於光順門輟朝七日仍令司平太嘗伯楊昉監護喪事司禮太嘗伯楊思敬持節齋壘書弔祭贈太尉揚州都督賜東園秘器陪葬昭陵塋日帝幸未央宮登樓望喪車慟哭并爲設祭詔百官送至故城西北

許敬宗爲太子少師同東西臺三品乾封初以年老不能行步高宗令與司空勣每朝日乘小馬入禁門至內省及薨爲之舉哀廢朝三日詔文武百官就第赴哭冊贈開府儀同楊州大都督陪塋昭陵戴至德爲戶部尚書郝處俊崔知悌爲中書侍郎李敬玄爲吏部侍郎並同中書門下三品咸亨五年八月戊寅朔御札飛白書贊以賜至德詞曰汎洪源俟舟楫處俊日飛九霄假六翮敬玄日咨啓沃罄丹誠中書侍郎崔知悌日竭忠節贊皇猷議者以戴郝寬厚而李崔忠勤故帝以此言褒美之

劉仁軌則天光宅中爲文昌右相同鳳閣鸞臺三品薨年八十四皇太后廢朝三日令在京百官以次赴哭贈開府儀同三司并州大都督陪塋乾陵賜其家實封三百戶

周允元爲鳳閣侍郎平章事卒贈貝州刺史則天悼之不已爲七言詩以傷之又自繕寫時以爲榮

狄仁傑爲內史則天幸三陽宮日王公百僚咸從唯仁傑特賜宅一區當時恩寵無比及卒則天舉哀廢朝三日贈文昌右相

顧琮爲天官侍郎鳳閣鸞臺平章事卒則天日顧琮

久經任使不幸殞沒准於前例雖不舉哀然朕以股肱之情深有悲悼今日特為不視事

姚元之長安中為鳳閣侍郎以母老表請解職歸侍言甚哀切則天難違之下制曰忠為令德孝乃天經義著君親道存愛敬其或兼者可不美歟銀青光祿大夫行鳳閣侍郎兼檢校相王府長史同鳳閣鸞臺三品姚元之自掖垣趨侍廊廟謀猷竭節盡誠讜言正議始終無替弘益以多近以母氏衰老情兼喜懼在休沐之期闕晨昏之禮乞解所職以就閒養外奏內請志到詞勤宜遂懇情用敦孝道睠彼藩邸高選

綱佐俾從梁苑之游以致潘園之樂可行相王府長史一事已上並同三品玄宗初為兵部尚書同中書門下三品先天二年封梁國公食邑三千戶追舊勳特優異也又為紫微令後改名崇病疝居于罔極寺黃門侍郎源乾曜奏曰姚崇氣力虛弱不能行步伏以軍馬事切欲得與臣商量望令移居四方館特許家人視疾從之

李懷遠中宗時為左散騎嘗侍同中書門下三品及卒帝特賜錦被以為小斂仍為文以祭之贈侍中葬事務從優厚

魏元忠為尚書右僕射神龍二年八月表請歸鄉拜墓許之賜錦袍一領銀千兩因降手勅日臨岐感愴深惻朕懷勉慎行鑣佇促還轡仍令宰相及諸司長官送於上東門外又給元忠千騎四人充其左右仍勅之日但正直之士為邪佞所憎慮有不逞之徒知卿在路無備因茲射險忽肆兇狂萬一損卿追悔無及縱加弔鑊何補於卿朕心口為憂明發不寐今故遣千騎四人緩急任卿馳使元忠及將還東都帝又幸白馬寺以迎之當時莫不榮羨

岑義睿宗時為戶部尚書同中書門下三品延和初遷侍中賜物三百段細馬一匹帝讀中宗實錄以義有功故有此命

魏知古玄宗時為侍中先天元年十月獵于驪山下知古上詩諫之手詔日卿所進獵渭濱十韻三復研精良增嘆美夫詩者寫其心懷諷諭君主楊雄羽獵相如上林率繇茲道予何於温湯觀省風俗時因暇景掩渭而畋開一面之羅展三驅之禮無情較獵但慕前禽卿有箴規儆予不逮令賜物五十段以申勸獎

源乾曜為侍中張說為中書令開元十二年賜上考

親製其詞曰源乾曜譽譽匪躬謙謙自牧正身率下直道事人無聞伐已之功每立致君之節顧問則出納斯允左右則啓沃居多德行可稱自宜升擢張說以道佐時以忠處事顏雖不犯嘗聞獻替之誠言則不諛自得謀猷之體政令必俟其增損圖書又籍其刑削才望兼著理合褒升並考中上十三年十一月封東嶽禮畢以乾曜爲尚書左丞相兼侍中中書令張說爲尚書右丞相兼中書令蓋以宰相之任佐于王化勒成岱宗時有寵也

杜暹爲黃門侍郎同中書門下平章事開元十四年賜甲第一區廐馬一匹雜彩一百段賞功也

李元紘爲戶部侍郎平章事開元十五年端午宴群臣于武成殿特賜元紘及兵部尚書蕭嵩金章紫綬以寵之

裴光庭爲侍中卒贈太師光庭與蕭嵩不協太嘗博士孫琬將議光庭謚以其用循資格非獎勸之道建議謚爲克時人以爲希嵩意帝聞之特下詔賜謚曰忠獻仍令中書令張九齡爲其碑文

李林甫爲右相天寶中任遇大重詔於太清宮刻石爲林甫及陳希烈像侍於聖容之側城東有薛王舊



別業林沼幽邃當時第一特以賜之及女樂二部金銀珍飩甚衆宰相用事之盛開元以來未有其比九載林甫扶疾從幸華清官數日增劇巫言一見聖人差減帝欲視之左右諫止乃勅林甫出於庭中帝登降聖閣遙視舉紅巾昭慰之林甫不能與使人代拜於席卒贈太尉兼并州大都督給班劍西園秘器諸子以吉儀護柩還京師發喪于平康坊之第

楊國忠爲右相天寶十三載二月制加光祿大夫守司空兼右相仍賜音聲十人銀器十事物一千匹一以加社稷之衛廼心彌諧一以資籌畫之勞推誠將馭俾厲爲臣之節以彰任賢之美

苗晉卿爲侍中代宗初卽位攝冢宰以衰疾表乞三日一入中書省許之十月庚申許間日入朝引見于延英殿矜老也時晉卿年已衰暮又患兩足帝特許肩輿至中書入閣不趨後薨命有司配享宗廟

裴冕爲左僕射平章事冀國公杜鴻漸爲中書侍郎平章事衛國公大曆五年卒塋日並許百僚祖送于國門

楊綰爲中書侍郎平章事大曆十二年綰宿有痼疾居職旬日中風優詔令就中書省攝養每引見延英

殿特扶入時釐革舊弊唯縮是瞻恩遇無二縮累抗  
疏辭位頻詔敦勉不許及縮疾亟帝每日發中使就  
私第存問又內出醫人一日之中數輩相望於路既終  
中使在門以凶問走馬入奏帝驚悼久之輟朝三日  
卽日下詔贈司徒發使極前冊授令及未歛詔曰王  
者之於大臣也存則寄其腹心均於支體參於軍國  
之重叙以陰陽之和亡則誅其事功加之命數告於  
宗廟之祭禘以綏冕之章則九原可歸百辟知勸故  
朝議大夫守中書侍郎同中書門下平章事集賢殿  
崇文館大學士修國史上柱國賜紫金魚袋楊縮性  
含元和身齊律度道光雅俗器重宗彝寬柔敬恭協  
於九德文行忠信弘於四教內無耳目之役以孝悌  
傳於家外無車服之容以真實形於代西掖專宥密  
之地南宮領選舉之源以儒術首於國庠以禮度掌  
於郊廟簡廉其質奉職同休頃以任非其才毒流于  
政爰登清靜之輔庶諧至理之期道化既沒於朝右  
儉德已行於海內雖賢人之業著於可久而夫子之  
命未如之何方有憑依遽此淪謝屏予之嘆震悼良  
深所懷莫從長想何及况歷官有素絲之節在家無  
尺帛之餘故飾以華衮增其法賻備膺典策載賁朝

經可贈司徒又詔宰相已下文武百官悉就私第弔喪又遣內嘗侍吳承倩會弔贈絹一千匹布三百匹仍宣旨謂百官曰天不使朕致太平何奪我楊綰之速也備及大斂與卿等悲悼惻懷宰輔賻贈恩遇哀榮之盛近年以來未有其比

韋宏爲門下侍郎平章事大曆十三年正月特加九階自朝議卽至銀青光祿大夫仍封河內郡公寵近臣也

崔祐甫爲中書侍郎平章事謀猷啓沃多所裨益祐甫被疾肩輿入中書卧而承旨或假在第大事必令中使咨決及薨帝甚悼之廢朝三日冊贈太傅故事黃門侍郎未嘗有贈三師者以祐甫嘗嘗有大臣節故特寵異

郭子儀爲司徒中書令德宗初卽位子儀攝冢宰進位太尉加號尚父增實封通爲二千戶月給一千五百人糧二百匹馬芻穀弟及男子婿拜官者十餘人既疾病令舒王謨備禮省之及門郭氏子弟迎拜於外子儀卧不能興以手叩頭謝恩而已薨時年八十五帝聞之傷痛者久之爲廢朝五日詔曰天地以四時成物元首以股肱作輔公台之任闕足相承上以

調三光下以象五嶽允釐庶績鎮撫四夷體元和之  
氣根貞一之德功至大而不伐身處高而更安尚父  
增呂望之名維師贈周公之位盛業可久歿而彌光  
故太尉兼中書令汾陽郡王尚父子儀天降人傑生  
知王佐訓師如子料敵如神昔天寶多難羯胡作禍  
咸秦失險河雒爲戎公能翼扶肅宗再造區夏國有  
患難勞其戰定邊有寇盜籍其驅除安社稷必在於  
絳侯定羗戎無喻於克國絳臺綏四散之衆涇陽降  
十萬之虜勲高今古名譽夷狄而勞乎征鎮二紀于  
茲頃以春秋既高疆場多事罷彼旌鉞寵在台衡以

公柱石四朝藩翰萬里忠貞懸於日月寵遇冠於人  
臣尊其元老加以崇號期壽考之永養勲賢之德膏  
育生病藥石靡功人之云亡梁木斯壞雖賻禮加等  
輟朝增日悼心流涕曷可弭忘更議追崇名位斯極  
而尊爲尚父官協太師雖爵秩則同而禮望尤重歛  
以充冕旌我元臣聖祖園陵所宜陪塋式墓重文侯  
之德象山追去病之勲千載如存九原可作册命之  
禮有司脩焉可贈太師陪塋建陵仍令所司備禮册  
命贈絹三千匹布千端米麥三千石舊令一品墳高  
一丈八尺而詔特加十尺群臣以次赴宅弔哭凶喪

所須並令官給及塋帝御安福門臨哭送之百僚陪位皆隕哭特賜謚爲忠武配享代宗廟庭四年六月以子儀大祥賜絹五百疋命百僚赴哭貞元元年正月以子儀祔廟命太嘗給鹵簿博士贊儀

李晟爲太尉中書令德宗嘗呼爲大臣而不名貞元四年詔爲晟立五廟官給牲牢祭器幃帳禮官相儀以祔焉九年八月薨德宗震悼出弔輟朝五日令百官就第臨弔賻布米粟有差命太嘗卿裴郁就第冊贈太師又命京兆尹李克監護喪事官給塋具比大欽帝遣致書於柩前日皇帝遣官闈令第五守建致

誠旨于故太尉兼中書令西平郡王贈太師之靈曰天祚我邦是生才傑稟陰陽之粹氣實山岳之降靈弘濟艱難保佑王室掃盪氛祲廓清上京忠誠感於人神功業施於社稷平時定亂實賴元勳洎領上台克諧中外訐謨帝道協贊皇猷嘗竭嘉言以輔不逮情所親重義無間然方將與國同休永爲邦翰比嬰疾患雖歷旬時日異痊除重期相見弼予在位終致和平豈圖藥餌無徵奄至薨逝喪我賢哲虧我股肱天不慙遺痛惜何極嗚呼大厦方構旋失棟梁巨川未濟遂亡舟楫君臣之義追慟益深循省遺章倍增

感切卿一門裔緒朕必終始保持况愿等弟兄承卿  
教訓朕之志意豈忘平生卿縱不言朕亦存信比者  
卿在之日却未見朕深心今卿與朕長乖方曷知朕  
誠志無以爲念發言涕零是用躬迹數行貴申所懷  
得盡臨緇遣使不能飾詞魂而有知當躄朕意及塋  
德宗御南望春門臨送之又令中人宣詔於柩車文  
武嘗參官哭拜於路及晟祔廟令所司供少牢給鹵  
簿兼令禮官贊儀

馬燧爲司徒侍中北平郡王貞元五年九月燧與大  
尉晟召見於延英殿帝嘉其有大勲勞皆圖形於凌  
煙閣列於元臣之次九年十月召見延英殿因拜手  
仆於地帝親起之十一年八月薨廢朝三日詔京兆  
尹韓臯監護喪事司農卿嗣吳王燾爲吊祭使賻布  
帛米粟有差贈太傅仍令太管卿裴郁持節冊命及  
塋又廢朝遣百寮於延興門臨送十三年十一月燧  
祔廟詔令所司供少牢仍給鹵簿從宅至廟并量給  
人夫

大嘗博士簡較趙退翁爲門下侍郎平章事貞元十  
二年八月薨詔曰翼宣王猷德禮終始蕭何贊清靜  
之化柳莊爲社稷之臣永念忠勞厚其贈祿舉茲命

數以寄哀懷故趙退翁體仁弘義循法守正有絜矩之操有致君之誠素履彰其貞固黃中發於事業文含大雅望重周行暢絕域之恩信整天臺之綱轄啓廸理本勤勞國均奉上見宜孟之忠居室聞晏嬰之儉訐謨左掖盡瘁五年嘗納誨以沃心每匪躬以經遠感疾未逾於信宿殲良俄卽於杳冥震悼之深當宁流嘆禮有旌飾峻其寵章追崇保傅永慰窀穸可贈太子太傅所司備禮冊命賜布絹五百端匹米粟四百石令鴻臚卿王權充冊弔使

盧邁爲門下侍郎平章事貞元十二年九月邁中風疾令宰相詣邁宅問疾

崔損貞元十二年諫議大夫平章事十四年轉門下侍郎平章事損以久疾在家賜絹三百匹以爲醫藥十九年薨贈太子太傅贈布絹五百端匹米粟四百石

杜佑簡較司徒平章事充度支鹽鐵轉運等使元和元年四月詔授司徒依前中書門下平章事仍令所司依舊典冊拜罷其事務從所讓也二年正月告老表再上詔答曰卿量包以大器茂中和事君推一德之誠與物全四時之信登于臺閣則萬事問於胡公

守在方隅則四國宗於申伯舉其實行是可專徽頃者殷憂在辰總錄攸重金甌作鎮群情穆然玉鉉是司庶官咸事朕涉理猶淺惟賢是圖遽陳請老之章將輟弼予之道二三省覽良爲憮然用捨之間慎重斯在謂雅志之難奪豈余衷之可移是用徵尚德之前經酌優賢之故實去煩就簡免以職業之勤置几乘車優其勛力之禮卿宜起今已後每月之內嘗三兩度入朝便至中書商量軍國事務亦莫延於內殿沃朕虛心如此則居多暇辰退可以吐納願志入參大政進可以偃息藩寮靈壽將置於上庠桑梓豈遠於下杜鄉仍以朕此意宣示百寮庶乎君臣作合之期乾坤交泰之義無媿前列永貽後昆致政之詞即宜斷表佑每入奏事憲宗優禮之不名嘗呼爲司徒七年詔以太保致仕宜朝朔望帝遣中人就佑第賜絹五百匹錢五百貫其年薨廢朝三日冊贈太傅千頓爲司空平章事元和五年三月詔依杜佑例一月三朝

裴垪爲中書侍郎同平章事元和五年秋垪中風病上甚嗟惜旁午致問至於藥餌進退皆令疏陳疾益痼罷爲兵部尚書仍進階銀青侍郎平章事



李吉甫爲中書侍郎平章事元和九年冬暴卒憲宗傷悼久之遣中使臨弔嘗贈之外內出五百匹絹以恤其家

韓弘爲司徒兼中書令長慶二年七月勅弘疾未痊平尚宜在家將息其俸料宜從勅下日付所司支給其年十二月薨贈太尉賻絹二千匹布七百端米粟千石

裴度爲司徒平章事太和三年十一月加開府及實封度三表陳讓優詔答曰其開府聊且依請實封勿讓翌日文宗命中人王士元赴度宅問疾病諭勉再三度勉而受命四年六月詔曰昔漢以孔光降置凡之詔晉以鄭冲申奉策之命雖優隆者德顯重元臣而議政不及於咨詢用禮獨在於安勉朕勤求至理所寶惟賢顧謨舊勞敢不加敬繇是委宰制於大政釋參決於煩務時因聽斷誠望彌諧遷秩上公式是殊寵特進守司徒兼門下侍郎同中書門下平章事充集賢殿大學士上柱國晉國公食邑三千戶實封三百戶裴度稟河嶽之英靈受乾坤之間氣珪璋特達城府洞開外茂九功內苞一德器爲社稷之鎮才實邦家之楨故能祗事累朝宣融景化在憲宗掃滌

區宇爾則有出師殄寇之勲在穆宗混同文軌爾則有參戎入輔之績在敬宗時韋康兆庶爾則有佑國庇民之勤逮弼朕躬揔茲方夏爾則有弔伐底寧之力皆不遺廟筭布在簡編功利及人不可悉數而朝論益重我心實知方用咎繇之謀適值留侯之疾瀝懇牢讓備列於奏章塞詔下言動形於顏色果聞勿藥之喜更俟調鼎之功而躰力未和音容尚阻不有優崇之命孰彰寵待之恩宜其首贊機衡弘敷教典論道而儀刑鄉士宣德而鎮撫華夷嗇氣養神保綏福履爲國元老毗予一人可贈司徒平章軍國重事待疾損日每三日五日一入中書仍令所司擇日備禮冊命大和四年爲中書令以疾未任朝謝詔日司徒中書令度綽有大勲累居台鼎今以疾恙未任謝上其本官俸料宜自今日支給又遣國醫就第診視屬上巳曲江晏賜群臣賦詩度以疾不能赴文宗遣中使賜度詩日注想待元老識君恨不早我家柱石衰憂未學丘禱仍賜御札日朕詩集中欲得見卿唱和詩故令示此卿疾恙未痊故無心力但異日進來春時俗說難於將攝勉加調護速就和平千百曾懷不具一二藥物所須無憚奏請煩也御札及門而度

所須並令官給及塋帝御安福門臨哭送之百僚陪位皆隕哭特賜謚爲忠武配享代宗廟庭四年六月以子儀大祥賜絹五百疋命百僚赴哭貞元元年正月以子儀祔廟命太嘗給鹵簿博士贊儀

李晟爲太尉中書令德宗嘗呼爲大臣而不名貞元四年詔爲晟立五廟官給牲牢祭器幃帳禮官相儀以祔焉九年八月薨德宗震悼出弔輟朝五日令百官就第臨弔賻布米粟有差命太嘗卿裴郁就第冊贈太師又命京兆尹李克監護喪事官給塋具比大欽帝遣致書於柩前日皇帝遣宮闈令第五守進致

誠旨于故大尉兼中書令西平郡王贈太師之靈曰天祚我邦是生才傑稟陰陽之粹氣實山岳之降靈弘濟艱難保佑王室掃盪氛祲廓清上京忠誠感於人神功業施於社稷平時定亂實賴元勳洎領上台克諧中外訐謨帝道協贊皇猷嘗竭嘉言以輔不逮情所親重義無間然方將與國同休永爲邦翰比嬰疾患雖歷旬時日異痊除重期相見弼予在位終致和平豈圖藥餌無徵奄至薨逝喪我賢哲虧我股肱天不慙遺痛惜何極嗚呼大厦方構旋失棟梁巨川未濟遂亡舟楫君臣之義追慟益深循省遺章倍增

感切卿一門裔緒朕必終始保持况愿等弟兄承卿  
教訓朕之志意豈忘平生卿縱不言朕亦存信比者  
卿在之日却未見朕深心今卿與朕長乖方冀知朕  
誠志無以為念發言涕零是用躬迹數行貴申所懷  
得盡臨緝遣使不能飾詞魂而有知當躡朕意及堊  
德宗御南望春門臨送之又令中人宣詔於柩車文  
武嘗參官哭拜於路及晟祔廟令所司供少牢給鹵  
簿兼令禮官贊儀

馬燧為司徒侍中北平郡王貞元五年九月燧與大  
尉晟召見於延英殿帝嘉其有大勲勞皆圖形於凌

煙閣列於元臣之次九年十月召見延英殿因拜手  
仆於地帝親起之十一年八月薨廢朝三日詔京兆  
尹韓臯監護喪事司農卿嗣吳王嘯為吊祭使賻布  
帛米粟有差贈太傅仍令太嘗卿裴郁持節冊命及  
葬又廢朝遣百寮於延興門臨送十三年十一月燧  
祔廟詔令所司供少牢仍給鹵簿從宅至廟并量給  
人夫

大嘗博士簡較趙退翁為門下侍郎平章事貞元十  
二年八月薨詔曰翼宣王猷德禮終始蕭何贊清靜  
之化柳莊為社稷之臣永念忠勞厚其贈祿舉茲命

數以寄哀懷故趙退翁體仁弘義循法守正有絜矩之操有致君之誠素履彰其貞固黃中發於事業文含大雅望重周行暢絕域之恩信整天臺之網轄啓廸理本勤勞國均奉上見宜孟之忠居室聞晏嬰之儉訐謨左掖盡瘁五年嘗納誨以沃心每匪躬以經遠感疾未逾於信宿殲良俄卽於杳冥震悼之深當宁流嘆禮有旌飾峻其寵章追崇保傅永慰窀穸可贈太子太傅所司備禮冊命賜布絹五百端匹米粟四百石令鴻臚卿王權充冊弔使

盧邁爲門下侍郎平章事貞元十二年九月邁中風疾令宰相詣邁宅問疾

崔損貞元十二年諫議大夫平章事十四年轉門下侍郎平章事損以久疾在家賜絹三百匹以爲醫藥十九年薨贈太子太傅賻布絹五百端匹米粟四百石

杜佑簡較司徒平章事克度支鹽鐵轉運等使元和元年四月詔授司徒依前中書門下平章事仍令所司依舊典冊拜罷其事務從所讓也二年正月告老表再上詔答曰卿量包以大器茂中和事君推一德之誠與物全四時之信登于臺閣則萬事問於胡公

守在方隅則四國宗於申伯舉其實行是可專徽頃者殷憂在辰總錄攸重金甌作鎮群情穆然玉鉉是司庶官咸事朕涉理猶淺惟賢是圖遽陳請老之章將輟弼予之道二三省覽良爲憮然用捨之間慎重斯在謂雅志之難奪豈余衷之可移是用徵尚德之前經酌優賢之故實去煩就簡免以職業之勤置几乘車優其勛力之禮卿宜起今已後每月之內嘗三兩度入朝便至中書商量軍國事務亦冀延於內殿沃朕虚心如此則居多暇辰退可以吐納願志入參大政進可以偃息藩寮靈壽將置於上庠桑梓豈遠於下杜鄉仍以朕此意宣示百寮庶乎君臣作合之期乾坤交泰之義無媿前列永貽後昆致政之詞即宜斷表佑每入奏事憲宗優禮之不名嘗呼爲司徒七年詔以太保致仕宜朝朔望帝遣中人就佑第賜絹五百匹錢五百貫其年薨廢朝三日冊贈太傅千頓爲司空平章事元和五年三月詔依杜佑例一月三朝

裴垪爲中書侍郎同平章事元和五年秋垪中風病上甚嗟惜旁午致問至於藥餌進退皆令疏陳疾益痼罷爲兵部尚書仍進階銀青侍郎平章事

李吉甫爲中書侍郎平章事元和九年冬暴卒憲宗傷悼久之遣中使臨弔嘗贈之外內出五百匹絹以恤其家

韓弘爲司徒兼中書令長慶二年七月勅弘疾未痊平尚宜在家將息其俸料宜從勅下日付所司支給其年十二月薨贈太尉賻絹二千匹布七百端米粟千石

裴度爲司徒平章事太和三年十一月加開府及實封度三表陳讓優詔答曰其開府聊且依請實封勿讓翌日文宗命中人王士元赴度宅問疾病諭勉再三度勉而受命四年六月詔曰昔漢以孔光降置几

之詔晉以鄭冲申奉策之命雖優隆耆德顯重元臣而議政不及於咨詢用禮獨在於安勉朕勤求至理所寶惟賢顧謏舊勞敢不加敬繇是委宰制於大政釋參決於煩務時因聽斷誠望弼諧遷秩上公式是殊寵特進守司徒兼門下侍郎同中書門下平章事充集賢殿大學士上柱國晉國公食邑三千戶實封三百戶裴度稟河嶽之英靈受乾坤之間氣珪璋特達城府洞開外茂九功內苞一德器爲社稷之鎮才實邦家之楨故能祗事累朝宣融景化在憲宗掃滌

區宇爾則有出師殄寇之勲在穆宗混同文軌爾則有參戎入輔之績在敬宗時韋康兆庶爾則有佑國庇民之勤逮弼朕躬揔茲方夏爾則有弔伐底寧之力皆不遺廟筭布在簡編功利及人不可悉數而朝論益重我心實知方用咎繇之謀適值留侯之疾瀝懇牢諫備列於奏章塞詔下言動形於顏色果聞勿藥之喜更俟調鼎之功而躰力未和音容尚阻不有優崇之命孰彰寵待之恩宜其首贊機衡弘敷教典論道而儀刑鄉士宣德而鎮撫華夷嗇氣養神保綏福履爲國元老毗予一人可贈司徒平章軍國重事待疾損日每三日五日一入中書仍令所司擇日備禮冊命大和四年爲中書令以疾未任朝謝詔日司徒中書令度綽有大勲累居台鼎今以疾恙未任謝上其本官俸料宜自今日支給又遣國醫就第診視屬上巳曲江晏賜群臣賦詩度以疾不能赴文宗遣中使賜度詩日注想待元老識君恨不早我家柱石衰憂未學丘禱仍賜御札日朕詩集中欲得見卿唱和詩故令示此卿疾恙未痊故無心力但異日進來春時俗說難於將攝勉加調護速就和平千百曾懷不具一二藥物所須無憚奏請煩也御札及門而度



薨上聞震悼久之令繕寫置於靈座

孔緯爲中書侍郎平章事從熹宗自蜀還定京城遷門下侍郎監脩國史又兼吏部尚書領諸道鹽鐵轉運使車駕還宮進位左僕射賜持危啓運保大功臣食邑四千戶食實封二百戶賜鐵券恕十死罪賜天興縣庄善和里宅各一區兼領京畿營田使昭宗乾寧二年五月三鎮入京師殺宰相常昭度李谿帝以大臣朋黨外交思用骨鯁正人遣中使趨華州召緯入朝以疾未任上路六月進太子賓客其日之夕改

吏部尚書翌日拜司空兼門下侍郎同平章事太

官使修奉太廟弘文館太學士延資庫使階爵功臣

名食邑並如故旬日之內駟騎敦促相望于道扶疾至京師延英中謝奏曰臣前待罪宰相智術短淺有負弼諧陛下特貸刑書曲全腰領臣期於死報不望生叩玉階復拜龍顏實臣榮幸然臣比嬰衰疾伏枕累年形體雖存生意都盡平居勉強御事猶踈况此危羸寧勝重委國存方泰英彥盈庭豈以朽腐之人再塵機務臣力疾一拜殿庭乞陛下許臣自便因嗚咽流涕縉久疾拜蹈艱難帝令中使止之改容軫念令閣門使送緯中書視事不旬日沙陘次河中同州

王行納入京師謀亂天子出幸石門繙從駕至莎城疾漸危篤先還京城九月卒於光德里第贈大尉

梁韓建為太保門下侍郎平章事開平三年六月大祖以建及薛貽矩每於案前有所敷奏頗協事機深

加獎毅各以贈帛錫之三年宣旨太保韓建每月旦十五日入閣稱賀即令赴朝餘時不用入示優禮也

薛貽矩為門下侍郎平章事乾化元年五月丁亥大祖召貽矩及諸相對于崇勳殿帝曰軍旅之間朕自

制斷朝廷庶務實賴卿等協心翊佐待兵罷後事無大小一委中書當無暇食也各賜內廐馬銀具鞍轡

衣一襲白金共千兩司空貽矩賜差厚二年帝發自東京宰臣薛貽矩抱恙在假不克扈從宣問旁午仍

命且駐東京以俟良愈及薨帝震悼頗久命維苑使曹守璿往弔祭之又命輟六日七日八日朝參丞相

文武並詣西上閣門進名奉慰晉趙瑩為中書令戶部奏改瑩本貫華州華陰縣永

化鄉為霖雨鄉臨高里為致君里桑維翰為相戶部奏改維翰本貫河南府河南縣來

遠為調昇鄉樂善里為代天里給門戟十二枝開運初為樞密使中書令詔改維翰本貫河南府章善

開元 宰輔部 二十

坊爲賢相坊

馮道開運初以戶部尚書平章事詔改本貫定州安喜縣懷遠鄉爲積善鄉萬善里爲公台里

李崧爲侍中詔改崧本貫深州饒陽縣富平鄉爲秉鈞鄉通義里爲調鼎里給門戟十二枝七年丁憂制詔賜崧白藤檐子一以授起復官不欲令墨緣乘馬也

周王峻爲僕射平章事廣順元年七月太祖幸峻第賜資甚厚

周李穀爲中書侍郎平章事廣順二年八月丙辰穀墜階跌傷右臂不在朝謁癸巳賜穀詔曰卿方秉國鈞實籍維持之效復兼邦計最爲繁劇之司稍失區

分便成壅滯雖近有傷損未復痊平宜疆扶持且就臨蒞無妨卧理仍放朝參勉卿忍苦之誠副我仰成之意太祖以國計事殷累宣諭令扶持視事穀辭以所傷未任趨拜故有是詔其後又詔入朝放朝參赴本司署事仍賜白藤肩輿二年六月勅穀本貫河南府維揚縣清風鄉高陽里改爲賢相鄉勲德里

馮道初仕後唐明宗朝爲相長興初詔改本貫瀛州景城縣來蘇鄉爲元輔鄉朝漢里爲孝行里晉天福

中爲司空平章事詔給門戟十六枝道嘗上表求退  
高祖不之覽先遣鄭王就省謂曰卿來日不出朕當  
親行請卿道不得已出焉當時寵遇無與爲比五年  
改道所居雒陽縣三川里爲上相鄉靈壽里爲中台  
里八年改爲太尉鄉侍中里時道本貫瀛州陷契丹  
新加太尉侍中故以雒陽所居鄉里復旌改之周顯  
德元年爲太師中書令薨世宗聞之震悼冊贈尚書  
令追封瀛王

范質爲侍中顯德六年四月世宗征關南質以疾留  
京師詔賜質錢百萬俾之市藥

陳仁誨爲樞密使同平章事世宗北征仁誨爲東京  
留守調發軍須供億無闕車駕迴兼侍中

冊府元龜 褒寵二

冊府元龜

冊府元龜

巡按福建監察御史臣李嗣京 訂正

新建縣舉人 臣 戴國士 參閱

知建陽縣事 臣 黃國琦 較釋

宰輔部

識量

夫有識洞化源量苞群品乃可以緝熙帝載彌綸庶務協夙夜有家之訓迪明哲保身之方矣歷代而下任道非一左右元后思皇永圖大則繫於安危次乃見諸逆順務全大體通適時變恢張紀律輔相物宜

冊府元龜 宰輔部

卷之三十九

乙

寬猛得於厥中終始貴乎經遠故能坐鎮雅俗宏宣  
令猷保國於末寧致君於無過豈與夫專任小智苟  
合時機阿上罔下齷齪叢勝者同日而語哉  
周周公其子伯禽受封於魯三年而後報政周公曰  
何遲也伯禽曰變其俗革其禮喪三年然後除之故  
遲太公亦封於齊五月而報政周公曰何疾也曰  
吾簡其君臣禮從其俗為也及後聞伯禽報政遲乃  
嘆曰嗚呼魯後世其北面事齊矣夫政不簡不易民  
不從平易近民民必歸之

漢蕭何為丞相治未央宮立東闕北闕前殿武庫太  
倉帝見其壯麗甚怒謂何曰天下洵洵勞苦數歲成  
敗未可知是何治宮室過度也何曰天下方未定故  
可因以就宮室且夫天子以四海為家非令壯麗無  
以重威且無令後世有以加也帝曰善又何置田宅  
必居窮僻處為家不治垣屋日後世賢師吾儉不賢  
母為勢家所奪

曹參為相擇郡國吏長大取年長大者訥於文辭謹厚長

者即召除為丞相史吏言文刻深欲務聲名輒斥去

之日夜飲酒卿大夫以下吏及賓客見參不事事不事

丞相來者皆欲有言至者參輒飲以醇酒醇酒不燒謂厚酒

度之欲有言復飲酒醉而後去終莫得開說開謂有所啓白

以為嘗相舍後園近吏舍吏舍日飲歌呼從吏患之

無如何從吏吏之嘗從相者迺請參游後園聞吏醉歌呼從吏

幸相國召按之乃取酒張坐飲張設坐席而飲也大歌呼與

相和參見人之有細過掩匿覆蓋之府中無事參子

窟為中大夫惠帝恠相國不治事以為豈少朕與豈言

以我為平少故也迺謂窟曰女歸試私從容問乃父乃汝曰

高帝新棄群臣帝富於春秋君為相國日飲無所請

事何以憂天下然無言吾告汝也窟既洗沐歸時聞

自從其所諫參諫謂空也自從其所怒而苦之二百

日趨入侍天下事非乃所當言也至朝時帝讓參責

也日與窟胡治乎胡何也言共窟為何治也乃者我使諫君也乃者

猶言曩也參免冠謝日陛下自察聖武孰與高皇帝帝日

朕乃安敢望先帝參日陛下觀參孰與蕭何賢上日

君似不及也參日陛下言之是也且高帝與蕭何定

天下法令既明具陛下垂拱參等守職遵而勿失不

亦可乎帝日善君休矣

陳平為左丞相周勃為右丞相時文帝益明習國家

事朝而問左丞相勃日天下一歲決獄幾何臨朝勃問也

謝不知問天下錢穀一歲出入幾何勃又謝不知汗

出沾背媿不能對帝又問左丞相平平日有主者帝  
 曰主者為誰乎平日陛下即問央獄責廷尉問錢穀  
 責治粟內史帝曰苟各有主者而君所主何事也平  
 謝曰主臣惶恐之辭也猶今言死罪也又曰主陛下  
繫也臣服也言其繫服惶恐之辭  
 不知其駑下使待罪宰相駑凡馬之稱非駿宰相者  
者也故以自喻  
 上佐天子理陰陽順四時下遂萬物之宜遂繇外鎮  
 撫四夷諸侯內親附百姓使卿大夫各得任其職也  
 帝稱善勃大慚出而讓平曰君獨不素教我乎平笑  
 曰君居其位獨不知其任耶且陛下即問長安盜賊  
 數又欲強對邪於是絳自知其能弗如平遠矣居頃  
 之勃謝免相而平專為丞相

丙吉為丞相寬大好禮讓掾史有罪賊不稱職輒予

長休告長給休假令其去職也終無所按驗客或謂吉曰君侯

為漢相奸吏成其私然無所懲艾艾讀日又吉曰夫以三

公之府有按吏之名吾竊陋焉後人代吉因以為故

事公府不按吏自吉始於官屬掾史務掩過揚善吉

又嘗出逢清道群聞者死傷橫道清道時反群聞也清道謂天子當出

或有齋祀先令道路清淨吉過之不問掾史獨恠之吉前行逢人

逐牛牛喘吐舌喘急吉止駐使騎吏問逐牛行幾里

矣掾史獨謂丞相前後失問或以譏吉吉曰民間相



殺傷長安令京兆尹職所當禁備逐捕歲終丞相謀其殿最奏行賞罰而已宰相不親小事非所當於道路問也方春少陽用事未可太熱恐牛近行用暑故喘此時氣失節恐有所傷害也三公典調和陰陽職當憂是以問之掾史乃服以吉知大體

王商為左將軍輔政成帝建始三年秋京師民無故相驚大言水至百姓奔走相蹂躪蹂踐也躪躪也老弱號呼

長安中大亂帝親御前殿召公卿議大將軍鳳以為太后與帝及後官可御船令吏民上長安城以避水群臣皆從鳳議左將軍商獨曰自古無道之國水猶

不冒城郭冒蒙覆也今政治和平世無兵革上下相安何

因當有大水一日暴至此必訛言也訛偽也不宜令上

城重驚百姓帝乃止有頃長安中稍定問之果訛言帝於是美壯商之固守數稱其識而鳳大慚自恨失言

後漢李固為大尉與大將軍梁冀參錄尚書事梁太后臨朝以楊徐盜賊盛強恐驚擾致亂使中嘗待詔固等欲須所徵諸士候到乃發殤帝喪固對曰帝雖幼少猶天下之父今日即亡人神感動豈有臣子反共掩匿乎昔秦始皇亡於沙丘胡亥趙高隱而不發

卒害扶蘇以至亡國近北鄉侯薨閹后兄弟及江京等亦共掩秘遂有孫程手刃之事此天下大忌不可之甚者也太后從之即暮發喪

蜀諸葛亮為丞相先主以法正為蜀郡太守揚武將軍外統都畿內為謀主一食之德睚眦之怨無不報覆擅殺毀傷已者數人或謂諸葛亮曰法正於蜀郡大縱橫將軍宜啓主公抑其威福亮曰主公之在公安也北畏曹公之強東憚孫權之逼近則懼孫夫人生變於肘腋之下當斯之時進退狼跋法孝直孝直正字正使

為之輔翼令翻然翱翔不可復制如何禁止法正使不得行其意邪初孫權以妹妻先主妹才捷勇猛有

立先主每入秉心嘗凜凜亮又知先主雅愛信正故言如此

兼有其才武欲誘諸羗胡以為羽翼謂自隴以西可斷而有也每欲興軍大舉禰嘗裁抑不從與其兵不過萬人禰謂維曰吾等不如丞相亦已遠矣丞相猶不能定中夏况吾等乎且不如保國治民敬守社稷如其功業以俟能者無以為希冀僥倖而決成敗於一舉若不如志悔之無及

吳陸遜為丞相時太子與魯王二官並闕中外職司

多遣子弟給侍全琮報遜遜以爲子弟苟有才不憂不用不宜私出以要榮遇若其不佳終爲取禍且聞二宮勢敵必有彼此古人之厚忌也琮子寄果阿附魯王輕爲交構遜書與琮曰卿不師日磾而宿留阿寄終爲足下門戶致禍琮不納後果致敗

晉王祥初仕魏與何曾荀顛並爲三公時武帝爲晉王祥與顛往謁顛謂祥曰相國尊重何侯旣已盡敬今便當拜也祥曰相國誠爲尊貴然是魏之宰相吾等魏之三公公王相去一階而已班例大同安有天子二司而拜人者損魏朝之望虧晉王之德君子愛人以禮吾不爲也及入顛遂拜而祥獨長揖帝曰今日方知君見顧之重矣

石鑿武帝太康末拜司空與中護軍張邵監統山陵時大司馬汝南王亮爲太傅楊駿所疑不敢臨喪出營城外時有告亮欲舉兵討駿大懼白太后令惠帝爲手詔詔鑿及張劭使率陵兵討亮劭駿甥也便率所領催鑿速發鑿以爲不然保持之遣人密覘視亮已別道還許昌於是駿止論者稱之

王渾太熙初遷司徒惠帝即位加侍中及誅楊駿崇重舊臣乃加渾兵渾以司徒文官主使不持兵持兵

乃吏屬絳衣自以偶因時寵權得持兵非是舊典皆令皂服論者美其謙而識體

王衍爲大尉尚書令封武陵侯辭封不受時雒陽危逼多議遷都以避難而衍獨買車服以安衆心

王戎爲司徒先是李含領始平中正被貶歸長安歲餘光祿差含爲壽城邸閣督戎表含曾爲大臣雖見割削不應降爲此職詔停

王導爲中書監錄尚書事元帝上尊號百官陪列命導升御牀共坐導固辭至于三四曰若太陽下同萬物蒼生何繇仰焯帝乃止後導爲太保與庾亮等共

輔成帝庾亮將徵蘇峻訪之於導導曰峻猜險必不奉詔且山藪藏疾宜包容之固爭不從亮遂詔峻既而難作六軍敗績蘇峻既平宗廟宮室並爲灰燼溫嶠議遷都豫章三吳之豪請都會稽二論紛紜未有所適導曰建康古之金陵舊爲帝里又孫仲謀劉玄德俱言王者之宅古之帝王必不以豐險移都苟弘衛文大帛之冠則無往不可若不績其麻則樂土爲墟矣且北寇游魂伺我之隙一旦示弱竄於蠻越求之望實懼非良計今特宜鎮之以靜群情自安繇是嶠等謀並不row進位太傅又拜丞相庾亮以望重地

逼出鎮于外南蠻較尉陶稱聞說亮當舉兵內何或  
勸導密爲之防導曰吾與元規休戚是同悠悠之談  
宜絕智者之口則如君言元規若來吾便角巾還第  
復何懼哉又與稱書以爲庾公帝之元舅宜善事之  
於是讒間遂息

庾冰代王導爲相初導輔政每從寬惠冰頗任威刑  
殷融諫冰曰頃天文錯度足下宜盡消禦之道冰曰  
玄象豈吾所測正當勤盡人事耳成帝疾篤時有爲  
尚書符勅宮門宰相不得前左右皆失色冰神氣自  
若曰是必虛妄推問果詐舉心乃定

蔡謨爲司徒錄尚書事石季龍死中國大亂時朝野  
咸謂當太平復舊謨獨謂不然語所親曰胡滅誠大  
幸也然將貽王室之憂或曰何哉謨曰夫能順天而  
奉時濟六合於草昧若非尚哲必繇英豪度德量力  
非時賢所及必將經營分表疲人以逞志才不副意  
略不稱心才單力竭智勇俱屈此乃韓盧東郭所以  
雙斃也

何充爲司徒錄尚書事加侍中庾翼臨終表以後任  
委其子爰之于時論者並以諸庾世在西藩人情所  
歸宜依翼所請以安物情充曰不然荆楚國之西門

戶口百萬北帶疆胡西隣勁蜀經畧險阻周旋萬里  
得賢則中原可定勢弱則社稷同憂所謂陸抗存則  
吳存抗亡則吳亡者豈可以白面年少猥當此任哉  
桓溫英畧過人有文武識度西夏之任無出溫者議  
者又曰庾爰之肯避溫乎如今阻兵耻懼不淺克日  
溫足能制之請君勿憂乃使溫西爰之果不敢爭  
王彪之與謝安共掌朝政安欲更營官室彪之曰中  
興初卽位東府殊爲儉陋元明二帝亦不改制蘇峻  
之亂成帝止蘭臺都在殆不蔽寒暑是以更營修築  
方之漢魏誠爲儉狹復不至陋殆合豐約之中今自  
可隨宜增益修補而已疆寇未殄正是休兵養士之  
時何可大興工勞擾百姓邪安曰宮室不壯後世謂  
人無能彪之曰任天下事當保國寧家朝政惟允豈  
以修屋宇爲能邪安無以奪之故終彪之世不改營  
焉

謝安爲尚書僕射揔關中書事安義朝輔導雖會稽  
王道子亦賴弼諧之益時強敵寇境邊書續至梁益  
不守樊鄧陷沒安每鎮以和靖御以長筭德政旣行  
文武用命不存小察弘以大綱威懷外著人皆比之  
王導謂文雅過之及楛克卒荆江二州並缺物論以

謝玄勲望宜以授之安以父子皆著大勲恐爲朝廷所疑又懼桓氏失職桓石虔復有沔陽之功慮其驍猛在形勝之地終或難制乃以桓石民爲荊州改桓伊於中流石虔爲豫州旣以桓據三州彼此無怨各得所任其經遠無競類皆如此

宋袁粲爲中書監開府領司徒與齊高帝褚彥回劉彥節遮日入直平決萬機粲閒默寡言不肯當事主書每往諮決或高詠對之特立一意則衆莫能改後魏長孫道生太宗時爲司空侍中每見大議多今時機

伊馥文成時爲司空清約自守爲政舉大綱而已不爲苛碎

唐魏徵爲侍中尚書省滯訟有不決者請徵平理之徵性非習法但存大體以處斷無不悅服

李勣爲司空永徽初高宗謂侍臣曰今天下少事求之前史擬之何帝中書令高季輔對曰漢之文景周之成康雖幾致刑錯誠未擬今日北方遐遠並爲州縣尋閱載籍未或前聞勣對曰臣不讀書寡聞淺識如臣所見能致天下太平四海無事者實在於君若君正則百僚正百僚正則天下正故知天下安靜在

於陛下帝曰然若人君不踐正道則臣面從而退故如公言矣

長孫無忌永徽初以太尉同中書門下三品高宗嘗謂公卿曰朕開獻書之路冀有意見可錄將擢用之比者上疏雖多而遂無可採者無忌對曰陛下即位政化流行條式律令固無遺闕言事者率其鄙見妄希僥倖至於禪俗益教理當無足可取然須開此路猶冀時有讜言如或杜絕便恐下情不達帝又聞所在官司猶自多有顏面無忌曰顏面阿私自古不免然聖化所漸人皆向公至於肆情曲法實謂必無此事小小收取人情恐陛下尚亦不免况臣不私其親戚豈敢頓言絕無

張文瓘龍朔中爲東臺侍郎同東西臺三品時諸宰相以政事堂供饌珍美議減其料文瓘曰此食天子所以重機務待賢才也吾輩若不任其職當自陳乞以避賢路不可減削公膳以邀求名譽也國家之所貴不在此苟有益於公道斯亦不爲名也衆乃止郝處俊咸亨中同東西臺三品高宗嘗謂曰王者無外何籍於守禦雖然重門擊析蓋備不虞方知禁衛在於謹肅朕嘗以秦法猶爲大寬荆軻匹夫耳而七



首竊發始皇駭懼莫有拒者豈不繇積習寬慢使其然乎處俊對曰此繇法急所致不繇寬慢也帝曰何以知之對曰秦法輒升殿者夷三族人皆懼族安有敢拒者逮乎魏武法亦尚峻臣見魏令云京城有變九卿各居其位其後嚴才作亂與其徒屬數千人攻左掖門魏武登銅雀臺遠望無敢救者時王修爲鳳翔聞變召車馬未至便將官屬步至宮門魏武望見之曰彼來者必王脩此繇王脩察變知機違法赴難向各守法遂成其禍故知王者設法敷化不可以太急且政寬則人慢政急則人無所措手足聖王之道寬猛相濟詩曰不懈于位民之攸堅謂仁政也又曰式遏寇雝無俾作慝謂威刑也洪範曰高明柔克沉潛剛克謂中正道也帝曰善

宋璟開元初爲侍中玄宗令璟與中書侍郎蘇頌爲皇子制名及封邑并公主等邑號璟等奏曰王子將封三十餘國周之麟趾漢之大牙彼何足云於斯爲盛竊以郟郟王等皆傍有古邑字臣等以數推謹條三十國名又王子先有名者皆上有嗣字又公主邑號亦選擇三十美名皆文不害意言足定體又令臣等別撰一佳名及一美色號者七子均養百王至仁

令若同等別封每緣母寵子愛骨肉之際人所難言  
天地之平典有常度昔袁盎降慎夫人之席文帝竟  
納之慎夫人亦不以爲嫌美其得久長之計臣等故  
同進更不別封上彰覆載無偏之德玄宗稱嘆久之  
璟又奏曰臣伏見韶州奏事云廣州與臣立遺愛頌  
但碑所以頌德紀功披文相質臣在郡日課無所稱  
縱恭宣政理幸免罪戾一介俗吏何足書能濫承恩  
私見在樞密以臣光寵成彼諂諛欲革此風望自臣  
始請勅廣府即停從之時鄭州百姓亦爲前刺史孟  
溫禮樹碑因是亦命罷之

裴光庭開元中爲侍中時有司寫毛詩禮記左傳文  
選各一部賜金城公主從其請也祕書省正字于休  
烈表投招諫匭言曰臣聞戎狄國之寇也經藉國之  
典也傳曰裔不謀夏夷不亂華所以革其非心在乎  
有備無患臣聞國之利器不可以示人昔東平王求  
史記諸子漢朝不與蓋以史記多兵謀諸子雜詭術  
夫以東平帝之懿戚尚不欲示征戰之苦况西戎國  
之遠藩曷可貽經典之事且魯秉周禮齊不加兵吳  
獲乘車楚屢奔命一以典存國一以喪法危邦傳曰  
仲叔于奚請曲懸繁纓仲尼云惜也不如多與之邑

惟名與器不可以假人臣聞狄固貪婪貴貨易土曷若錫之錦綺厚以玉帛必不得已請去春秋當周德既衰諸侯強盛禮樂自出征伐競興情僞於是平生變詐於是乎起則有以臣召君之事取威定霸之名若與此書國之患也表入勅下中書門下議光庭奏曰西戎不識禮經心昧德義頻負盟約孤背國恩今則計窮求衰稽顙聖慈含育許其降和所請書隨事給與庶使漸陶聲教混一車書文軌大同斯可致也休烈雖見情僞變詐於是平生而不知忠信節義於是乎在帝曰善乃以經書與之

柳渾爲兵部侍郎平章事判門下省主吏曰當過官渾愀然曰列官守職宜委有司紛更撓之非賢者用心也士或千里辭家以干微祿小邑至辨豈慮無能况旌善進賢事不在此其年吏曹注擬無退量者武元衡元和初平章事憲宗甚禮信之詔追浙西節度使李錡稱疾請醫理至歲暮帝以問宰臣鄭絪請如錡奏元衡曰不可且錡先自請來朝詔既許之即又稱疾是可否在錡也今陛下新臨天下屬耳目焉若使奸臣得遂其私則威令從此去矣帝曰然遽追之錡果計窮而反

裴度元和中平章事時王稷家奴二人告稷換其父  
 錡遺表隱沒所進錢物既命鞠之留其奴於內仗又  
 發中使就東都簡責其家財度奏曰王錡身沒之後  
 其家進獻已多今因奴上告又命簡責其家臣恐天  
 下將帥聞之必有以家為計者於是亟罷其使而殺  
 其奴

令狐楚元和末為中書侍郎同平章事務清化源以  
 分流品不親細事人皆稱之

李逢吉穆宗長慶中平章事汴州李宥叛詔僕射尚  
 書左右丞侍郎給事中中書舍人並至中書與逢吉

及杜元穎同議汴州事先是公卿務苟安者多舉河  
 北近事請授李宥以節帝將從之逢吉獨議不可以  
 為河北之事盖有不得已者與河南固殊若又以節  
 付之則長淮以北從此難制元穎與戶部侍郎張叔  
 將沮其議且確爭日安有惜數尺之節而不惜一方  
 之性命乎議未決適有宋亳穎三州刺史急奏繼至  
 皆請朝廷即別命帥穆宗大悅以逢吉議是立遣中  
 使分往三州宣慰焉於是逢吉請以將帥印綬徵李  
 宥入朝以義成軍節度韓充乃韓弘母弟寬厚得衆  
 汴人懷之請移鎮大梁脫宥敢旅拒即徐許兩軍南

北夾攻之東倚滑臺之師而充入必矣帝皆從其議  
 常處厚文宗太和初同平章事急於用才酷嗜文學  
 嘗病前古有以浮議坐廢者故推擇群材往往棄瑕  
 亦為時所議時李載義累破滄鎮賊衆每俘執多遣  
 剗剔處厚以恩喻之載義深納其旨自  
 此滄鎮所獲生口配隸遠  
 地前後全活數百千人

鄭覃太和末與李石同平章事有詔江西湖南以官  
 健衣糧一百二十分送上都充宰相召顧手力覃等  
 上言宰相上弼聖政下理群司若忠正無邪宗社所  
 佑縱逢盜賊兵不能傷若事涉隱欺心懷驕妄雖有  
 防衛神得誅之臣等願推赤心以答聖獎孟軻知非

滅氏孔子不畏匡人其前件衣糧並請勒停依前制  
 置只以金吾司手力充引上從之

李石太和末同平章事時中使劉行深田全操等六  
 人自巡邊迴馳入金光門駟騎奔驅詭言相驚云兵  
 自外至兩省官及百司官僚倉皇散走至有不及束  
 帶襪而乘者街衢百姓縱橫叫譟塵坌四起時石與  
 宰相鄭覃在中書迴顧人吏稍稍散失覃謂石曰耳  
 目頗異且宜出去石曰今事勢不可知宜堅坐鎮之  
 與將寧定若宰相亦走則中外亂矣必或繼亂走將  
 何處任重官崇人心所屬不可忽也覃然之石閱視

文案沛然自若京城不逞之徒潛備弓刀引首北望  
興城門閉即恣行剽劫時內使連命閉門左金吾將  
軍陳君賞領其徒立望仙門下日縱使有賊閉門不  
難請徐觀之至於日晚京城始定是日微石與君賞  
已及亂矣

周馮道初仕後唐天成中同平章事凡孤寒士子抱  
才業素知識者皆與引用本朝衣冠履行浮躁者必  
抑而鎮之

冊府元龜